

谷中鷗著

埋葬了的罪惡

(上下集合訂本)



埋葬了的
罪惡

谷中鵑著

▲ 得獎佳作 ▲

一九六〇年，香港長城電影製片公司曾在星馬各大報章上刊登一則令人注目的廣告。

——向星馬作家徵求「馬來西亞化」的電影故事，並聲言被錄為第一獎者，不但可獲獎金馬幣伍百元正，而將來影片上映時片首將保留「原著」姓名……

當時，本文作者谷中鳴君適在華巫印三大民族雜居的丁加奴及吉蘭丹二州旅遊，因現實的環境中充滿了許多寫作的材料，再加上幾位各民族父老的協助。终于在短短的時間內寫成了一部長達二十萬言的「馬化」電影小說，當這本小說的初稿寄往香港「長影」時，果然在三百多部應徵作品中榮獲第一獎，真可謂「一鳴驚人」。

但遺憾的是：歷年來「長影」都未能實現來馬拍攝此部電影的計劃，故使這部「得獎佳作」一直冷藏了十餘年，至去年杪，谷中鳴君才應本社之要求，決定將小說版權以高價賣給本社出版單行本，這不但是本社的光榮，也是讀者們的光榮，尤其是星馬的讀者。更應人手一冊才是，因為這故事發生在你們的國家，有你故鄉鄉土的氣息，有各民族的愛與恨，血與淚，美與醜，善與惡……在多元民族雜居的社會裏，這是一部不可不讀的作品。

谷中鳴另一創作

夢 吊 2 7 8 9

即將出版，每本定價 M \$ 2.20

本書收集兩個中篇，其一是「夢與 2 7 8 9」，其二是「姐姐，姐夫，小姨」。

前者是描寫一位良家婦女于中了二十多千元萬字票後的遭遇與墮落火坑的經過。作者有「言人不敢言，寫人不敢寫」的新作風，保證有血淋淋的現實感，整個故事就像發生在你的周圍。

後者的內容是描寫多位有代表性的「姐姐，姐夫，小姨」之間的恩恩怨怨，有愛與恨的糾纏，有靈與慾的衝突，可謂高潮迭起，曲折迷離。如你（妳）曾是「姐姐，姐夫，小姨」之中的一份子，最好不要錯過看看這本小說的機會。

泗海貿易公司啓

序

序，是不易下筆的；爲他人的作品寫序，更是難上加難。然而，寫序之難，與馬華文藝作者面對的困難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我深深的瞭解這種情形，所以，谷中鳴兄請我爲他的作品寫序，我明知難，却是不敢推辭。

我很早便見過谷中鳴兄的名字，可是，在最近的一次偶然機會中才認識他。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他冷靜、謙恭、細心，應是一個標準商人，但和他交談後，發覺他的氣質不像商人，這時，才注意到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文藝書刊。原來他是個生意人，又是個文藝作者。我原是他談生意的，結果却和他談文說藝了。

谷中鳴兄對文藝的熱愛，遠超過他對生意的關懷。每次見到他，他總是和我討論文藝創作上的問題，他有丰富的人生經驗，有取之不盡的寫作素材，但他有許多煩惱，許多疑慮，使他萬分徬徨，往往不知應如何下筆成章。就以這本「埋葬了的罪惡」來說，他便不敢把上篇再版，和把下篇發表。在這方面，我一再爲他解說，他固然鼓起勇氣把這部長篇整理了出版，不過，我們仍可從下篇中看到他

的心靈在創作時所受到的困擾和壓抑的痕跡。

文藝作者只有在心靈自由的基礎上，才能寫出自己真正要表達的作品：這是許多文藝作家的覺悟。相信谷中鳴兄也體會了其中的真理。

據稱，本書是本邦出生的馬華文藝作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果然，谷中鳴兄應得這一份光榮。但是，這一份光榮却是得來不易。作者在創作本書時，面對了許多寫作上的困難，譬如處理種族問題、迷信問題等等。他幾次曾想放棄這部小說的下篇，等到我看了他的原稿後，勸他拋開一切顧慮，讓這部作品跟讀者見面。因為，這部小說雖然牽涉到種族和迷信，可是，很明顯的，作者的寫作動機是正確的，全書都是沿着「善」的軌道前進，其中縱有罪惡的糾纏，終結都是誤會冰解、和諧親善。

谷中鳴兄寫作態度十分嚴謹和謙虛；爲了小小的問題，他會和朋友們作竟日討論。他往往以初學者自居，從不自滿自足，譬如他花了那麼多心血寫成這部小說，本應對讀者說一些話，可是，他顧慮僅是短短的幾句話，也可能帶有自我吹噓的意味，只好作罷。嚴謹、謙虛、努力，再加上丰富的人生體驗，我們可以期待有一天他會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黃崖 一九七五年

四月於吉隆坡

（上集）

（一）

南中國海的波濤在不停的咆哮着，由遠而近，由蠕動而奔騰，像千軍萬馬般的衝向這丁加奴的海濱；一個個擊在參差不齊的岩石上，發出嘩啦嘩啦的怒吼，夾着陣陣烟霧似的銀白色浪花，構成了一幅很幽美的圖畫。

沿着海岸線，是一片廣漠的椰林，它們的行列井然的猶如一支整裝待發的隊伍，它們的英姿，它們的使命，彷彿是來保護躺在它們懷抱中的甘榜KD所有的一切。

蜿蜒如帶的KD河，懶洋洋的橫過荒山、曠野、田園、椰林和甘榜，翻翻滾滾的向東吐

出大海。

KD河很寬敞，尤其是出海的尾端，簡直與海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河面浪小，海面浪大，所以有內海與外海之分。

在這內外海的交界處，很自然的構成了一個非常理想的海灣，灣裡，是漁民們的集散點，隨時都可見到許多大大小小的漁船，有的在飄盪着，有的在熟睡着。

岸上，有一個以木作柱，以竹片鋪成的大晒台，它逶延的向河面伸展出去，這是漁民們交魚和製造鹹魚的場所，也是來往船隻停泊的小碼頭。

在晒台的上端，築有一幢馬來式的浮腳樓房的魚倉，由台面經過一道小橋，便可直接通往倉裡。

這時已是入夜時分，一輪皚皚的月姊，高高的懸在蔚藍而又廣敞的蒼穹裡，輕輕地洒下一片片銀白色的沙巾，如白雲般的罩在海面上，飄在椰林裡，使整個甘榜KD變成了一個銀色的世界。

這是一個令人陶醉的月夜，但習慣早睡的甘榜居民，已與樹上的鳥兒同時進了夢鄉，只有那婆娑起舞的椰樹，和那唧唧不絕於耳的夜虫，正在這詩一般的景緻裡歡舞、歌唱。

不知幾時，東方飄過一片灰色的雲朵，熱情地朝羞人答答的月姊擁抱過去，使她頓然花容失色，但只一眨眼，她已蓮步嫋嫋的從它左邊溜了出來，繼續露出了迷人的笑靨。

這時，甘榜KD南面的一間小茅屋的木窗也像白雲過月般的移動着；一個娟秀的面龐漸漸清晰的出現在窗口上，她睜着兩顆圓而黑的杏眼往四週的景物一瞥，便如一隻小貓那般敏捷地躍上窗口，並身輕如燕的往窗外跳去。

她沒停腳地踏着白色的月光，黑色的樹影，飛也似的朝KD河畔奔去。當她快到河邊的時候，突然在她面前出現了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攤開雙手攔住她的去路說：

「玉香！怎麼到現在才來？我正想去叫你呢！」

「我也差點急死了，今晚總聽不到爸的鼻鼾聲，所以不敢太早出來」，玉香喘着氣又說：「生哥，你還是別再去裝貓叫了，怪難聽的。」

「那麼，我就學狗叫吧！」李生笑着拉了她的手便往河邊跑去。她倆熟練的解開船索，熟練的跳進船裡，熟練的拉起槳來，眨眼工夫，船已到了河心，這時剛好是漲潮已過，退潮未到，河水靜如湖面，李生看了這不進不退的碧波，索性收了槳，使船兒在水面上飄盪，而自己則挨到玉香面前坐下，將兩道炯炯發光的視線逼向玉香的臉上，玉香朝他扮了個鬼臉，

刁皮地問：

「怎麼？不認識我啦？」

「頂頂大名的甘榜之花，有誰會不認識呢？」李生邊說邊在她臉上捩了一把。這一捩，使玉香越發嬌憨搖擺着整個身體道：

「我不要，我不要，連你也欺侮我。」

「哦？」李生指着自己的鼻端問：「我欺侮你什麼？」

「你欺侮我，……不知道。」玉香用手掩着嫣紅的臉蛋，閃電似的撲到李生的懷裡。

李生趁勢擁抱着她，並俯下臉去吻着她那飄忽在微風中的秀髮。

良久；玉香才抬起頭來，痴痴地望着李生說：

「生哥，我這幾天來心裡很亂。」

「爲什麼？」

「因爲我怕我爸爸會知道……」玉香咬着接不下去，只用幽怨的眼光望着李生。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李生把她抱得更緊一點說：「即使你爸爸知道了，相信他老人家也不會反對的。」

「這個我知道，可是我們什麼時候才……？」

「你是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結婚是嗎？」

「不！不是這個，」玉香低下頭，玩弄着自己的衣角又說：「我是說；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全部清還依旺的錢呢？」

「這個……」李生面有難色的頓住。

「你還欠他兩百多吧！」玉香關懷的問。

「不，只有一百八十多元了，記得在我父親生病的那一個時期，陸陸續續向他借了百多元，後來死的時候，也借了百多元，總數差不多三百，但這一年多來，我總算清還了差不多一半。」

「我們欠得比你還多呢？如果這個月的工錢給他扣了，還有兩百元未還呢！唉！」玉香嘆口氣又說：「說起來，我們都是同病相憐；你父親生病，我就母親生病，你死父親，我就死母親，結果大家都欠下了一筆債。」

「算起來，你總比我好！」

「好什麼？」

「最低限度你還有一個父親，不會像我這樣孤苦零仃。」

「這，……」玉香用暗啞的聲音繼續說：「他老了，近來身體很差，我真担心，……」

……

「你別胡思亂想才好！」李生極力壓制自己的悲痛安慰她說：「你父親不過是五十多歲，不會——怎樣的。」

「可是別人却不這樣想，」玉香憤恨的又說：「比如新魯，就時常笑他是患了第三期肺癆病。」

「什麼？新魯，你是說我們老板的兒子？他不是剛從吉靈丹來不到幾天嗎？」李生有點緊張。

「是的，就是他。」玉香突然咬緊牙根嘆道：「我恨他，我恨死他。」

「他對你怎樣了？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經常出海去怎會知道魚場上的事？」

「快——快告訴我，他到底對你們怎樣了？」李生好像一秒也不能等待似的。

「他整天纏着人家，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玉香淚眼汪汪的說：「昨天，我放工回

家的時候，沒想到他竟躲在椰林裡攔住我——」

「結果怎樣？」

「他說他喜歡我，要我——嫁給他。」

「你怎麼答他？」

「我本來想罵他一頓，但回頭想起自己是他工人，而且還欠了他父親的錢，所以，我只好忍氣吞聲的告訴他：『你是馬來人，我是中國人，我們是不能談這些的，』誰知他說：『只要我喜歡，甚麼人都可以。』我又告訴他：『你父親和我父親都會反對的，』可是他說：『我帶你走，走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不要讓他們知道。』我說：『我不敢這樣做，』他說：『我有錢，你怕什麼？』他說了這句話後，便瘋狂的向我撲過來，我一驚，不知從那裡來的勇氣，朝他臉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就逃走了。」

「哼！原來是個色情狂。」李生握緊拳頭在船板上一擊：「看我找他算賬去。」

「生哥，你別這樣，你忘了他是我們老板的獨生子嗎？他父親什麼都依他，萬——」

「怕什麼？頂多不打他的工？」

「可是——我們都欠他父親的錢呀！如果他迫我們一次還清，那，——怎麼辦呢？」

「這，——」說到錢，李生也打個寒噤，吞了一口氣問：「你父親知道嗎？」

「我不敢告訴他，怕他知道了不讓我再去代他工作。」玉香擦去眼角的淚珠又說：「如果要我靜靜的坐在家裡，給抱病的父親去聽錢來養我，我，——我寧可死了。」

「你……」李生感動的緊握住她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稍停，玉香又說：

「不過，我有將這些事告訴民嫂。」

「民嫂有什麼表示嗎？」李生問。

「她叫我忍耐下去，並叫我不必害怕，說她今後會隨時隨地保護我，不讓他有單獨接近我的機會。」

「民嫂他們真好。」

「民嫂好像知道了我們的事。」

「怎麼？她看過我們一起出來划船？」

「不是的，她只是懷疑而已」，玉香破涕爲笑說：「你忘了有一天我偷偷送『九層糕』去給你，在你家門口給她碰見的事嗎？」

「哦！」李生也笑了：「何止那次？有一天我將幾條破衣交給你去縫補也給民哥看見，這難怪他們知道了。」

「民哥和民嫂知道了我不怕，」玉香索性將斜着的身體倒在李生的大腿上說：「因為他們都很開通，不會大驚小怪。不過——在白天裡我們還是不要太過接近才好。」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又怕你在晚上不能常常出來。」

「能的，只要魚場沒有開夜工就可以了。」

「那麼，我明晚同樣時間等你。」

「你明天不是要出海嗎？」

「明天大家都是出近海，大約傍晚就可以回來了。再說，跟我同船的華叔病了，我一個人也不想出太遠。」

「好！」玉香伸手懷抱着李生的頸項說：「我明晚一定出來，你在這邊等我。」

李生不等她說完已俯下臉去吻她了。

「……………」

夜神終於把牠統治萬物的黑色魔網一點一點的撒去；逝去一分黑暗便射出一分光明。

在那天連水、水連天的遙遠的東方彼岸，不知誰掉下了一顆如童話中所形容的紅寶石，牠那璀璨奪目的金光染紅了半個天和半邊海角。不多時，一顆圓而紅的面龐，終於冉冉的浮出海面，猶如一位新嫁娘輕輕揭開窗簾謁見賓客一般的赧然可愛。

椰林中的小鳥兒高興得拉長嗓子，唱出了贊美的晨之歌。甘榜KD裡的漁夫和農夫們，也抖擻着奕奕的精神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可是在這行列中却不見一位往日已可以見到的少

女——劉玉香。原來她還在甜夢中，粉臉上還映着昨夜遺留下來的嫣紅雲彩，她彷彿還在編織着一個綺麗的美夢呢！

睡在她隔房的老父劉西平已醒來了，他睜開兩個柑欖色的眼睛，望着從板縫中透射進來的陽光，側耳聽着窗外百鳥的啁啾聲，然後乾咳了兩聲才朝玉香的房子叫道：

「玉香！玉香！你起來了嗎？」

「噢！我……」玉香在朦朧中含糊的應着，翻了個身子才睜開眼睛。她見整個房子都亮了，不禁在心裡驚叫了一聲「不好」，迅速的踢開被單跳下床來，這時隔房的老父又開口了：

「玉香，你昨晚又遲睡啦？」

「沒有呵！爸爸！」玉香對着鏡子扮了個鬼臉，然後才輕輕的溜到廚房去。

當西平起床的時候，玉香已將早飯弄好了，她把最後一樣昨夜的剩菜燒熱後，便提高嗓子叫道：

「爸爸！可以吃飯啦！」

「噢！」西平通過廚房，走出後門，在屋旁的井邊蹲下，雙手捧起桶裡的水，瀰瀰吸了

一口，昂起頭在口裡哆落哆落的翻了幾下，才將水吐在近旁的沙地上。他一連漱了好幾口，才用雙手捧起水在臉上撥了幾下，最後將剩下的水往自己的雙腳一倒，洗臉工作便告完畢了。

他邊走邊抹着臉上的水點，當他踏進廚房時，突然「噢呼」大叫一聲；原來他看見一隻灰色的貓兒正在桌上吃着盤裡的魚，他加速腳步追過去，但那貓兒早已翻身跳走了，他憤憤的拾起半截掉在桌上的魚尾往空盤裡一丟，一面埋怨的嘆道：

「死貓，人一不在就偷吃……玉香你這孩子也真是，煮好了菜就溜掉。」

「爸爸，我正在換衣嘛！」玉香邊扣着衣鈕邊踏出房門來，她一眼看見那隻灰貓正躲在客廳的角落裡吃着一個魚頭，不禁失笑道：

「小灰，魚有什麼好吃？我才不吃呢！」

「玉香！誰來呀？」廚房裡飄出了西平的聲音。

「沒有呀！爸爸！」玉香應着已進了廚房。

「我明明聽見你說話，你還……」西平夾了一口菜往嘴裡一塞便沒有下文了。

「哦！我是……跟小灰說話的。」玉香忸怩的坐下來，也開始用飯了。

「看你！這麼大了還像小孩子一樣，要是七姑沒有給水淹死，恐怕早就給你說媒來囉！」西平的眼色也和語氣一樣；先責備後溫和。

玉香臉上泛過朵紅霞，隨即鼓起小嘴撒野道：

「爸爸！你總是這樣取笑我。」

「爸爸怎會取笑你？」西平放下飯碗又嚴肅的說：「我只是要你知知道；你已不是一個小孩子啦！十八歲的姑娘也該有個大姑娘樣才是；誰像你；走路有時還用來跳！對貓兒也有話講？……」

「爸爸！」西平還想往下說；但却給玉香叫住了，可是玉香並沒有說什麼，只是淚眼汪汪的望着他。

「傻孩子，爸爸又不是罵你，」西平賠着笑臉說：「只因爲你媽死了，所以有時我不得不對你噲噲幾句……好啦！好啦！吃飯！吃飯！」

「……」玉香很想說些什麼，但話到了口邊又嚥回去，她只用感激與安慰的眼光，望着她父親那慈祥的面龐。

飯後，玉香叫他父親再在家裡休息幾天，她便獨自一人步出家門，朝KD漁場走去，當

她正在椰林裡的小徑上趕路時，突然在一棵椰樹的後面閃出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馬來青年，他戴着黑色的宋谷，穿着白色的上衣，和圍着朱古力花格子的名貴沙籠。他的突然出現，把玉香當堂嚇了一跳，但她只在心裡驚叫了一聲，在表面上她還勉強裝成鎮定的說道：

「是你——新魯先生——早。」

「哼！你……你和李……李生的事，我已……」新魯太過激動了，說話不但費力且含糊不清。

玉香見他來勢凶凶，原想掉頭就走，但當她聽到「李生」的名字時，却不期然的站定腳步問道：

「什麼？你說什麼？」

「你們……昨晚……在KD河的事，我都全看見了？」新魯漲紅了臉，兩道冒出火花的眼光直向玉香的臉上逼過去：「原來你……你不理睬我是……是爲了李生，哼！」新魯鼻孔彷彿出了一陣烟，便反身往他家的方向奔去。

玉香顫抖着身體，不知所措的呆望着他的背影。好一會；有一隻手在她的肩上輕輕拍了一下，玉香猛然回身一看，當場失聲叫道：

「啊！民嫂！原來是你，害我嚇了一跳。」

「嚇你一跳的不是我吧！」民嫂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是玉香的鄰居，也是一起工作的工友。

玉香聽她這麼一說；不禁又羞又憤，但除了低下頭去玩弄着自己的衣角外，還能說什麼呢？

「剛才那死鬼又纏着着你，他又是老調重彈吧！」民嫂見她無言，便開口問她：

「噫！他說他已經……」玉香本來想將新魯已知道昨晚她與李生夜遊的事，但話只在喉嚨裡徘徊一下便又咽下去了。民嫂看了頗覺奇怪的又問道：

「什麼？他到底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玉香還是咬唔着。

「他說他喜歡你，要娶你，是不是？」民嫂自作聰明的替她說了，玉香連忙趁機點頭道是。

「來，不必怕。」民嫂拉着玉香的手，邊走邊說：「有我陪你在了一起，他不敢對你怎樣的。」

新魯奔到家門前，剛好碰見他父親依旺夾着幾本賬簿步下樓梯，他姨媽蒂花娜也同時出現在大門口對依旺說：

「剛才說過的事可別忘了。」

「好的！你放心。」依旺應着，已下完了梯級，突然看見新魯哭喪着臉站在一邊，便問道：

「怎麼？來這裡住不慣？」

「不是的，爸爸！」新魯從他身邊閃過，頭也不回的奔上樓去了。

蒂花娜見他悶悶不樂，便也走過去關心的問：

「新魯！你怎麼啦？」

「姨媽！……」新魯欲言又止。

「是不是在這裡住不慣？」

「……」新魯搖搖頭。

「想念吉靈丹的朋友和同學？」

「……」新魯還是搖搖頭。

「你別口硬，我知道你是住不慣這小甘榜的，」蒂花娜接着又說：「這次要不是你爸爸迫你來，老實說；我相信你決不想離開吉靈丹的老家的。」

「……」新魯沒有反應，只是呆呆的望着媽媽。

「不要難過，慢慢就會習慣的。」蒂花娜突然想起一件事又道：「對了，剛才我和你父親說過；下午想要去拜訪巫師婆，你也一起去散散悶吧！」

「巫師婆？那位？」新魯現在才開口。

「你忘了嗎？就是前年介紹你父親來承頂這魚場的那位呀！」

「哦！我記起來了。」

「她是我們的恩人呢！那次要不是她用巫術算出這魚場將來可賺錢，你父親怎敢賣了吉靈丹的椰園來頂這魚場呢？而你們也不會有今天這個好日子可過了。」

「她真的很厲害嗎？」新魯興奮的問。

「當然真的，許多人的奇症怪病，夫妻失和等都是給她用巫術治好的。」

「好極了！媽媽！我跟你一道去。」新魯開始笑了。

巫師婆是一個四十開外的婦女，她沒有丈夫，也沒有子女，孤零零的一個人住在甘榜K D北面的一所相當華貴的馬來式樓房裡。

在這個甘榜裡，沒有人知道她的來歷與確實的身世，只知道；在許多許多年以前，她不知從那裡到來這甘榜爲一家馬來人做法事，就一直留在這兒了。

這些年來，也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麼人？在表面上，平時她多數穿着白色開胸布鈕的唐裝上衣，和一件高貴的馬來沙龍。她會說流利的馬來語，暹羅語，和少許中國的福建話和廣東

話。因此，有人說她是馬來人，也有人說她是暹羅人，更有人說她是中國人。

每當人們問起她的來歷時；她有時說是來自菲律賓，有時却說是來自中國的西藏，有一個時期，更告訴人家說是來自暹羅和印度尼西亞。

她的巫術精明到什麼地步？沒有人能夠拿出一個可以見到的答案來，但她的收入却相當可觀，據非正式的統計；三個漁夫每月的總收入都可能較她遜色。

她跟依旺很熟，與依旺的小姨蒂花娜也有過數面之緣，只是對新魯沒有多大印象，但當新魯和姨媽在她家裡做了大半天的貴賓以後，她反而對新魯發生了興趣。吃過點心，她趁蒂花娜給隣居拉去坐談時，就把新魯拉到一邊，並輕輕的問道：

「年青人！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你怎會知道？」新魯睜大眼睛問，而心裡却禁不住對她欽佩起來。

「嘿！如果我不知道，還能稱得上是巫師婆嗎？」她緊接着又說：「告訴我，坦坦白白的告訴我，我一定有辦法替你消災除難的。」

「可是，我並不是有什麼災難呀！只是……」

「只是什麼？」

「我，……」新魯一時說不出什麼，但他心裡却在想：想起玉香時便情不自禁的在臉上飄過一片泛泛的彩霞，但當他再想到李生時，却又掩飾不了內心中的妬火的燃燒。

巫師婆是老經世故的人，對年青人的心裡往往明如指掌，當下她見了新魯那反常的態度後，心裡已知道了七七八八，於是，她用試探性的口吻問道：

「我看你一定是爲了兒女私情而煩惱，是嗎？」

「嗯！」新魯鼓起勇氣點點頭。

「嘿嘿！」巫師婆笑了說：「年青人，告訴我吧！到底是誰家小姐使你如此神魂顛倒呢？」

「她……她是一位華族少女，是我搬到這裡來才認識她的……我知道；她是個華人，我是馬來人，彼此的父母都會反對的。」新魯顫抖着聲音又說：「……況且，她已經有了同族的愛人……所以，我的意思是；除非有人可用巫術使我和她的家長都不反對，又用巫術的魔力使她不再愛她的愛人而喜歡我……」

「這個——有辦法，包你有辦法。」巫師婆在新魯的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彷彿這事情只需這麼一拍便會成功了。

「有辦法？真的有辦法？」新魯頓時睜大兩眼；又驚又喜的問。

「當然是真的。——不過，這是雙重難關，要一一衝過，並不是一日一夜的事。」巫師婆又壓重語氣說：「再說；這種事若沒有錢也是不容易辦到的。」

「錢？大概要多少？」新魯胸有成竹的問。

「這個，並不是買賣，嘻嘻，就說你父親吧！當時我爲他物色這個魚場，爲他的魚場做法事，給他在短短的時間內賺了大錢，我們都是沒有討價還價的，你——是依旺的兒子，就是像自己人一樣，當然我也不好意思要聽你的錢，不過，這個……嘻嘻……」

「不過什麼呀？」新魯有點緊張。

「我的意思是說，我可以隨隨便便，但在神明面前却不能太過寒酸，應用的錢還是省不了的，尤其是像你們這樣有體面的人。」巫師婆眨眨眼又說：「哪！又說回你父親吧！他不但當初給神明燒香添油，就是現在，他每月都到來一兩次，你——是他兒子，俗語說：有其父必有其子，相信你當然也是一樣吧！嘿嘿。」

新魯聽得頭腦昏昏沈沈，見她停了口，便直截了當的說：

「我自己沒什麼錢，不過，我父親有很多。」

「你父親肯給你嗎？」

「這個？」新魯望望四週，看見沒有人才接着說：「如果他不給，我可以偷呀！」

「嘿！傻孩子，有我替你說情，何必要偷呢？你忘啦？我是巫師婆呀！」

「是！是！」

「好啦！我一定替你辦，辦到成功爲止。」巫師婆壓低聲音又說：「不過，一切都要保守秘密，連你父親和姨媽也不可告訴他們，知道嗎？」

「知道！」

「好！你將生辰告訴我，還有，那華族少女叫什麼名字？她現在的愛人叫什麼名字？都要一一的告訴我。」

「我今年二十歲，時辰要問我父親才知道。A——那華族少女叫劉玉香，她的愛人叫李生。」

「啊！什麼？李——生——？」巫師婆睜大雙眼驚愕的問。

「是的，他就叫做李生。」

「你是說；那個在去年死了父親而沒有錢埋葬的傢伙？」

「大概是吧！因為他還欠我父親的錢。」

「李——生——，那個向你們租船打魚的年青人？哼！」巫師婆滿臉殺氣，彷彿發現了什麼天大的秘密。

「是的，就是他。」新魯莫名其妙的再補充一句。

「真是鬼殺的，嘿嘿！」巫師婆顯出一幅猙獰的面孔，又自言自語的說：「我要報仇的機會總算來了，好小子，看你還能不能者再到處破壞我嗎？嘿嘿。」

這天下午，新魯帶着一顆充滿希望的心和姨媽回到家裡。

(四)

將近傍晚的時候，有一艘小汽艇，在一個僻靜的海灣裡出發，迅速地朝海中駛去。

這時，遠處的高山，已失去了白天裡那蔥翠的丰彩了。海水也漸漸由藍變得黝黑，三三兩兩張着帆的歸舟，好像是幾片不知名的落葉在海面上迎風飄蕩着。

沒多久，汽艇突然像一隻半浮半沈在水裡的大鱷魚發現了牠的獵食品一樣；匆匆的向一艘迎面開來的小漁船衝過去。小船顯然是發覺了，牠正在極力避開着。可是不到幾分鐘終於被汽艇控制了去路。這時，漁船上猛然跳上一個人大聲喝道：

「你們是誰？到底要幹什麼？」這人原來是李生。

同時的，汽艇裡也跳出了兩個人來；一個是滿臉橫肉的華人，一位是胸前長滿黑毛的馬來人，他們手裡各握着一把「巴令刀」，一聲暗號便雙雙跳過李生的漁船。

「你們要幹什麼？」李生往船尾一退，閃電似拔出長劍，正準備應付一場避免不了但却又是莫名其妙的戰鬥。

「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馬來人問。

「你就是李生吧？」那華人馬上接問着。

「是的，我就是李生，你們到底爲什麼而來的？」

「哈哈！死到臨頭還不知道，」那華人用巴令刀指着他說：「告訴你，我們是奉命來送你歸天的？」

「什麼？殺人？」李生震了一震又說：「我跟你們無怨無仇，請放開眼睛，別看錯人吧！」

「還要口硬，難道你破壞巫師婆不是怨？搶了新魯的愛人不是仇？」那華人不等李生開口，便向身邊的馬來人使了個眼色道：「上去，收了他。」

「有本事過來！」李生長劍在手，向前跨了一步，當場把那馬來人嚇得停了脚步，他側過臉來與那華人互相換了個眼色，遽然兩人一齊衝上去。於是，戰鬥正式開始了，頓時刀光閃閃，人影幌幌，武器的接觸聲和人的呼殺聲融成了一片。

也許是在船上因動蕩不定的關係，反而是習慣海上生活的李生佔了上風，他爭取着每一步可以進攻的機會，逼得他們頻頻往後退。可是，到了船中央，因地位較船尾寬敞，却無形中給他們有了左右夾攻的餘地了，漸漸地，李生似有因寡不敵衆之危了，但他很機警，一看情形不對，便佯裝敗退往船尾溜。

他們毫不放鬆的一齊追上去，但那個華人踉蹌了幾步，差點跌倒，李生看在眼里，知道他們並非是海上英雄，於是，他再次佯裝敗退，一直將他們引誘到船的盡端，突然將兩脚用力向右邊一推，自己便順勢躍下海中去，這時船閃電似的向右邊一滑，使站在船尾的他們猝然失去了重心；於是那馬來人跌在船邊上，而那個華人却像一隻大笨豬似的翻滾到海中去了；說時遲，那時快，當李生在水中翻轉過身來時，那個華人剛好滾下去，于是，李生爭取了這千分之一秒的機會，將手中的長劍向上一刺，不偏不斜，剛好刺到那個華人的肚子。

等到那馬來人踉蹌踉蹌的站起來往海中一看時，海面上已恢復了像剛才尚未發生過事情

一樣的狀態，他不禁打了個寒噤，心想：爲什麼兩個都不見了呢？

時間一秒一秒的溜過去，黑暗一步一步的降臨，然而失蹤了的人仍然見不到一點踪跡，聽不到一點聲音，這怎不叫那馬來人感到毛骨悚然呢！

又過了許久，他才肯定的對自己說：「他們一定是淹死了，」一想到死，「死」的恐怖便像一股北極的寒流包圍了那唯一的兇手，他急急忙忙的拿起李生放在船上的木槳，將船划向漂在不遠處的汽艇。

漁船與汽艇靠攏了，他迅速地躍過汽艇的艙面，就在這時，他看見船艙裡冒出了一陣陣濃烟，旋着有一股極濃的汽油味道沁入他的心脾，這時，他已知道這是發生了一件怎麼樣的事；于是，他不顧一切他隨手拿起一隻放在艙面的藤布袋撲上前去救火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有一個黑黝黝的東西，在汽艇的尾部向海中滾下去。

汽艇上的火勢借着風力，又猛又快的蔓延到船的兩端，雖然那馬來人兇手拚了吃乳之力去撲救，但始終是白費心機，他給火逼出了艙面，又逼到了船頭，眼看船已漸漸的往下沈了，而兇狠的火餓却衝到了他的面前，使他感到一陣酷熱窒息的難堪，終於，他毫無考慮的提起雙腳往海中跳下去。……………

.....
差不多是在李生與兩個兇手搏鬥的同時，KD漁場上也顯得一片紛亂，因為在較早時，不知誰給透露了一個駭人的消息；說有人看見海盜。

玉香眼看漁夫們都陸陸續續的回漁場，只不見心愛的人的踪影，心裡已經夠煩了，如今再聽到這個壞消息，幾乎連她的心也從口裡跳了出來，她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拉着身邊的民嫂說：

「民嫂，你說他爲什麼還沒有回來呢？」

「這個……」剛才曾取笑過她的民嫂，現在也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徑了。

「民嫂！」玉香又搖撼着她：「你說他真的會遇上海盜嗎？我……怕。」

「我看不會吧……哪！他們出來了。」民嫂指着他丈夫和西平。

「爸爸！民哥！頭家怎麼說？」玉香馬上迎上去問道。

「頭家說；如再過半個鐘頭還沒有回來，就叫所有的漁船再出海去找。」西平聽到有海盜的消息，故也特地趕到漁場來。

「我看，不會有什麼事的，你放心吧！」李民面對着玉香說，使她羞得低下頭去。

「海盜」這個東西對依旺並不會起多大的威脅，因為他很清楚，當時的所謂海盜，只不過三幾個流落於北部的流氓所組成的，他們的目標只能向單身或年老的漁夫下手罷了。如果被劫者不與他們作正面的武力衝突，絕對不會有性命危險的。但有一點却是令人可怕和最痛恨的，就是在搶劫時，他們往往連漁船上的風帆，木槳等一切可以供船前進的用具全部劫去或毀壞，使到劫後的船不能開回目的地報訊。

當依旺想到這兒時，盡管他剛才怎樣鎮定，現在也難免會心慄了，於是，他便趕忙下了一道命令；要所有的漁船都再度出海去找尋李生。

當時，在極度悲傷中的玉香，也給她父親和李民夫婦拉上一隻漁船，點着了避風燈，便火速的向海上划去了。

悠然間，海上漁火點點，帆影幌幌，反映在水中，宛如一幅尚未完成的恐怖的油畫。

一連串又一連串的呼喚聲，夾着一陣陣的海濤的怒吼，飄蕩在海面上，許久許久不散。

(五)

李生的失蹤，已成了「月逢十五圓」一樣的事實了，但他是怎樣失蹤的呢？除了兩個人外，誰與誰都不知道。這兩個人一個是巫師婆，一個是新魯，然而，他們也有一件事情想不通；那就是；爲什麼連那兩個傢伙也沒有回來？

許多人都爲李生的不幸而感到黯然，尤其是玉香父女，李民夫婦，和一位跟李生很要好的印度工友沙米。他們都想盡辦法去查訪，想求個水落石出，但到頭來，除了寄與無限的同情與悲痛外，還能再做些什麼呢？

玉香爲了李生的生死不明，足足哭了兩天兩夜，雖然她父親與鄰居們都給她無限的安慰，但得來的却是相反的効果，尤其是當她聽到新魯也來慰問她時，她即刻反問了房門，悲恨交集的在地上打滾。但可憐的她，卻不會懷疑過新魯與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爲了生活，爲了不忍心父親一個人負擔過重，玉香終於勉強的拭乾眼淚，帶着一副憔悴的面龐，懷着傷痕處處的心靈，和抱着沈重麻木的步伐，重新踏上了KD漁場。

以往的一派天真、活潑，時時流露着青春底微笑的小口，學會了打電報的秋波，和……這一切的一切，都已經雲散霧消了，再也不可能在她的臉上找到了，即使是它們的一點點痕跡。

她的心，她的腦，甚至她的整個胴體，都彷彿打過了幾天的麻痺針一樣；在漁場裡，她簡直成了一具被動的機器人。但有時她也有尋回知覺的時刻；每當她望着海，望着沙灘，她便會黯然落淚，或甚至躲在沒有人的地方，偷偷地喚着生哥，每每要傷心的哭到忘了自己的存在爲止。

夜深了，甘榜裡的人們早已進了夢鄉，然而，玉香却沒有一點睡意；她仍然靜寂地，遲呆地，凭在門前的椰樹上，痴痴地望着天空中的月亮與星星。

月姊也憔悴了，她彷彿是爲了她心愛的人底失蹤而悲戚的影响了牠原是丰腴的臉龐，牠也彷彿爲了表示由衷的同情而披上了一層黑紗，星星們也宛如對她眨着淚汪汪的眼睛。

海上是灰暗的一片，椰林裡也是灰暗的一片，玉香的心坎裡更是黑黝黝的一片。她不曉得自己爲什麼要移動脚步，爲什麼會穿過椰林，爲什麼會來到這常常和李生幽會的海灘。

颯颯的狂風一陣陣的吹向黑沈沈的海面，捲起了汹涌的巨浪向岸邊襲來，不斷地發出如虎哮獅吼的聲音，但，這一切並沒有給玉香帶來寒冷或恐怖。

「玉香！你怎啦？」良久，她才聽見後面有人在呼喚她，她機械似的反過頭去，原來是年老的爸爸。在淡淡的月色下，她將兩道哭傷了的視線落在父親那清癯的面孔上；凸出的顴骨，凹入的眼睛，深深的皺紋，和一張搖動了幾下仍說不出半句話的口。頓時，她心裡彷彿是給射進了千以萬計的針一樣的痛楚，她低低的問自己：「爲什麼爸爸會老得這麼快呢？」她逐漸清醒了，她知道；爸爸之所以憔悴全是爲了她，爲了太愛她，於是她心裡即刻流過一陣希望的溫暖；但也即刻流過一陣難堪的愧疚，她不自覺地猛然撲進爸爸的懷裡，彷彿只有伏在爸爸懷裡痛痛快快哭它一場，才能洩出一部份鬱結在她胸中的苦悶，惟有爸爸的懷抱才是她在冥冥中最好的溫床。

西平一面撫摩着她那被海風吹亂了的秀髮，一面老淚縱橫的在她耳畔低沈的說：

「孩子！……別難過……他終有一天會回來的，……夜深了，跟爸爸回去吧！」



西平的病越來越重了。

玉香爲了愛人的失蹤而湧出的淚水尚未乾涸，現在爲了父親的重病而又要加倍的繼續流下去了；她的眼簾，就像崩潰了的堤岸。

李民和他太太最同情她；他們輪流敝下工作，到來爲她奔波，爲她幫忙服侍西平。說來，他們總算盡了十多年的鄰居、朋友、同鄉、同族，和全人類的互愛精神了。

這幾天，新魯也時常來探訪玉香和西平，他對玉香關懷備至，處處大獻殷勤。尤其是當

(六)

玉香在經濟上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他便挺身而出，以老板維護工人爲理由，正面以金錢協助她，及包了一位醫生爲西平治病，不必劉家花一分診治費。因此，不但許多外人都對他起了好感，連玉香也難免要改變了以前那冷冰冰的態度，有時也不得不與他多談幾句。

然而，這一切的同情，並沒有減輕西平的病症，反而更加嚴重了，起初只不過是胃痛，咳嗽，和手脚冰冷而已，但到了後來，他連整個身體也麻木了，喉嚨與舌根，也彷彿是哽塞了許多阻物；吃不進東西，說不出言語，乍看起來，已到了死亡邊緣上掙扎的時候了。

這個反常很令人費解，雖然後來又經過了兩三位醫生檢驗過，但他們都不能說出一個具體的答案來，有的甚至說他的脈理還很好，好像沒有什麼大病一樣，這點就更值得令人尋味莫解了。

當大家正在驚奇，頹喪，和束手無策的時候，突然有位工友對衆人提議說：「倒不如請對面港的巫師婆來給他照照水碗更好。」

這是一個新的發現，許多人的臉上都掠過了一層希望，尤其是在極度悲傷中的玉香，聽了這意見更像在茫茫的黑夜裡發現了一點曙光，于是她第一個附議。

可是，應該托誰去請她來呢？這個問題剛在人們的口邊徘徊一下，新魯便第一個挺身而

出，說自己願意效這個勞，而衆人都咸認他是最恰當的使者。

晚上，巫師婆被恭請到西平的家裡來了；她頭上纏着黑色的紗巾，全身穿着黑色的法服，手裡拿着一個黑色的大神袋，在暗淡的煤油燈光下，連她的臉也彷彿塗上了一層黑色的油墨，要不是預先知道她便是頂頂大名的巫師婆，相信在座的人必會誤爲她是閻羅王那兒派來捉拿西平的鬼差。

巫師婆先向玉香等問明了西平的生辰及起病的日期後，便乍然大聲怪叫起來，當堂把在座的人嚇得魂不附體，以爲她看到了鬼或反而是給鬼打倒了。她一個箭步闖進西平的臥房，擺開一個中西巫印合併的碼步，張開兩隻在魔鬼身上才有的抓掌，凸出兩顆冥光閃閃的虎眼，和露出一副疏疏落落的鼠牙，全身顫抖着，接連長哨幾聲，酷似要將躺在床上的西平活生生的吞下去一樣。

西平像被人刺了一針那樣的震動一下，隨即睜開兩隻柑欖色的眼睛，及在喉嚨裡「咯」了一聲，翻個白眼便再蓋上眼皮昏過去了。

玉香和民嫂等正要衝過去喚醒他，但却給巫師婆用捉鬼的手法逼了出來。到了客廳上，她好像真的見到了鬼，瘋狂的忽東忽西的奔着，跳着，追着，撻着……

在座的人有些嚇得躲到桌子底下去，有的像一羣落了網的魚兒那樣撞來撞去，有的索性打開大門走了。過了許久，巫師婆才安靜下來，抹一抹額上的汗珠，坐到椅子上去，其威嚴酷如皇帝上朝無異。她將幾樣神具從神袋裡一一搬出來擺在椅子上，然後才將凸出的血眼在衆人的臉上掃過極其神秘與恐怖的一瞥，接着才猛力在桌上一拍，開始下了第一道「聖旨」：

「拿一碗水來！」

「是！」玉香雖驚魂未定，但爲了父親的病，她却火速的到廚房去取出一碗水來，輕輕的放在桌子上。

巫師婆將幾顆奇形怪狀的沙石，和一個符筒往碗裡一丟，然後閉起雙眼，兩手在水面上糊亂的畫着，口裡念念有詞，但誰也聽不懂她唸些什麼。

過了片刻，她突然在桌子上重重一拍，衆人又是一震，只見她睜開兩眼往水碗裡鑽，彷彿水裡果真出現了什麼東西，接着，又是重重的一拍，才抬起頭來瞪着衆人說：

「這並不什麼病，而是一種命煞。」

「命煞？」衆人都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那該怎樣醫治呢？」玉香焦急的問。

「醫？」巫師婆用險詐，狡猾，威吓的眼光瞪着玉香那受驚過度而蒼白的臉上繼續說：「你以為這是可以藥醫得好的嗎？」

「那——該怎麼辦呢？」有好幾個人都同時發出這個問題。

巫師婆再以神秘的眼光掃過每一個焦急的面孔，然後才慢吞吞的說：

「這是一個秘密，」她將視線停留在玉香的臉上又說：「這種病要給它好，……說難是難，說易是易，……只要在他命中缺了的地方彌補上去便行，……」

「我爸爸缺的是什麼呀？」玉香恨不得馬上知道。

「根據照水碗所得，你父親命中所缺的就是一個兒子。」

「兒子？一個兒子？」衆人更感茫然。

「……」玉香欲言又止，當時，她是多麼希望自己能馬上變成一個可以拯救父親的男孩子呀！可是，她失望了，一盆冷水淋息了她希望的火花。

巫師婆看透了玉香心裡想的是什麼，也看穿了衆人那驚奇與失望的表情，于是她進一步說：

「當然，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在目前的情形下，簡直沒有這個可能。」

「那——該怎麼辦呢？」玉香似乎急得要哭出來了。

「劉姑娘，你別怕，當然還有別的方法的。」巫師婆溫和的說。

「什麼方法？你快說！」玉香倏然感到站在面前的這位怪物一點也不可怕，而且是那麼的親切了。

「不過，這個方法……我很難開口。」

「不！你快說，你一定要說！」玉香的哀求聲在每個人的心裡撞擊着。

「可是，……我說了出來，你……千萬別怪我才好！」巫師婆故意在逗大圈子，害得玉香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搖撼着她的身體緊緊哀求道：

「不！不會的，只要我父親的病能馬上好了，你說什麼都不會怪你的，我求求你，你快說吧！」

「咯咯咯！那我就放心了。」巫師婆顯露出一個陰險的微笑，那笑比刀還利，比針還銳

。玉香見她沒有講到正題，便急得在她面前跪了下去懇求道：

「我求求你，我拜你，你快說吧！」

「好好好！起來！起來！我說，我就說。」巫師婆一面拉起玉香，一面對着衆人鄭重宣佈：「這個方法很簡單，只要平叔能得到一個馬來女婿就可以了。」

「啊！……」玉香眼前一片黑雲蓋過，耳邊一聲巨响，身體輕飄飄的掉進了北極的冰山中，她忽然感到冰山倒塌了，她也彷彿聽到冰塊壓碎她身體的聲音。

在座的人立刻又哄亂起來了，有的在私語，有的將視線像閃電般的落在玉香與新魯的臉上，不知怎的，新魯頓時感到一陣窘窒，於是他驚慌地瞥了衆人一眼，便偷偷的溜出大門去了。

幾分鐘後，玉香終於清醒過來了，她臉色與神情，好像是去會見了閻羅王剛回來一樣。

巫師婆見室內的緊張氣氛又漸漸平靜了下來，便又開始她的偉論：

「女婿在中國人的風俗看來是半個兒子，半個兒子自然不夠彌補他命中的缺憾，所以我說要一個馬來女婿才可以，爲什麼呢？因爲根據馬來人的風俗，男女結婚，是男的到女家去，因此，馬來女婿便有資格來代替一個兒子，……當然，也只有馬來女婿才可以挽救西平的命煞了。」

她看看衆人都以驚奇的眼光注視着她，但誰也不敢發言，于是她便帶着勝利、肯定、警告，威脅的口吻說：

「這是一個很短很短的機會，一錯過了這個星期或下個星期，恐怕十個或百個馬來女婿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她看看衆人仍無異議，知道大功已告成了，便回頭一面收拾桌上的神具，一面又說：

「我該回去了，……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希望會得到你們的好消息。」

她說後就提着神袋，一步一步的走出客廳，她的腳步聲好像是踐踏在衆人的心上所發出來的那樣悲慘。

「對了！關於今晚的費用，新魯先生已答應全部由他負責了，你們大可不必操心。」剛踏出門檻的巫師婆又回過頭來說：「希望你們好好考慮清楚，千萬別錯過了可以挽救的機會。……要知道；金錢失去了可以再找回來，可是，性命一去是永遠不回頭的。」

衆人目送巫師婆走後便又騷亂起來，玉香原是氣咻咻的半躺在民嫂的懷裡，這時也彷彿惡夢初醒一般的泣道：

「民嫂！你說我怎辦呢？」

「這個……」民嫂嚥住了下面的話，將眼睛望着李民。

「哼！我才不相信這些鬼話，」李民憤憤的說。

就在這時，房裡傳出了一陣斷斷續續的咳嗽聲，接着是一連串的呻吟，玉香好像是聽到號角的士兵，一手推開民嫂，瘋狂的衝進父親的房裡，她看見父親滿頭大汗，呼吸窒喘，便摸出手巾忙替他揩拭，並輕輕的喊道：

「爸爸！爸爸！」

可是她爸爸還是昏昏沈沈的睡着，玉香再喚了兩聲，終於忍不住滾出了兩行淚珠，驀地裡她發現後面有人撫摸她的頭髮，於是她猛然回過頭去，原來是民嫂也跟了進來，一見到民嫂，不知怎的，她竟不顧一切的撲進了她的懷裡哭泣起來。

民嫂心裡感到極度的惶恐，也怕西平真的會因命煞而無藥可醫的死去，也怕玉香這輕輕的年紀受不了這接二連三的打擊。在她那善良、幼稚的心靈上，她分不出這是他人的事抑或是自己的事，她只覺得；她現在的悲痛，並不遜於當年她與父母生離死別的時候。

她流着眼淚勉強給玉香安慰了一會，見她稍爲冷靜了時，才惘然的步出客廳，這時廳裡只剩下她丈夫一人在呆呆的想着些什麼，她悵悵的走上前去問道：

「你以爲該怎樣辦呢？」

李民正在回憶着剛才所發生過的事，突然聽見太太這樣問，便回頭憤恨的答道：

「我絕不相信這些鬼話。」

民嫂立刻驚慌起來，因為她自小便生長在封建迷信的鄉下，三十年來，她從不敢說半句得罪任何神鬼的話，現在居然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蔑視神明，怎不叫她心慄？於是，她連忙默然祈禱神靈不要見怪丈夫，一面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你怎能這麼說呢？你要知道，這是巫師婆說的呀！」

「巫師婆！巫師婆又怎樣？哼！我看這都是他們的陰謀才真。」李民到底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雖然他平時不像李生那樣正面去破壞迷信和給巫師婆難堪，但心裡却有着與李生同樣的見解，因此他對剛才的一幕越想越懷疑。

民嫂恰恰和他相反，她在心裡連忙替巫師婆叫了聲冤枉，因為她剛才明明親眼見到巫師婆做法事，這怎麼會是假的呢？於是又再次的以虔誠的心，默默的向巫師婆家里那位又高又大的神求赦了，半晌，她才以哀怨和恐懼的聲調說：

「怎麼會是陰謀呢？你千萬別亂說，如果……」

「什麼？——」民嫂尚未說完，便給李民那燥煩的聲浪打斷了：「聽你的口氣，不是要

任由他們擺佈嗎？」

「呃！……這個……」民嫂一時答不出什麼，遲疑了片刻才轉個口氣問：「那你的意思又怎樣？」

「當她是鬼話，是放屁，我們還是繼續爲平叔請醫生，丁加奴的醫生醫不好，就請吉隆坡的醫生，吉隆坡的醫生……」李民恨不得將自己心底的怨恨全部洩出。

民嫂又倒抽了一口氣，但這次她已沒有在心裡爲李民向神明祈禱或求赦了，她只萬分憂鬱的反問道：

「如果巫師婆的話是真的，那麼——你不是白白害死了平叔嗎？……到時，人家都會說是你害死他的，……」

「哼！照你這麼說，你不是要活生生的將玉香送進虎口裡去嗎？」李民暴跳起來說。

「這個……」民嫂有口難言，過了片刻才說：「如果巫師婆的話是真的，那——你不是眼巴巴看着平叔走進棺材而不救嗎？」

李民猛的在桌子上一擊，睜着兩隻火花四射的眼睛咆哮道：

「如果你相信，你也不是眼光光的看着玉香去送死而不救嗎？」

「我不怕死！」一個堅決脆銳的聲音在那充滿火藥的客廳裡炸開，原來，不知什麼時候玉香已出現在西平的房門口，她木然的向他們走過來，隨又再加上一句：「我絕對不怕死」玉香與剛才在房裡痛哭時簡直辨若兩人，現在的她已收斂了眼淚，雖然眼眶還異常的紅腫，但兩個圓大的眸子裡，却射出一種以前從不曾見過的光芒。這光芒毅然決然的一尺一尺逼近他們的臉上，最後終於發出了一串嚴肅的聲音：

「民哥！民嫂！我非常感激你們的關懷……但是，爲了爸爸……我只好遵照巫師婆的話去決定了！……我覺得，我絕不能對爸爸見死不救。」

不知怎的，當民嫂聽到玉香決定遵照巫師婆的話去做時，心裡即刻感到一陣針刺的痛楚，她開始自相矛盾了。

李民對玉香的反常感到驚奇，更感到失望，他說：

「玉香！我希望你考慮清楚，最好是等你心情較冷靜的時候才來決定這個問題。」

「我已經考慮清楚了。」玉香彷彿是一具木偶，但聲音却非常堅決。

「玉香！你絕不能聽信巫師婆的話而去犧牲你自己。」李民再次的提醒她。

「爲了爸爸，我一點也不覺得犧牲。」她將視線投進爸爸的房裡又說：「沒有了爸爸，

我也不想生存了。」

「你不能這麼消極，你還年青，你還有遠大的前途，你絕不能……」李民極力想用語言說服她，勸阻她，可是玉香却不等他說完便瘋狂的大聲的嚷道：

「前途！哼！前途，嗚嗚……」她像一匹野馬般的奔進父親的房裡，伏在父親的床沿上盡情的號哭。

緘默了許久的民嫂，這時才像夢中驚醒一樣的追着玉香進房去，但這回她什麼也說不出口了，只是讓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滾下來。

李民也跟了進去，站了一會才動動他的太太的手肘說：

「等她冷靜點我們才再來勸解她吧！」說後又轉向玉香說：「玉香！我們先回去吃飯了，你好好照顧你父親吧！我們半夜再過來看妳。」

玉香沒有回頭，也沒有回聲，她只顧自己悲痛的啼哭着。這時李民又對她說：

「你不用怕，今晚上我們一定輪流過來幫妳忙。」

玉香的哭聲漸漸收住了，但她仍然伏在她父親的床沿。

李民遲疑了片刻，終於下決心拉着低泣中的太太離開了。

(七)

新魯剛才從玉香家裡溜出來，並沒有遠去，他一直躲在外邊不遠的一棵山竹樹下，豎耳聽着玉香家裡的動靜，後來，巫師婆出來時，他還上前與她私語了一會。再後來，他又看見衆人都走了，但只不見李民夫婦出來，于是他耐心的等待着，焦灼的等待着。

現在，李民夫婦也不負新魯所望，他倆終於走出了玉香的家門，垂頭喪氣的步進椰林的羊腸小道，他們邊走邊談論着：

「你以爲玉香會怎樣？」民嫂問。

「我看——很難挽救了。」李民搖搖頭答。

「你是說——她已下決心嫁給馬來人？」民嫂突然停下脚步，側過臉去問她丈夫。

「你沒有看見她剛才那堅決的態度嗎？」李民也放慢了脚步說。

這時，新魯剛好躲在離他們不遠的樹下，對他們的談話，每句都聽得清清楚楚，于是他樂得連心裡也笑出了聲音。雖然他聽到只是這短短的幾句，但它們的効力却勝過在他身上打了幾枚興奮針。他知道事情已成功了百份之九十了，于是便抱着絕大的信心，飛一般的向玉香家裡跑去。

他輕輕地扣了三下門，裡面並沒有反應，但當他舉手正想再扣下去時，門却突然「呀」一聲的向兩邊開去了，出現在眼裡的，就是他所渴望了好久好久的玉香。

玉香沒有一點表情，對新魯的再度到來彷彿早就預料到了，她稍待了片刻，才移步走向客廳裡去。

新魯在門外楞住了，心裡猛烈的忐忑着，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玉香有過這種近於麻木的冷靜，因此他先前俱備了的勇氣，剎那間却變成團團的疑雲了，而剛才所準備的話，現在也已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在這種窒息的令人透不過氣來的環境裡，叫他怎能不感到狼狽呢？但

還好，英雄終歸是英雄，他只遲疑了片刻，便鼓起勇氣踏進客廳裡，口裡囁囁的問道：

「你爸爸呢？」這句話簡直是多餘的。

「……………在房裡」玉香呆呆的望着掛在壁上的母親的遺像，頭也不同冷冷地答他。

「他現在怎樣了？」聲音裡充滿了憂鬱與同情的氣氛。

「老樣子。」玉香依然沒有回頭，她好像是思索着另一件重要的大事。

過了幾秒鐘的恬靜，新魯終於再鼓起勇氣將話納入了正題問：

「你將怎樣打算？」

「沒有怎樣打算？」聲音彷彿是從雪櫃裡送出來的。

「這——？」新魯突然楞住了，想了想才接下去：「難道你忍心看你父親病重而不救嗎？」

「……………」玉香茫然的抬頭望他一眼，欲言又止。

新魯知道自己說中了玉香的痛處，於是便把握着機會繼續往下說：

「說真的，我雖然不是你父親的什麼親人，但我却不忍心看他這樣痛苦下去。」他嚥了一口寒氣又說：「假如我有一絲一毫的力量，我都願意不惜任何犧牲來拯救你父親的。」

「……………」玉香依然無動于衷。

「玉香，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你的人，……我也相信你也一定會了解我，……」新魯顫抖着聲音又往下說：「現在，……就讓我坦白的告訴你吧！爲了你父親的性命，……爲了你的……」他一時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接下去，便轉了另一個話題說：「玉香，自從我見了你以後，我就……………」

「好了！好了！別再放屁了！」一連串的咆哮從玉香的口裡溜出來，把新魯未完的話掩蓋了。她那悲憤交集的眸子發出了強烈的光芒往新魯的臉上射去，好生氣的又咆哮道：「爽快說吧！你今晚是不是要向我求婚？」

「呃！這個，……」新魯的勇氣已不知飛到那裡去了，他覺得這是一顆意想不到的炸彈的爆發。當他正在惶恐的時候，玉香又逼過一句：

「男子漢！說呀！」

新魯一時也分不出這是榮幸抑是受辱，他在極度恐慌中只好吞吞吐吐的說：

「是……！是……！是……！是的！」

「好吧！你去籌備，越快越好。」玉香木人似的毫無表情。

「啊！」新魯禁不住在心裡驚叫了一聲，又駭然的問：「這……這……是真的吧！」

玉香好像根本沒有注意他的反應。

過了片刻，他才由驚慌轉爲高興，一高興便放肆的向玉香逼過去，一面顫抖的說：

「玉香！我……我……高興極了。」

「出去！有話以後再說。」玉香儼然不可侵犯，把新魯嚇得像烏龜縮回了頭，連忙欠着身體往後退說：

「是……是……以後再說。」

「還不出去！」玉香又逼過了一句。

「是……」新魯狼狽得像一隻戰敗了的喪家狗，豎起尾巴輕輕地溜出玉香的家門，但當他到了外面，却活潑得像一隻小白兔了。

玉香見新魯走後，才蹣跚上前將大門「碰」的一聲關好！她喘着氣反過身靠在門扉上，驀地眼前一陣黑暗，終於失去了知覺昏過去了。

(八)

新魯再度從玉香家裡出來，就急急忙忙的顧船渡海去了，他恨不得早一秒鐘將玉香親口答應與他結婚的喜訊帶去給巫師婆知道，並要他爭取時間立刻進行第二件大事。

巫師婆雖是在酣睡中被吵醒，但她一點也不埋怨，她揉着惺忪的眼睛，踉踉蹌蹌的出來迎接她的大主顧，一見面，她不等新魯開口便放肆的大笑起來道。

「哈哈！恭喜你！恭喜你！我已經知道你已經成功了。」

新魯準備了的話即刻給她一連串的恭喜堵塞了，但他却因此更加相信巫師婆未卜先知的

高明，於是，他欽佩得五體投地，舉起大母指說：

「巫師婆！你真本事。」

「當然囉！在這甘榜裡，有誰不知道我巫師婆的厲害呀！哈哈！」她得意的狂笑了一陣又說：「噢！對了！她沒有提出什麼條件吧？」

「呃——沒有，我還沒有開口，他就先要求我跟她結婚了，嘻嘻！」新魯真不愧是阿Q的後代，他明知話不從心，但自己却飄飄然起來了，對於自己剛才給玉香吆喝得像一隻喪家狗的丟臉事，已把它們深深的埋在腦後了。

巫師婆聽他這麼一說，也陶醉的眉飛色舞起來，她笑得連牙齒也幾乎掉了，她誇耀自己道：

「嘿……你看，我的巫術多麼靈驗，前後不到兩三個鐘頭，就要她自投羅網了，哈哈新魯！你這杯喜酒我是喝定了的喲！哈哈……恭喜你，恭喜你。」

新魯一直陶醉在甜蜜的幻夢裡，過了許久，他才從夢鄉裡甦醒過來，他忙收斂了喜色，認真的道：

「噢！巫師婆！玉香那兒是沒有問題了，可是我父親……」

「這個還不容易？」巫師婆打斷了新魯的話說：「我不是跟你保證過了嗎？你父親這個人，不是我誇口，三句半話，便可以把他說服。」

「什麼？只需三句半？這麼容易？」新魯驚奇的嚷道，好像有點不相信似的。

「哎呀！這就是巫術驚人的神功嘛！」巫師不滿的瞟他一眼。

「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去找他呢？今晚怎樣？今晚剛好我姨媽回吉靈丹去了。」

「我看——還是明天一早吧！」巫師婆眨了眨又改口說：「不，白天人多，還是三更半夜好。」

十五分鐘後，她已換過了法服，匆匆的和新魯過海去了。

在睡夢中的依旺，突然給一陣躁急的扣門聲驚醒，他心裡不覺一震，心想：是誰呀！難道是……當他正在恐懼的時候，外面的人又出聲了：

「開門呀！依旺頭家，我是巫師婆呀！」

「她——巫師婆？這麼夜還來幹什麼？」依旺一邊自語着一邊走出客廳，點上了燈才惶然將大門打開。

「恭喜你！恭喜你！依旺頭家，恭……」巫師婆一進門便連連的向依旺作揖道恭喜，

弄得他滿頭霧水莫名所以，他忙問道：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呀！三更半夜跑來恭喜我？」

「我是特地給你報喜訊來的。」巫師婆說。

「喜訊？」依旺真有點懷疑自己是在夢中。

「是的，一個可以使你發財的喜訊。」巫師婆針對着依旺生平最大的弱點進攻，她故意將發財一句說得格外响亮。

依旺一聽到是發財的喜訊，果真的立刻豎起耳朵，跳起來好像是要去捉住那個喜訊一樣的問題：

「什麼？可以發財？……你快說，到底是什麼買賣？」

「並不是什麼買賣，而是一個不用本錢就可以發財的機會，而且同時還可以獲得一個救人的美譽……不過，這個機會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的。」巫師婆故意賣着關子，害得依旺心裡癢癢的，他忙逼着問下去：

「你說！你快說！到底是什麼機會？」

巫師婆知道已挑起了他那貪婪的心底火焰了，於是便漸漸的轉入正題，她問：

「你知道不知道西平病得很嚴重？」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麼病嗎？」

「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吧！我們的甘榜裡已降下了一顆鼎大的財星。」巫師婆將兩手攤開，形容財星的巨大。

「啊！財星？為什麼我沒看見？……這與西平的病又有什麼關係？」依旺感到茫然。

「你聽着！這顆財星的降落人間，除了我巫師婆外，任何人都看不見的，……還有，它是附在一個少女的身上，如果有福氣的人接近她就會飛黃騰達。但如果是沒有福氣的人跟她在一起，他就會生病或甚至死亡。……」

「什麼？你是說那顆財星是附在玉香的身上？」依旺驚跳起來。

巫師婆打鐵趁熱的又說：

「是的，就是附在玉香的身上，剛才要不是他們叫我去爲西平做法事，我也不會在水碗

中照出來的。」

「這……是真的？完全是真的？」依旺緊張到口吃。

「當然是真的！」巫師婆換了個口氣說：「可惜西平沒有這樣的福氣，所以他無端端的要病死了。」

依旺對什麼也不管，他感到最重要的就是這顆大財星的未來，於是他又緊張的追問：

「要怎樣才能獲得這顆財星呢？」

「這個嘛！說容易是容易，說難是難………」巫師婆故意把話帶住。

「你快說呀！」依旺似乎一秒鐘也等不了。

「好！好！我說！……不過，這是一個大秘密，除了你本身外，絕對不能讓外人知道，如果你不能遵守這項誓言，那你不但得不到這顆財星，而且你還會遭殃不幸的………」

「我遵守，我絕對保守秘密，你快說。」依旺拍拍胸膛說。

巫師婆見時機已熟，便挨近他的面前，然後非常嚴肅的說：

「要得到這顆財星，必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要相當有錢，第二，要有福氣，第三……」

……」巫師婆又故意的頓住了。

「第三要什麼呀？」依旺追着問。

「第三——要有一個尚未結婚的兒子。」

依旺聽到這兒，眼前即刻掠過一顆亮晶晶的財星，這回他真的忘形的跳起來說：

「是我的了！是我的了！」

巫師婆心裡暗暗偷笑，但表面上却裝成很難爲的樣子，她說：

「你的三個條件雖然算是適合了，可是，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難關，如果這個難關打不通，那還是得不到這顆財星的。」

「什麼？還有難關？什麼難關？你快說。」依旺睜大兩眼疑惑的問。

巫師婆這時又將話拉入了第二個正題，她慢條斯理的說：

「這個難關，就是看玉香肯不肯嫁到你家做媳婦？」

「這……」依旺欲言又止，他腦海裡立刻浮起了那個平時對他兒子冷冰冰的少女的面龐，心裡不禁湧出了一股北極的寒流。

「不過，這個你可以放心，包在我身上，即使她一百個一千個不肯，我巫師婆只要這麼

燒它一張符，她就會乖乖的嫁到你家來。」

依旺那冰冷的心坎又飄進了一陣希望的熱流，他馬上又興奮的問道：

「什麼？你有百份之百的辦法？」

「是！如果我也沒有辦法，那我還稱得上是巫師婆嗎？嘿！嘿！依旺頭家，我的巫術高明到什麼程度，你是不會不知道吧！比如你這個KD漁場……」巫師婆正想翻出舊賬再大事顯一番，但却被依旺阻止了：

「是！是！我知道；那麼這件事就要多多的拜託你了。」依旺很感激的望着他。

「這個——可以，可以，不過——這個——這個——」巫師婆一面念着「這個」，一面退到客廳的角落裡的一張長椅上坐下。

依旺對她的態度先是一陣失望，又一陣狐疑，最後他終於完全明白了，于是他忙追上前去笑嘻嘻的說：

「嘿！嘿！巫師婆，這個我明白，你開口好了，包成功你要多少？」

「嘻嘻！嘻嘻！謝謝你！謝謝你！不過……這個……叫我好意思開口呢？」巫師婆換了另一個口氣又說：「嘿！嘿！其實，用不着我開口，你也不致於使我失望的吧！是不

是？……………」

「當然！當然！」

「……………」因爲只要財星一過門，你老人家不需要多久就可變成全馬來亞，不！不！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富翁囉！……………」到了那時，你還好意思跟我討價還價嗎？嘿嘿……嘻嘻……不過，話得說回來，我眼前的確有一點急用，嘿嘿……說起來真不好意思，……嘻嘻……」

巫師婆轉彎抹角的說出了自己的目的。

依旺異常明白「小錢不出大錢不來」的哲理，當他想起了那顆附在玉香身上的財星時，連平時的吝嗇也變成了慷慨，於是他走進房去拿了二十元出來，恭恭敬敬地送給巫師婆，說：

「這是給你搭船用的！……………」將來事情成功了再送給你喝酒的吧！」

「謝謝你！謝謝！……………」巫師婆樂得見牙不見眼，她接過鈔票稍爲再站一站，便推說要趁早去給玉香暗中施巫術就匆匆的告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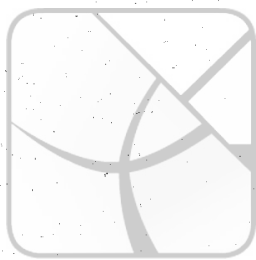
新魯，在海邊等了很久。才見巫師婆回來，他忙著問三問四，巫師婆一面叫他開船渡他過海，一面又向他誇耀自己的神功。等到新魯回到家裡已是黎明時分了，但依旺不但沒有像往日那樣的責問他，反而忙不迭的將自己要他娶玉香爲妻的事告訴他。當然，新魯是求之不得的。

這一晚，巫師婆彷彿是睡在一疊厚厚的鈔票上。

依旺却好像看見滿屋子都是一顆顆亮晶晶的財星在包圍着他飛舞。

新魯也宛如已擁抱着玉香的胴體那麼的甜醉了。

然而，只有玉香，她整夜都在父親的床榻前，讓眼淚像河堤崩潰了的洪水，一直氾濫到天明。



(十二)

第二天一早，東方的天際剛剛亮出晦暉的曙光，遠處的山峯和眼前的椰林裡，還浮幌着一層乳色的霧翳。但巫師婆已在敲依旺的家門了。原來她是給依旺帶來了玉香已允許下嫁給他做媳婦的喜訊。

依旺慌忙爬起來迎接她，他帶着惺忪的睡眼看去，好像滿屋子都是鈔票似的，連巫師婆的臉上也都彷彿貼滿了許多，於是他萬般高興的說：

「越快越好，越快越好，你趕快給我算個好日子吧！」

巫師婆恨不得他這麼說，因為她心裡比他更急呢！她知道，要是西平在玉香未出嫁以前死了，那一切的希望都完了，因此她馬上告訴他：

「算好了，我在昨晚就給你算好了！」

「算好了，是什麼時候？」依旺又興奮又緊張。

「今天下午！」巫師婆從容的說。

「今天下午？」依旺雖說越快越好，但卻沒想到會快到這個地步，因此他心裡猶豫了一下，忙問：

「這個太快了吧？……怎麼來得及籌備呢？」

「可是，除了今天，再也沒有什麼好日子了，再說：要是改期，恐怕財星也不會跟着來了。」巫師婆冷冷的說。

「好！今天，今天，就在今天。」依旺聽見改期可能失去財星便忙着答應了下來，但過了半响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只有短短的半天時間，要怎樣去籌備呢？」

「哎呀，有我在這你還怕什麼呢？你就交給我去辦好了！」巫師婆自荐的又說：

「嘿……再說，這次的婚禮可不是和平常的一樣，所以一切的儀式還要我給你們安排呢！」

「好吧！結婚儀式的事，就由你去幫忙我負責吧！至於請客的事——還是我自己處理的好！」依旺終於在短短的幾分鐘內決定了一件大事。

太陽升起還不到一枝竹竿高，但新魯與玉香結婚的喜訊已傳遍了整個甘榜KD。

這是一個奇聞，牠好像是一隻白母鷄生出了一粒黑色鷄蛋一樣的令人感到驚奇與莫解。同時，也彷彿是一顆緋紅香艷的炸彈在這甘榜裡突然爆發了一樣令人感到興奮與新鮮。於是，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哄動了起來，有人問：

「玉香是個華人，為什麼她願意嫁給馬來人？」

也有人問：

「為什麼依旺會同意兒子與華人結婚呢？」

更有人問：

「為什麼他們要匆匆忙忙的臨時才決定呢？」

這些問題，很快的便得到了巫師婆與依旺父子等人的正面解釋了，於是，不需多少工夫

，誰都知道了玉香之所以嫁給馬來人，和依旺之所以同意娶華族少女，原來都是爲了要挽救犯了命煞的西平的性命。

霎眼間：玉香便成了衆人心目中認爲是天下最孝順的女兒了。依旺父子也被譽爲天下最富有同情心的好人。而巫師婆也被公認爲世界上最高明的巫術人才了。但在這美好的榮譽的後面，却沒有人會知道：

依旺爲的是顆璀璨的大財星。

新魯爲的是玉香那窈窕的胴體。

巫師婆爲的却是兩筆相當可觀的賞金。

而只有玉香，才是真正爲了拯救西平的性命才自我犧牲的。

這一天，很自然的變成了公共假期，一來，大家都不想錯過欣賞這破天荒第一次的異族通婚的機會。二來，依旺雖不算是什麼貴族，而且平時的爲人也未免苛削和吝嗇了點，但他到底是這甘榜裡數一數二有錢有勢的人，因此，許多人都礙於情面，不得不趁此機會到來給他奉承賀喜。於是，平時跟他交情較深切的人，都自動的做了他婚禮中的助手，至於其他交情疏淡的朋友們也都成了他婚禮中的佳賓。

在婚禮的籌備中，顯得最忙碌的人，可以說是巫師婆了；她忙了男家又忙了女家。她也許是爲了要顯示自己的權威，所以還特地將婚禮改成中不中，巫不巫的中巫混合的新儀式。但誰也不敢異議。

中午時分，依旺的家裡已擺滿了酒席，來賓們彷彿是赴墟的人羣，亂哄哄的包圍着他的家。

這時，巫師婆率領了新魯，兩個陪郎，四個轎夫，以及一小隊馬來樂隊，浩浩蕩蕩的向女家出發了。

女家：同樣是集了許多人，他們都是給玉香送嫁來的，但在他們與她們之間都充滿着悽哀的氣氛。

玉香哭了一整夜，眼睛也哭腫了，淚水也流乾了。今天，她已經麻木的與一具缺乏靈魂的傀儡沒有什麼兩樣了。她忘了悲也忘了哭，只是木然的坐在椅上，任人給她上裝，給她安排。

迎親隊伍到了女家，巫師婆一面下令樂隊在外面演奏，一面領着新魯走進玉香的家直透她底閨房。

這時，玉香已由幾位上了年紀的馬來婦女給她打扮好了，她穿着高貴的馬來禮服，佩戴着珠光閃爍的首飾，像極了一位公主，但遺憾的是：她臉上却絲毫沒有一點屬於新娘應有的表情。

巫師婆對她端詳了好一會，才認為滿意的笑哈哈說：

「好漂亮的新嫁娘，現在可以上轎了！」她說着便示意另一位馬來婦女一左一右的將玉香扶起來，輕輕的踏出房門去。

新魯像一條受驚的狗跟在後面。

玉香回頭瞟了一下她的房子，客廳，然後將視線落在站在她父親房門口的民嫂等人的臉上，她看見他（她）們個個都嵌着兩眶滿滿的淚水，幾道悽切的光芒從他（她）們的眸子裡發射出來，一直逼進她的臉上，心上，這時她才頓然感到一陣針戳的難堪，臉上即刻掠過一片片痛苦的痙攣。她正想不顧一切而衝過去撲在民嫂的懷裡的時候，却給幾個馬來婦女控制了。巫師婆見狀便開口威嚇道：

「你後悔了嗎？如果是的話，那你父親再也沒有什麼希望了！」

玉香含淚的垂下頭，她心裡想：「是的！我不能讓父親也像媽媽一樣的離開這世界，永

遠的離開我。只要他的病能早日復原，那再大的犧牲我都情願的。……」。她收斂了眼淚。漠然的與她們步下樓梯。

兩個撐着兩支特製的布傘底馬來人，挨近玉香等人的身邊，各別的將傘遮在一對新人的頭上。

在不遠的樹蔭下已擺了兩張轎子；轎子是由普通的籐交椅一前一後的縛在兩枝很長很長的竹竿上而成的。

巫師婆指揮着這對新人分「女前男後」的坐上轎子，布傘仍然遮在他們的頭上，這時樂隊又改變了一種緊密輕快的曲譜，四個轎夫各站了自己的崗位，一聲暗號便徐徐的將轎子扛起來，他們跟着音樂的節奏向前邁進，後面的樂隊與看熱鬧的人們也開始緩緩的跟着轎子前進了。

當他們走得差不多一百碼的時候，玉香的家裡突然哄亂起來了，民嫂慌慌張張的奔出露台，提高喉嚨高聲對着遠去的玉香喊道：

「玉香，玉香，你快來呀！你不能去呀！」

玉香聽見這叫聲，心靈即刻融解了，她一時已顧不了自己的立場與身份；像瘋狗般的狂

跳下來，電疾般的奔向家去。等到後面的人要追捕時，她已衝進了父親的房裡了，她忘形的撲在父親身上哭嚷道：

「爸爸！爸爸！……」

西平有氣無力的睜開了一絲眼隙，口唇微微的搐動了幾下，才在喉嚨裡迸出一個很模糊和很低沉的聲音：「你……嫁……」。

「是的！爸爸！我……」。玉香立刻雙腳跪下去，她一時只能以痛哭來代替她尚未說完的下文。

她父親又熬盡了全身的力量，再次的睜開一絲比剛才更小的眼縫望着她；口唇又微微的動了一下，好像是有千言萬語要傾訴似的，可是這回他已經到了有口難言的地步了。接着，在他的眼角裡滾出了兩顆大大的淚珠就將眼皮闔上了，他身體稍爲震蕩了一下，頭向旁邊一斜，再也喚不醒了。玉香「哇」的一聲撲在父親的屍體上，緊緊的擁抱着，搖撼着，死去活來的慟哭着，好像要從死亡線上將父親搶回來一樣，可是，她父親却永遠永遠不會回來了。

在這種情形下的李民，民嫂，和其他許許多多的男女鄰居們，也都感到切肉拆骨的痛苦，他們和她們的眼淚，像極斷了線的珍珠簌簌的滾下來。

外邊的迎親隊，已凌亂的像一支失去了總司令的殘兵餘卒，巫師婆知道西平已斷氣了以後，她在心裡暗暗的叫了一聲「倒霉」。當她再三的想起那兩筆尚未過手的賞金時，幾乎急得要大哭一場了。她呆了半晌，便急忙的拉着楞在轎邊的新魯說：

「新魯！玉香總算是你的老婆了，他父親的死與這件事沒有關係的，你可不能賴我的眼呀？……………」。

「是！是！」新魯的耳朵只充滿着玉香的哀叫聲，他簡直不曉得巫師婆在對他說些什麼，他剛才的點頭道是，只不過是本能地敷衍她罷了，然而巫師婆却不知道他是在敷衍他，果然滿懷高興的說：

「這我就放心了」。

玉香的哀號聲，衆人的低泣聲，構成了一首世界上最悽慘的交響曲。

反過來，這個時候，在依旺的家裡正在舉杯暢飲，和熱烈的盼望着新娘的駕臨，然而，他們與她們那裡會想到這樁喜事已突然變成了喪事了呢？同樣的，他（她）們也不會想到，現在所喝的喜酒已變成苦酒了。自然，他（她）們更不會想到，這次的突變已給「巫術」帶來了一個最大的侮辱和諷刺。

(十三)

玉香在李民夫婦與新魯等人的協助下，總算草草的把父親安葬了。

她拖着一具傷痕纍纍的軀體，和一顆破碎了的心靈，從家裡哭到墳場，又從墳場哭回這充滿悽愴哀怨的氣氛的家裡。

這個家，再也不是從前那種洋溢着天倫之樂的家了，現在陪着她的；除了這靜寂的可怕，彷彿是有無數幽靈在破落房子外低泣的，就是那擺在靈桌上的她父親的遺像和兩枝不斷爲她洒淚的白臘燭了。

玉香對着父親的遺像呼喚，也對着母親的遺像哀號，然而，他倆佬好像已進了天堂之國。從此再也看不見和聽不見其女兒的可憐與哭聲了。

民嫂和李民也懷着極度創痛的心情，昏昏沈沈的陪玉香給她父親守了一夜，這整整的一個長夜，他們也不曉得是怎樣渡過去的。

這樁「新娘」突然變成「孝女」底奇聞，又給整個甘榜帶來了談論的資料，他（她）們的惋惜西平這個好人逝世得太快了。有的對玉香的遭遇表示無限的同情，對她未來的生活問題更寄予無限的關心。有的在猜測着這個僅僅做了「半路新娘」的玉香，是否還願意嫁給依旺爲媳婦呢？而依旺是否還同意讓她進門呢？……總之是付度紛紛。莫衷一是。

但有一件事却是大家共同公認爲最費解的；那就是：玉香既然答應嫁給馬來人，而且也坐過了馬來人的花轎了，自然西平的命中已給補上了一個馬來女婿，但爲什麼當他剛剛做了馬來人的岳父的時候還會撒手西歸呢？

幾個負有特別任務的人物，很快的便將這個大家咸認爲費解的問題帶到巫師婆的耳朵裡去了。她當場嚇了一跳，睜大了兩個陰險的大眼睛問：

「難道他們對我的巫術的信仰都起了動搖不成？」

「這該怎麼辦呢？」她自言自語着，整個人跌進了思索的領域中，半晌，突然重重的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跳起來，臉上立刻掠過一個可怕的奸笑，這笑裡有一個苛毒的陰謀，她帶着勝利與奸詐的微笑對來人吩咐了一番，才打發他們快點依計行事。

還不到半天工夫，整個甘榜裡又傳出了另一個新聞；大意是說：巫師婆已照過水碗了，証明西平之所以突然死去，是犯上了「生產煞」，她說：凡是在一個月內曾替人接過生，或進過產房的人，如果那天也到來給玉香送嫁的話，那麼，這種「煞」就會驅走「巫術」的神威。「巫術」一被破壞，西平的「命煞」自然無法可以補救了。……………

這項聲明差點嚇昏了住在村尾的一位老太婆和一位中年的婦女，因為她們一個曾經在數日前替人接過生，一個也會進過別人的產房，而且那天也的確一同到來給玉香送嫁，如此說來，她們不是這件不幸的事的罪魁了嗎？

巫師婆很容易的知道了這兩位「替死鬼」的住處，于是她連夜趕到她們的家裡，分別向她們聲言西平的鬼魂已進了她們的家，如果不及早除邪消災補運的話，那將來不是瘋癲，就是死孫絕代……………

這兩位迷信的婦女當場嚇得連忙雙腳跪了下去向巫師婆求饒，並懇求巫師婆為她們除邪

補運。……………

只花去幾十分鐘，巫師婆便從她們那兒得了一些現款，而且還訂了三個月每逢初一和十五都得到她的神殿裡去給神「分期付款」的條約。

從此，巫師婆的名望與權威又恢復了，第一個恢復了信心而去找她的，便是依旺，他進門第一句話就問：

「你快說：那顆財星是不是還在玉香的身上？」

巫師婆溜了溜兩顆可怕的眼珠，她想：「如果這門親事爲了西平的逝世而一拍兩散的話，那——我那兩筆在夢中已見過了好幾次面的賞金不是成泡影了嗎？不行，無論如何我都要設法使這件事成功」。她想到這兒便蠻有信心的站起來答道。

「你放心，我在昨夜已經給你照過水碗了！」

「照過了怎樣？你快說」。依旺心裡不停地忐忑着，他是多麼害怕他那顆大財星長了翹膀呀！

「嘿……………」巫師婆奸笑了幾聲便認真地說：「那顆財星不但沒有走，反而潛進玉香底靈魂的最深處裡去了」。

「哇？真的？嘿……這……這我就放心了！哈……」那顆熱烘烘的財星在依旺心裡闖了一下。

「不過——」巫師婆把聲音拉得很長，好像這就是財神駕臨的前奏，因為她永遠不會錯過每一個可以發財的機會，現在財神又在她的腦海裡騰沸起來了；她以略含威嚇的口氣對依旺說：

西平已經死了，如果玉香要取消這頭婚事倒是相當麻煩的」。

「你不是已經施了巫術嗎？」依旺焦急地說。

「是的！你說得不錯，可是你却忘了那次的巫術已經給『生產煞』破壞了」。巫師婆提醒着他說。

「呃」！依旺愣住了半晌又說：「無論如何，我絕不會放過她」。

「強迫是沒有用處的，萬一將那顆財星嚇跑了那才糟呢！我想——」。巫師婆故意嚥住了下文。害得依旺緊張的追問道：

「你想怎樣」？

「我想——還是再施用一點「貢頭」，使她服服貼貼的在三幾天後自動到你家去，這樣

不是很好嗎」？巫師婆言歸正傳了。

「這個——好！好！當然好」！依旺高興得連眉毛也站了起來了。

「不過！……嘿……這個……這個……嘿……嘿……」。巫師婆佯笑的走進神台。

「噢！這個我知道，照原定的數目加多五十，怎樣」？依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第二次就不再愕然了。

「嘿……你說多少就多少吧！嘿……總之，我是不會給你失望的！……」
依旺從巫師婆家裡出來還不到十分鐘，他的兒子新魯也匆匆忙忙的去尋找巫師婆了，但他們父子誰也沒有發現誰，誰也不知道誰的心事。

今天，新魯是特地給巫師婆道歉來的。因為昨天他曾經冤枉了她一件大事，于是他一進門便不安的說：

「巫師婆：對不起，昨天我怪錯了你，請你原諒」。

「哼」！巫師婆在鼻孔裡噴出了一陣煙，餘恨未消的瞪了他一眼，剛好遇着他那兩道充滿懺悔和尷尬的眼光，心裡也就壓下了幾分怒氣。于是她冷冷的說：「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是的！我今天完全明白了！」新魯將眼睛望着地板。

「哼哼！」巫師婆又冷笑了幾聲繼續說：「你可知道；懷疑我的靈符是毒藥，是罪過的嗎？」

「……知道！」新魯囁囁的答道。

「你也可以知道」。巫師婆又說：「懷疑靈符毒死了西平也是一種罪過嗎？」

「……知道！」新魯將頭埋得更低。

「好！知道就好……那——你將打算怎樣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懺悔與洗脫你的罪過呢？」巫師婆儼然如一位女神。

「新魯心裡顫抖的很劇烈，他不曉得應該怎樣才能洗去自己的罪名。過了半晌，他才微微的抬起頭偷偷的瞟了巫師婆一眼說：

「請巫師婆開恩原諒！」

「我」？巫師婆故意驚愕了一下，然後接下去說：「我當然不會跟你計較什麼的，不過……你得罪了神，侮辱了神，總不能一聲對不起，一句原諒就算了吧？你說是不是」？她

開始使用正面勒索的手段了。

新魯再度惶恐的抬起頭來，偷偷的瞥了一眼坐在神框上的那個又高又大又可怕的神，頓時心裡劈了一個响雷，一股電流飄過，全身即刻麻痺了，他呆了半晌才抖着喉嚨說：

「請巫師婆指教」。

「指教是可以的，不過，這種責罰你可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你父親在內，知道嗎」？巫師婆的聲音就像坐在框上的神發出來的一樣。

「……………」新魯欲言又止，只以點點頭表示接受。

巫師婆見大功又告成了一宗，不禁又心花怒放了，她急忙的唸出了一篇關於懺悔和洗罪的儀式與費用。

二十分鐘後，她又從新魯手裡接過了一疊鈔票，同時也叫他與神訂下了兩個月每逢星期五到來給神添油的合約。

(十四)

西平死了三天，玉香也渡過了三天失去靈魂的非人生活，而民嫂與另一位老太婆的隣居也足足照應了她三天。

在這三天裡，來過了許多慰問的人；其中依旺和新魯也來過兩次，他們父子是以家翁和女婿的身份到來給她慰問，並告訴她：在西平滿七以後便會再派專人來迎接她回男家去。

玉香沒有開口，也沒有什麼表示，惟一給他們的答覆，便是一把鼻涕和一把眼淚。

巫師婆前後也來過兩三次；每次她都先給玉香表演了一齣老鼠哭貓的笑劇，然後才表明

自己的目的：要她提早到男家去。玉香同樣是以眼淚和哭聲來答覆她，弄的她好狼狽的豎起尾巴才回去。她一路走一路想：「如果玉香從此不肯再到男家去，那我的荷包不是給老鼠咬破了幾個大洞了嗎？」過後她又安慰自己道：「不會的，難道我頂頂大名的巫師婆會戰不過一個弱小的女孩子不成？」她笑了，笑裡有一個可怕的陰影。

喜歡管閒事的人們，又多了一件談論的資料了；他（她）們由談到猜，再由猜到賭；賭什麼？原來他（她）們是賭：「玉香會不會再到依旺家裡去？」這個問題。

有人說會；理由是玉香已坐過了新魯的花轎，總該算是新魯的人了，而且依旺父子還同意娶她為媳婦。

也有人說不會；因為她嫁給新魯並非是出于自願，而是爲了要援救她父親的一條老命，如今她父親既然死了，她又何必嫁給自己不喜愛的人呢？

事實終於炸開了，牠毀掉了一切不正確的猜測與謠言；這是西平死後的第七天，一早，玉香祭拜了父親，便收拾了細軟，也收拾了一顆血淋淋的碎心；依戀地望了這幢曾經充滿她底歡笑與哀號的破落屋，也依戀的望望這一個個她所熟悉和感到親切的鄰里，然後才木然的隨着新魯特地派來迎接她的馬來婦；在沒有禮節；沒有儀式的情形下，靜悄悄的離開了自己

的家。

從此；玉香便成了新魯的太太，自然也成了依旺的媳婦了。

從此：魚場上再也見不到天真活潑的玉香與慈祥和靄的西平了。

從此；玉香底舊居也變成了人去樓空的荒屋了。

從此；甘榜KD的人們又哄動起來了，預測對的人，自然多方誇耀，自命不凡，預測錯了的人，却並不因此甘敗下風，他（她）們仍紛紛研究這其中的奧妙

巫師婆又高興的雀躍起來了，她偷偷的告訴人們；玉香之所以願意再到新魯的家，全是賴於她那高明的巫術底神威的。同樣的，巫師婆也拿這些話去向依旺顯功。

生平並不很慷慨的依旺，這回都給巫師婆敲了三次又一次的錢櫃了；但他一點也不覺得心痛，因為他已得到了一顆將會使他在不久後便成為全世界第一位大富翁的財星了。每當他想到未來的一切美景時，往往會不自覺地發笑。可是誰也不曉得他是在笑什麼。

新魯也常常在笑，但他的笑並不神秘，因為誰都知道他是爲了獲得甘榜之花而高興的。然而他也有一個不會爲外人所知道的秘密，那就是他已差不多將平生一筆相當可觀的儲蓄全部孝敬給巫師婆去了。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財星這回事？這個甘榜裡是否真的降臨了一顆財星？而這顆財星是否真的附在某一個人的身上，這些問題誰也找不到一個具體的答案；這也許是還不到解答的時候吧！

不過，事實擺在眼前的；世界上的確是會有一些財星，無形無影的財星，幻夢中的財星，而這些「星」牠真的光臨過這個甘榜KD，也真的潛伏在某一個人的身上，牠也真的漸漸為某一個人帶來了金錢與權威，名譽與地位。然而這個人是誰呢？依旺？不是！新魯？更不是！而是她——這位頂頂有名的巫師婆。

巫師婆的巫術是不是真的高明到了登峯造極的水準呢？那只有天曉得。而玉香的再度嫁給馬來人，是不是真的受了她的巫術而影響呢？這個問題，恐怕連她家裡那個萬能的神也不知道，但却有一個人知道的很詳細，這個人就是玉香。

玉香自從她父親死後，便開始對巫術失去了信心，也對「生死煞」起了懷疑，雖然她沒有將這點懷疑擴展到父親的死，愛人的失蹤，和其他的事底領域中去，但她也已經恨透了一切，這恨，這無形的恨，曾經慫恿她動過兩三次自殺的念頭，但每一次都給一股潛伏在體內的無名的力量將她制止了。

是她父親死後的第三晚，陪着她的民嫂與另一位老隣居都熟睡了。這時，玉香便像一個夢遊人似的走出椰林，來到那經常與李生會晤的海畔。她哭了，哭的連海洋也氾起了同情之心，哭的連椰林也起了低泣的共鳴。突然，她彷彿看見李生血淋淋的飄浮在海面上，雲雲眼，旁邊又出現她父親底影子，剎那間，整個海面都是一羣羣在掙扎的人影了，牠們一直向她站的地方滾過來，看看差不多快到她面前的時候，玉香猛然掩住臉孔驚叫起來了。

半晌，她才抬起頭來，一切都恢復了先前的狀態，可是她底心依然在悸慄着，漸漸地，她掉進了沈思中：她想：「父親死了，李生也生死不明，留着她還有什麼意思呢？現在，她已是一個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薄命人了。她底心既經粉碎，她底靈魂上也已經麻木。擺在她眼前的；都是灰黑恐怖的一片，沒有一點光，更沒有一點熱。她所聽見的；都是無數幽靈在低泣的聲音，沒有一點歡笑，甚至她所臭到的；都是血腥腥的味兒。她想：她到底還有什麼指望？她活着到底還有什麼樂趣？……在她那尚未滿二十歲的身體上，叫她怎能擠出與這一切的一切來搏鬥的勇氣呢？不能，她自己承認不能。於是，她又絕望的痛哭了。突然她覺得後面好像有人在推她一把說：「去吧！去追尋你的世界吧！」她沒有回頭，也沒有恐懼，她只是默默的應着那個聲音說：「是的，我應該去找他，還有我父親」。她一面說，一面

邁開麻木的腳步，沒有絲毫的顧忌與猶豫，也沒有絲毫的留戀與恐懼，好像一具殭屍般的走下沙灘，走向大海。就在這時，她肚裡好像有一個東西在吼叫了一聲，接着便是一陣激烈的掙扎，這種無形的掙扎即刻帶給她陣陣絞腸戳肚般的痛楚。她本能地停下了腳步。這時，在她後面突然又發出了一串聲音，這聲音分明是她父親的：「玉香，性命是寶貴的，尤其是你肚子裡的小生命。……你要知道！孩子是沒有罪過的！」！她猛的反過頭來，想問問她父親爲什麼會知道這樁埋藏在她心底已經兩週多時間的隱秘？可是，這她父親的影子也不能發現。她痴痴的楞住了一會，才恢復理智的對自己說：「是的！孩子是沒有罪的」！她又想：這是她與李生兩人的愛情底結晶品，如今李生已生死不明，難道她連這點惟一可以報答李生的紀念品也故意給與摧殘嗎？不行，絕對不行，這小生命就是她的希望。但當她再回想一下：這個「希望」何嘗又不是自己的「累贅」呢？她再往下想：爲了孩子固然應該活下去，可是要用什麼方式才能活下去呢？生活固然是一個難關，還有，在這個封建的小甘榜裡，是否可以容納的下一個未出嫁的媽媽？是否可以使一個沒有父親的私生子獲得平等人權和毫無障礙的生長呢？…………。她簡直不敢再往下想了，因爲她知道在這些問題的後面是潛伏着無數的眼光和睥睨的斜臉。

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思索後，她又想道：「我應該給這孩子安排一個適當的，合理的歸宿

？自然是要使孩子有一個合理的地位，換句話說：就是使這個小性命安排成爲一個有父親底孩子。她想着：腦海裡又一次的浮起了新魯的影子，雖然，她對他只有厭惡，絲毫沒有一點感情。但現在已不是講究情感的時候了。她將腦子翻轉了好幾次，遽然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在她底身體內漸漸的滋長着，蔓延着，最後她終於堅強的抖擻起精神來，毅然決然的對自己說：「死不得，我要活下去。……」

這晚，她帶着一個明朗的希望重回到了那灰暗的家裡，也懷着這個希望渡過了四天的冰窖生活，一直到她父親滿七的那天早上，她才將自己的屋子無條件的送給李民夫婦，她之所以這樣做，一來是表示她對李民夫婦歷年來的關懷和協助的一點報答與敬意，二來表示她已下了決心自願嫁給新魯了。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至少在李民夫婦與一部份隣居都有這樣的感覺，他（她）們簡直做夢也沒想到玉香如此的摧殘自己，他（她）們還以爲這是玉香一時的懵懂，所以會想盡辦法去勸慰她，鼓勵她，不論在生活上，精神上，都答應給她無條件的協助與照應，永遠的照應。但這一片片赤誠的心，謹謹換來玉香幾滴感激的眼淚，絲毫動搖不了玉香作此舉的決心。

李民他們當然不知道玉香有一段難向人啓齒的心事。更不曉得她的心裡已有一個希望在鼓舞着她勇敢地活下去，所以他們對玉香底犧牲都感到刺骨的痛心，對於自己的無能挽救，更感到無限的遺憾與愧疚。



(十五)

時光彷彿是那滾滾向東逝去的KD河水，牠流去了李生與西平那印在人們腦海中的記憶。也流去了人們對玉香底謠言與猜疑，但牠却不能帶走這半年來玉香對生存的勇氣。說真的，玉香活得更堅強了。當她底希望越近她眼前的時候。雖然她偶而也會在心底掠過一些可怕的陰影，但只是那麻一霎眼的時間而已；就給她底希望的那股熱力征服了。這股熱力，給她帶來了信心，也給她帶來了勇氣，更給她帶來了生存的意義。

這半年來的新環境，並沒有使這位從小生長在馬來甘榜裡的華族姑娘產生多大的陌生，

但這並不是等於說玉香响往這個環境，留戀這種生活，雖然，家翁對她客氣，丈夫對她多情，但這一切的一切，並不能抹去鐫在她心靈上的往事——關於去世了的父親和失蹤了的愛人等的往事——每當她喚起他們其中任何一人底影子時，她內心底苦澀，往肚裡流的眼淚，仍然不是這個環境或是誰可以給與援救或制止的。

在這個時間裡，依旺也焦急的等待着一個希望，這個希望的出發點與玉香底一模一樣，但目標却差得一萬八千里了，他永遠不會忘記巫師婆一次又一次告訴他的話：說財星便是玉香肚子裡的那個孩子，當孩子一出世的時候，也就是財星發威的時候了，因此，每當他看着玉香那高高凸出的，但却不像是六個月大的肚子底時候，他的心裡便會立刻感到一陣的溫暖。也因此，在這一段玉香懷孕的期間，他也忘了平時的吝嗇而多方面的去給她照顧，譬如勤服補品等等。然而，玉香怎會知道家翁補的並非是她，而是借她底身體去補他幻想中的那顆大財星呢？不知道，玉香的確是不知道。因此，她對家翁底關懷往往感激得熱淚交流。

談到新魯，他在這段時期裡，已被人們視為最快樂與最幸福的王子了，的確，他有錢，有勢，又加以獲得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太，單憑這些條件，有誰敢說他不可以在這甘榜裡顯示他的驕傲，和公然的接受衆人對他的羨慕與恭維呢？

不錯，誰都知道新魯變成了王子，但王子又慢慢的變回了新魯，這都是誰也不會想像過的吧？是的：既是新魯本人，也從來沒有過這個預感，但事實畢竟是事實，外人可以不信，然而他自己却不得不相信了。

揭開了漂亮的外表；這段鑲金的時光並沒有在新魯的心里生根蒂結，牠好像是夢一般的降臨，也彷彿是夢一般的褪了色，僅僅在他的面前徘徊一個極短的時光罷了。

雖然；這朵使人羨煞的甘榜之花已投進了他的懷抱，但他至今仍不會發現過這朵美麗的花底感情與靈魂，有時他雖以心換心的去追尋，去啓發，但也極難窺見她底情感的踪影，而既使僥倖而有所發現；也不過是像微微的漣漪，像曇花一現，而且，又是在那麼遼遠又遼遠的天邊。

因此，他在快樂的後面漸漸地籠罩上了一層灰色的奧惱。更由於煩燥的媒介，而使他極容易喚起那曾被時光沖淡了的一幕幕活生生的往事，也因此，在他那還不很定性的心坎上，也時時會流過一股淡淡的愧疚與縷縷的哀愁，而這如波浪似的愁絲，却好像是爲西平的逝世與李生的失踪而憐憫的，也彷彿是爲了自己的不夠成功而哀傷的。

從此，新魯的驕傲與歡樂，便漸漸給煩燥和疣怨從心里逼出表面來了，雖然，他還堅強地笑着，驕傲地笑着，但笑裡却滲透了許多苦澀，這苦澀已慢慢的蔓延了他的整個生活。

甘榜KD裡又轟炸了一件大新聞——剛結婚才八個月的玉香，竟產下了一個足月的男嬰，更奇怪的是；那嬰兒竟一點也不像他爸爸新魯，據敏感過人的馬來接生婦透露出來的內幕消息說：那嬰兒長得又白又胖，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分明是個華人的模樣兒。

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玉香心裡自然明白，但其他的人們都感到異常的驚奇與疑惑，有的說：必是玉香偷過漢子。有的說：這是中巫通婚女性勝過男性的象徵。也有人這麼說：這是奇蹟，這可能是魔鬼。……總之，又有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依旺矛盾極了；他有時萬分高興，有時却極度煩惱。高興的是；他那顆日盼夜等的大財星，終於降臨在他的面前了。煩惱的是；他不曉得這顆財星爲什麼來得這麼早，這麼令人出奇？他想：他是否已變了質？是否真的就是魔鬼？……

迷信的人，在自己不能替自己解答難題的時時候；他便會自然而然的去求助於自己所信仰的神佛的；依旺也沒有例外，當他正在徬徨時，只好又去請求巫師婆了。

巫師婆這回的確是不愧稱爲未卜先知的半仙了，因爲她不但早已預測到了依旺的到訪，而且也早已準備了一篇應付他的話。

她告訴依旺：這個孩子就是財星底替身，並沒有變質。至於他的提前出世，和特殊的膚色與造型，這就是「神星」和「凡人」之間的一種最明顯最有証據的差別。她說：如果沒有這些特點，還稱得上是與凡人不同的財星嗎？再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她底未卜先知的巫術也將會受到懷疑了。最後，她叮囑依旺：要好好的照應這顆財星，和財星的褓母玉香，若是照應不遇到，將會影响財星未來的威力的。

這幾句話，在巫師婆看來，只不過是想安慰和討好一下依旺的，誰知她底威力竟超過了她的本意，這區區的幾句謬論，不但樂得依旺終日飄飄然，而且也給玉香和這位令人懷疑他

底來歷的小性命帶上了一張護身符了。雖然我們不敢強調牠底威力可以一百巴仙驅散籠罩在玉香遇圍的卑蔑與詆譏的氣氛，但在家裡，玉香母子却實實在在的受到保障和享受到美好的生活與溫暖的。

新魯走了，自從那小性命到來的第二天，他就靜悄悄的走了，據說是到哥達峇魯的一位朋友家裡去，他走的原因並沒有告訴任何人，但許多人都知道，甚至依旺和玉香都知道；他的走純粹是爲了這個白白胖胖，完全是個華人模樣兒的小性命的降臨而給氣走的。

說真的，要一個堂堂七呎之軀的男子漢，在這個封建毒液極濃的小甘榜裡，毫無生氣地給人們作取笑與侮辱的對象，相信誰也不能夠辦到的，更何況新魯一向都是以有錢有勢，王子般的驕傲自居的。

「他走了也好」！依旺這麼想，玉香心裡也是這麼想，然而他們底目的却不同；依旺的意思是：新魯走了，倒可以避免驚動這顆財星與祿母底寧靜，因爲他知道新魯是受不起這個自尊心的打擊的，要是萬一發起雷霆來，那他的希望不是會成泡影了嗎？

玉香却認爲：對一個自己所不愛的人，讓他走了倒可以像拔出了一枝戳在心坎上的刺那樣鬆了一口氣，尤其是有了這個小性命作導火線的現在，他肯自動的退出了戰場，這的

確確是一件值得謝天謝地的美事。

玉香具有這種思想，並不是恐懼新魯對她底責問或多方面的爲難，說句良心話，玉香自從下了「我要活下去」的決心以後，她真可說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在她尚未過新魯之門以前，她早已想像到了有這麼的一天了，她也知道從這一天以後的漫長日子，將是充滿着何等崎嶇與荊棘的旅程，然而她絲毫沒有懼怕，沒有畏縮。

現在，她底希望已開了花，也結了果，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值得她安慰呢？她，好像在廣闊的沙漠中發現了泉水與綠洲，也彷彿是在冥冥的黑夜裡發現了光與熱，於是，她又再一次對自己和對孩子說：「我們要堅強的活下去」！

玉香自己給孩子取了「再生」的華人名，意思是：一則可以藉此紀念音訊杳然的李生，二則却希望通過這個名字而使李生在任何危險的環境下，都有「再」度「生」存的希望，這雖然有點近於謬論，但由此却可以窺見玉香和李生底愛情是何等的崇高了。

.....

新魯回來了，時間是在再生滿月後的第三天。他一進門便像獅子般的吼叫道：

「你說；這是那來的雜種」？

「我不許你侮辱他，總之，他比你還高尚」。玉香也不甘示弱的咆哮起來。

「告訴你！我絕對不承認他是我的兒子」。

「我也告訴你！他絕對不稀罕像你這樣的父親來給他承認」。

「那你馬上給我把他丟了」！

「不！絕對不，他是我的兒子」。

「你坦白說，是不是李生留下來的孽種」？

「你管不着，就算是李生留下來的骨肉，那你又怎樣」？

「怎樣？你還問我怎樣？告訴你，我不允許他留在這兒」。

「你憑什麼」？

「不憑什麼，只憑我恨他」。

「你恨他？恨一個不懂事的嬰兒？恨一個沒有罪惡的孩子？我問你，你到底是人還是冷

血的動物」？

「你住口！……總之，一百句作一句說，我不允許他留在這兒」。

「我有我的自由，我偏偏要把他留在這兒」。

「我絕對不答應」！

「我却偏偏要這樣做」。

「我絕對不答應」！新魯的聲音好像雷响。

「我却偏偏要這樣做」。這種像機關槍的聲音是玉香以前所不曾有過的。

「好」！新魯漲紅着臉說：「那以後可別怪我對他不留情」。

「什麼留情不留情呀」？突然有一個聲音在露台上撞了進來，馬上制住了他們夫婦的火

焰，原來這人就是依旺，他是在魚場裡獲得消息才趕回來的。

新魯看見是父親，便即刻低下頭去驚惶的叫了一聲：

「爸爸！是你」！

「嗯！是我！剛才你說些什麼」？依旺觀顏察色，已窺了整個事體的大半了，于是，他扳起難看的面孔問新魯。

「沒有，沒有什麼」，新魯微微的抬起頭來瞟了依旺一眼，訥訥的說。

依旺將視線落在那顆被玉香緊緊抱着的財星上面，看看他還很安穩的甜睡着，才慶幸事情沒有弄壞，于是她便回頭對新魯警告說：

「哼！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動他一根汗毛，瞧你老子！」他指着自己底鼻端給新魯看。這個時候的新魯，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無處訴了，他實在想不通：「父親爲什麼要這樣庇護一個被衆人輕蔑的媳婦，和一個來歷不明的雜種孫兒呢？」

依旺一直望着新魯臉上那痛苦的痙攣，漸漸地，他彷彿也看見新魯心裡的那股委曲與怒火，於是，他禁不住微微動了同情之心，他想：「我還是將關於財星底秘密坦坦白白的告訴他吧！如果他知道了，必會驅走一切的懷疑而好好的再與玉香重溫舊夢的……！是的！我應該坦白的告訴他！」依旺想雖然是這樣想，但當他底話吐到口邊的時候，却又即刻嚥了回去，好幾次都是這樣，因爲每當他要開口的時候，耳邊便响起了巫師婆的聲音：「……如果你不能遵守諾言而向任何人洩露了這個秘密的話，那就是你破產的時候了。……」他猶豫了半晌才這樣的警告自己說：「爲了財，還是不開口的好！」

在這種處境下的玉香，更感到莫名其妙，她總不明白；依旺不但對自己與孩子沒有絲毫的惡感，反而加倍的關心她倆，處處爲她母子庇護，甚至將她底地位提得比他自己的兒子還高，這種反常的態度，實在使玉香百思莫解，也感到愧疚，更感到恐懼。

新魯又走了，帶着一顆破碎的心，和一具憔悴了的靈魂，靜悄悄的走了。據說：還是到哥達峇魯去。



(十七)

甘榜裡對玉香的謠言與中傷，很快的就風平浪靜了，這其中的原因，並不是如巫師婆所說的：所有的人都在她的巫術神威下屈服了，而是這些喜歡誹謗他人底閒兄閒弟們都戴上了一副有色彩的眼鏡。

要知道；依旺在這個甘榜裡，雖然並不是什麼貴族，但以金錢和勢力等論，却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玉香是他的媳婦，要誣贗玉香，自然要先看看依旺的臉色，俗語說：「打狗都要看主人的面了」，何況是人呢？因此，當他們看見依旺出奇的庇護着玉香母子倆，便自然而

然的冷了下來；雖然，依旺並不會直接或間接的去威嚇過任何一個人，但許多人都怕惹上麻煩，或產生了怕給開除革職的預感。說實話，在這個甘榜裡的確有好幾十家人是直接或間接的靠依旺吃飯的。再說，一般人的詆譭本是無心，現在既看不到新魯，也不易見到玉香，也就慢慢的淡忘和提不起興趣了。

玉香夢裡也不會想過，也不敢希望過，她會有這麼一段優美恬靜的生活。反過來，新魯也不會預料過他會有這麼一段的羞辱，悲哀，憤恨，妒忌的日子。

新魯在哥達峇魯那兒又渡過了將近兩個月的醉生夢死的生活，一直到了「袋子叫餓」的時候才猛省過來；他開始想起了家，家裡的父親，太太，和一個自己所不能承認的名義兒子。

他帶着類似懷念又類似憎恨的心情，又渡過了一個短時期，但缺乏經濟的生活是澀苦的，是悽愴的，要一個在家如王子一般的少爺來嚙這種有失威嚴的生活，他是萬萬辦不到的，因此，外邊的奚落，輕蔑，成了新魯思鄉的燃料了，他漸漸的感覺到，世界上最溫暖的地方還是自己的故鄉。

他對他父親，一向都很尊敬，雖然平時他爸爸對他並不很關注，但如今一旦離開他，不

知怎的竟產生了無限的惦念，尤其是在這兩袋空空的時候。

說到太太玉香吧！這是一位曾經使他瘋狂過的美人，她那甘榜之花的榮銜也曾給他帶來無上的光彩，捫心自問；他不敢說自己不是深深的愛上她，他更不敢說；自己能夠下決心一輩子離開她。雖然她已給他失了一個「望」也給他帶來了終身的恥辱，也雖然銘心刻骨的恨過她，但這一切的一切，並不能完全趕走他心中對玉香底愛慕，爲了這，他感到極度的矛盾，他在愛與恨的十字街頭徬徨。

這個時候，有許多馬來朋友都善意的安慰他，鼓勵他，慫恿他回到家鄉去破鏡重圓，但也有些朋友存心惡意中傷他的自尊心和挑撥他丟了所恨的一切。因此，新魯彷彿是一艘迷失了方向而又遇上了海霧的船，他更徬徨了，他不知何去何從；要去重投故鄉底懷抱嗎？但那裡有着他底恨。要他徹底的丟開家鄉裡的一切嗎？但那裡又有着他的愛。

環境終於給他解答了：愛和恨是另外的一個問題，現在這種缺乏經濟的流浪生活已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了，牠很坦白的告訴他：「你唯一可走的路，便是回家」。

「是的！我應該回去了！」新魯向環境低下頭說。於是，在迷迷茫茫的情形下，他終於結束了四個月的流浪生涯了。

他再次的踏進這熟稔的鄉土，重新嗅到這家鄉溫馨的氣息。

鄉友們不知是「吃了葱」，還是真的忘了以往的事蹟；當他（她）們再看見新魯底時候，不但舊事一句不提，而且還充份的流露出久別重逢的關懷與喜悅。這的確是給新魯感到太意外了，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現實的環境，因此，在他那種經過敏感的眼光裡，彷彿在人們給他的歡笑中仍然可以看見一些可疑的陰影。

依旺對他和平安的回來，並不表示好感，但也沒有表示厭惡，他底希望只是：新魯回來後，千萬不要再爲了那小靈魂而興波作浪，免得驚動了在不斷生長中的大財星。

玉香就的的確確的憎恨她回來，但她却沒有理由對他下逐客令。因此她總是日夜在提心吊胆着。爲了孩子的安全，她只好步步爲營，處處謹慎，在冷靜中觀察新魯對她母子倆底反應。

最初的幾天，新魯只要一見到那白白胖胖的孩子，或是一聽到他那洪亮的叫聲，他底心，甚至他底靈魂，都即刻好像是給千針萬箭刺進去了一樣的痛苦，一樣的難堪。

在他最痛楚的時候，他曾經在心底偷偷地掠過一個要毀掉這小生命的念頭，但只一霎眼，這念頭便給他父親底兇狠的面孔征服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溜走了，這又白又胖的小臉龐，和這一聲聲洪亮的聲音，都變成一枝枝的麻醉藥針，不停的朝新魯底心房注射了進去。終於他麻木了，不過，能夠在苦海中麻木了也好，因為在麻木中倒可以避免了許多正面的意氣衝突，而且彼此都浸在麻木的領域中，有時也可以產生一種麻醉時的融諧。



(十八)

一群鑄着太陽旗的飛機，由上空掠過了整來馬來亞。

一連串又一連串的炸彈，在馬來亞的土地上開了花。

生活在這半島上的人們，有的直接被炸得粉身碎骨，家破人亡，有的間接被炸的連靈魂都失了踪，贖下了一個軀壳。

甘榜KD，雖然不是一個敵軍轟炸的目標，但却是敵軍俘虜之一的所在地。因此，這兒的居民雖然可以避免直接的逃亡，然而却不能逃過戰神帶來的遭殃。

第一個遭殃的人，就是依旺，他底魚場被迫停止營業了，停業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敵軍強佔去了他的一部份船隻，其二是般漁夫都不敢再出海去了，其三是甘榜KD外邊的交通幾乎是完全斷絕了。這對依旺的打擊，固然巨大，但在他的內心裡却另有一樁比這個更遺憾的事情，那就是他日等夜等，等了將近兩年的大財星，不但沒有給他帶來一點喜訊，反而給他破了半邊產。然而，他對這顆財星始終不敢有什麼懷疑，因為他極深信巫師婆的話：「慢慢發威，將會有更大的效果」！因此，他焦急的等着，蠻有信心的等着，等到什麼時候呢？他不知道，他只曉得這是他生平最大的希望，他要為這個希望活下去，既使是在敵軍的蹂躪下，他都要為這個希望而勇敢的奮鬥和掙扎下去。

時光宛如一艘沒有制止器的人造衛星一樣，轉瞬間，再生已經六歲了，這時，剛好是日本侵略馬來亞的最後一年。

六年的時間，雖然不能說是太長，但在一個來歷不明，使人疑竇和使人蔑視，甚至從不會體會過父愛底溫暖的小孩子來說，却不能不說是一段艱苦崎嶇的漫長的日子了，更何況小的年紀，便給戰火燻灼了他那純潔的心靈呢？

在這六年來，他的命運有兩度的轉變，很壞的轉變：那就是在他兩歲的那一年，他母親生下了第一位小弟弟，在他四歲的時候，又多了一位小妹妹。

弟妹的降臨，本來是可喜的，然而對再生來說，却是一件近於剋命的兇煞，因為從那兩個時候起；他更加成了新魯的眼中釘和出氣筒了，雖然，祖父與母親仍一樣的愛護他，關懷他，但這關懷，這愛護，仍然彌補不了他心中對父親或對外人所給他的恐懼與憎恨。

是的，這些恐懼，誣蔑，睥睨，憎恨，已深深的沁進了再生的肺腑了，看起來，像他這個年紀，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容納這一切的不幸的，然而他却接受了，直接接受了六年。

六年的再生；不曉得是天資聰慧，抑或是環境逼得他不得不具有超人的智力；雖然年紀輕輕但他已懂得怎樣去衡量一切事物的好壞，和產生了許多對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的種種懷疑了；這些懷疑，有的他已在生活的體驗中去求得了答案，有的却還是深深的醞釀在心坎裡。

在他底心目中，媽媽是好人，爺爺也是好人，因為他（她）們都能使他感到親切，溫暖。然而，爸爸和鄉中的一些小朋友却都是壞人了。因為爸爸時常罵他或打他，小朋友們也時常罵他，欺侮他，至於弟弟和妹妹，他一時却分不出好壞來了，說壞嗎？他們長得怪可愛的，有時還可以跟他玩一個痛快，若說他們是好嗎？但他們却佔去了一份爺爺和母親對他的愛

蘊藏在他心底的疑問很多：他曾經想過：媽媽為什麼會時常流淚？爸爸為什麼憎恨他？而爺爺又為什麼會頂喜歡他呢？他也想過：為什麼自己這麼白，而弟妹又這麼黑呢？還有，隔壁亞末的媽媽也黑黑的，為什麼自己底媽媽却是白的呢？……這些問題的確太多了，而且也不是在一個六歲大的孩子所能理解的。

再生雖然是在一個愛恨交錯的矛盾的環境中生長起來，但惡劣的環境並不是完全制止他的一切正常的孕育，同樣的，他有着一股小孩子俱有的天真，活潑，好玩。你看：他今天又偷偷的溜出去了。

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天是藍的，海是青的，涼絲絲的風兒吹過海面，吹過椰林，捲起了陣陣的浪濤，奏出了簌簌的自由樂曲。再生在白雲底下，在海洋的旁邊，半跑半跳的走過一段海堤，然後彎過一段椰林中的小道，再走不遠，他便看見了一群中國小孩子圍在一塊嚷着鬧着，這羣小朋友底年齡有的比他大兩三歲，有的却比他小一二歲，都是他們所稔熟的。

他追上前去看個究竟，原來他們正在玩着「瞎子摸象」的遊戲，這時，站在中央綁着眼睛當「瞎子」的是一位年紀與再生相仿的小孩子，他正向蹲在週圍的小朋友一個個挨序的摸

過去，每摸一個的頭便喊出一個名字，可惜他說出的名字都不對人，所以只好再繼續摸過去了。

再生站在外圍看的出神了，他不知不覺的也移上前去，在一個空着的地方蹲下來，這時其他的人都屏着氣不敢出聲，深怕給「瞎子」知道了自己底名字，所以對他的自動加入並沒有表示反對或歡迎。

不多久，那個「瞎子」已摸到再生底頭上來了，當他一接觸到再生戴在頭上的那頂「宋谷」時，不禁高興的大叫了起來。

「呀！馬來鬼，是馬來鬼！」

衆人頓時都轟然大笑了起來，拍手喝彩，那「瞎子」連忙扯去綁在眼睛上的手帕，興奮的跳起來說：

「輪到你，輪到你！」

再生尷尬的楞住了好一會，才訕訕的接過手帕，走到圓圈的中央去。大家見他願意當「瞎子」，誰也沒有計較他是一位惟一穿馬來服裝的「馬來人」而反對了。

主持這遊戲的一個較大的孩子將再生的眼睛綁妥了後，便向大家下一道命令，於是，衆

小朋友都站立了起來，手拉手的繞着一個大圈子轉了幾轉才蹲下來，這時，誰也不敢出一點聲音，再生知道他們都已準備好了，便向前走了兩步，蹲下去，伸長雙手向前面摸索，突然給他摸到了一個蜷縮在胸口的頭，他摸了好久，叫了兩次名字，都不對，他只好放棄他而向另一邊按序摸過去了。可惜一連摸了好幾個都猜不中。

遽然，給他摸到了一個頭壳尖尖的，毛髮稀稀的頭，他摸得這個頭很熟悉，彷彿是常常看過的，當他正在思索這個人底名字時，突然他聽見「嗽」的一聲在他的前面響起來，而且那個尖尖的頭也震動了一下，於是，他馬上高興的跳起來大笑道：

「流鼻豬，哈哈，流鼻豬，……………」。

這時大家又是一陣哄笑，一陣如雷的掌聲。

那個叫流鼻豬的小孩子，也即刻尷尬的住楞住了，在不知不覺中，他那兩道又黃又濃的鼻涕，好像是兩條大虫般的鑽出了他的鼻孔，漸漸地蠕到了口唇上，這時，他也許是感到了一陣奇癢，於是便使勁的吸了進去，這一吸又發出了「嗽」的一聲。這聲音比剛才的更响亮更尖銳。

所有的小朋友都給他這種表情和這個聲音惹得捧腹狂笑了。不久，笑聲裡滲進了模仿「

吸鼻涕」的聲音了。

這位流鼻涕一時氣煞，他睜圓了兩個發光的大眼睛瞪着大家，但他並不敢發作，因為他們有些比他大，有些又是兄弟，他在心底盤算了一會兒，突然給他發現了再生，是的，要不是再生摸出他來，也就不會有人在欺笑他了。他想着，便開口朝再生罵過去：

「呀！馬來仔，是馬來仔！」

再生一時愕然？取笑他的是全體，為什麼只拿他一人來出氣呢？因此，他一時也氣得不
可忍耐，便連忙反唇相譏道：

「流鼻涕！流鼻涕！」

「你馬來仔，雜種鬼！」有一個較大的孩子在流鼻涕底耳畔輕輕說了幾句什麼，流鼻涕
點點頭，便提高嗓子罵了上面的話，這還不算，他又繼續罵道：

「你媽是臭婊子！」

「你媽才是臭婊子！」臭婊子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再生尚不懂，不過，既有一個「臭」
字在裡面，自然不會是一句好話，既不是好話，他何嘗不可罵回他一句呢？

這時又有一個孩子在流鼻涕底耳邊嗤嗤的說了幾句，於是流鼻涕又大聲罵道：

「我媽沒有你媽那樣下賤去偷漢子，偷了漢子又去嫁給馬來人，才生了你這個雜種鬼」

什麼是「偷漢子」，什麼是「雜種鬼」，才六歲的再生自然不會完全清楚的，但這裡面有「偷」有「鬼」的字眼在，他却知道一定是非常中毒的謾罵，於是，他底自尊心即刻爬過了一陣痙攣，他不知打從那兒來了一股勇氣，猛的向流鼻豬撲了過去，一拳便落在他那永遠在蠕動着的鼻樑上。

流鼻豬來不及防避，給他這一擊，便跟踉蹌蹌的倒退了幾步，即時大哭了起來，再生又猛的向他撲過去，於是兩個人便互相擁抱着在沙地上滾來滾去的撕打起來了。

這時，其他的小朋友都成了拉拉隊，但每一個都是站在流鼻豬這一方面的，他們拚命唆使流鼻豬打，打，打，可是流鼻豬却漸漸的敗下來了，不多久便給再生當馬騎在下面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唆使流鼻豬罵再生的小孩子出乎意料的衝了出去，一拳便把再生從流鼻豬的身上打落下來，再生在地上滾了一個身子，正想爬起來，又有一個小孩子在後面把他直壓下去了，突然間，幾乎有大半的小朋友都圍上去的向再生一人猛攻了。

再生落的好像一個當球踢的大東瓜一樣，在地上滾來滾去。這時，在他的耳朵裡，依然

可以斷斷續續的聽見一些罵他「馬來鬼」和「雜種鬼」……的聲音，很顯然的，這些人之所以合力打他一個，並不是爲了再生有什麼開罪他們，而純粹是爲了再生有一段令人輕蔑的身世。

當再生從地上勉強掙扎爬起來的時候，那班打他的小朋友早已溜得無影無踪了。當時，他彷彿做了一場惡夢剛剛驚醒過來一樣；頭腦昏迷沈脹的厲害，週身骨骼也疼痛的難忍，他哭喪着看看自己：衣服給撕破了，「宋谷」也給丟了，連腳踝皮也給擦傷了。……

他心裡感到一陣又一陣的絞痛，這痛楚比肉體上的創傷更加激烈，尤其是當他回想起剛才那些比蛇蠍還毒的諷刺時。然而，他有什麼辦法去報復這眼前的侮辱呢？沒有，的確沒有，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那麼就是一個「恨」，一個複雜且是銘心刻骨的「恨」。

他終於忍受了肉體上與靈魂上的痛苦，站起來免強的整一整衣冠，掃一掃身上的沙泥，然後才蹣跚的走回家去。

(十九)

到了家門口，再生心裡頓然記起了一陣恐懼，他深怕新魯知道了他剛才的事而打他，也怕玉香見了這個狼狽的模樣而責備他；因為像類似的情形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因此，他只在樓下徘徊着，不敢上樓上去。

過了不久，玉香剛好出來了，她一眼便看見再生鬼鬼祟祟的躲在一邊，心裡即刻起了疑團，於是她忙不迭的走出露台，步下樓梯，這時她才看清楚了再生底狼狽相，當場她驚嚇的高喊起來：

「啊呀！孩子！你怎了？……………」。

她追過去緊緊抱着自己底孩子，小心檢查他身上的傷痕，她難堪的幾乎滾出了眼淚，彷彿再生身上的疼痛已移到她底心田裡去了。

「孩子！你快上樓去吧！媽給你包紮」。玉香慌慌張張的把再生連拖帶抱的拉進屋裡去了。這時的再生好像是忘了痛苦，甚至是忘了自己底存在；他無言，他無哭，宛如一個木偶似的讓玉香把他安置在一張長籐椅上。

玉香迅速地取出了一片布條，很細心的給再生包紮住腳踝上的傷口，一面憂憂的問道：

「孩子！你是不是又跟人家打架了」？

「媽——」再生這時才好像記起了自己的存在與創痛，他心裡一陣難堪又一陣溫暖，眼圈一紅，喉嚨一哽，便緊抱着母親放聲大哭起來了。這哭：並不是只爲了他肉體上那片片的鱗傷，而是爲了要發洩一點鬱積在心胸中的委屈。

這哭聲比箭還尖，比刀還利，牠們緊緊的逼進玉香的胸膛，使她更加麻木了。因爲她心胸上早已戳滿了帶有麻痺性的刀與箭，尤其是最近這三年多來。

再生的哭聲漸漸緩和了，玉香也漸漸的恢復了知覺；于是她再關心的問道：

「孩子！坦白的告訴媽？你是不是又跟人家打架了？」

「媽——是……是……他們先……先罵我」再生這時才將一直伏在母親懷裡的

頭抬起來，滿臉淚痕而又嗚咽的說。

「孩子！媽不是告訴過你，有人罵你就走開嗎？為什麼你忘了呢？」玉香並不像在責備她的孩子。

「我還沒有走開，他們又罵了」！再生不服氣的說，忽然給他想起了一件大事似的，忙緊抱着他母親用力搖撼着說：「媽——他們還罵你呢！……所以我要跟他們打」。

玉香的眼睛即刻潮濕了，當他聽了這幾句顫抖而又有力的話時，心裡驀然泛起了一股不知是甜？是酸？是喜？抑或是辣的滋味？半晌，她又勸告再生道：

「孩子！他們罵媽不要緊的，以後……」。

「不！哼！媽媽是我的，誰都不可以罵，誰罵我就要打誰」。再生不等母親說完就搶着說了，他邊說邊舉起兩個小拳頭，兩眼又射出憤怒而又勇敢的火燄，好像真的要準備出場與人決鬥一樣。

這是一股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止或淋濕的熱力，牠迅速地沁進了玉香那麻木的心脾，頓成

一枚興奮劑。然而過度的激動反而使她的口生硬了，她想了許久，仍然說不出一句話來。

再生望着不出聲的媽媽，有點驚愕，遽然給他記起了一個問題，於是他忙摟着母親的脖子問：

「媽——什麼是偷……偷漢子呢？漢子是什麼？可以吃的嗎？」

「啊」？玉香彷彿是給電流觸了一下，忙問：「你為什麼問這個」？

再生見母親感到驚慌，自己更感到異常的詫異，他想了想，終於照實說了：

「是他們說的；他們說你偷漢子囉」！

這幾句話的份量，並不遜於一顆手留彈，玉香的自尊心當場已給他炸得粉碎了，要不是爲了再生還不懂事，她將會羞愧的馬上去自殺了，她沒有答什麼，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答。

再生見她呆住了，便搖一搖他又說：

「媽——他們還說你是……」，他想了想才接下去說：「是……臭婊子。臭婊子又是什麼東西呢？媽！婊子是不是跟漢子一樣」？

先前的只不過是一顆手留彈罷了，想不到接着來了一顆巨型炸彈了，玉香何止是自尊心

給炸碎了，現在，她幾乎連軀體連靈魂都給毀了，她緊緊的抱着孩子，淚水像大雨般落下來。落在再生的頭上，臉上，……………

再生的心裡立刻怔忡了一下，他緊張地問：

「媽——你怎了？你好好的爲什麼又哭了呢」？他底聲音裡充滿了恐懼，悲哀，焦灼。

玉香很快的收斂了眼淚，哄着孩子說：

「媽沒什麼」！

「那你爲什麼要哭呢」？再生睜大了兩隻疑雲密佈的眼睛。

「……………」，玉香欲言又止，事實上，要她怎樣給她的兒子解釋呢？

「媽——你還是別哭了，我怕」！再生有點恐慌的說。

「你怕什麼？孩子」！玉香抹乾了眼淚問。

「我怕，怕爸爸見到你哭又要罵你了」！再生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心語。

玉香感到他確實太可愛了，她本能地浮起了一個深遠的笑容，緊抱着孩子說：

「孩子——你別怕，媽不哭了」！

再生果真的靜了下來，好像一頭馴服的小貓躺在主人的懷裡一樣，但過不了多少時間，

他又仰起頭來問道：

「媽——他們為什麼會罵我是雜種鬼和馬來仔呢？」

在這個時候，說這幾句話的人，如果是一個懂事的成年者，那將要背上給玉香「落井下石」的罪名了，然而才六歲的再生怎會知道這其中的利害關鍵呢？他問得出，已是值得可佩服了。

當然，玉香絕不會怪他，但她一時却答不出什麼來，良久，她才囁囁道：

「媽也不知道！」

「媽——你知道，你知道的，我要你說，我要你說」，再生怎會放過她呢！他拚命的搖撼她的身體吵着。

「孩子，因為你的服裝和他們不同，所以他們才會罵你」。玉香說這句話沒有什麼目的，她只是隨便敷衍一下兒子罷了，然而，誰知再生聽了馬上又改口道：

「媽——那以後我不穿這個沙籠了。我要和他們一樣，穿褲子，不戴宋谷」……

「孩子！你怎麼可以這樣？如果你不聽爸爸的話，他又會打你的」！玉香說到「爸爸」這兩個字，心裡不禁感到針刺一般的痛楚，她覺得說這樣的話的確是太對不起李生，也太欺

悔再生了，於是，她感到無限的後悔。

這時，再生却自言自語的說了：

「真奇怪，要穿沙籠，那班小孩子要打我，不穿，爸爸要打我。這……」突然又給他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他馬上興奮的跳起來問：

「媽——你快告訴我，外面有許多小孩子都是穿沙籠的，爲什麼他們都不打呢？」

「這……」，玉香又滾出了眼淚：「孩子！媽也不知道！」

「不！你知道，你一定知道，媽——我要你告訴我，媽——」，再生又像剛才那樣的搖撼着她，催促着她。這時，玉香的確是騎虎難下了，她心裡一橫，不知打從那裡來了一股勇氣慫恿她這樣說：

「孩子！因爲你不是馬來人！」

「啊」？再生驚愕地坐了起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母親這樣說的，因此他感到詫異，也感到有點興趣，他忙接着問：「那——媽你呢？」

「我也不是馬來人」！玉香很早就想告訴他這句話了。

「那——」再生又睜圓眼睛問：「爸爸呢？」

「他是馬來人」，玉香轉口氣又說：「他不是你的爸爸，你自己的爸爸是中國人，他和你和我一樣的白」，聲音在不停的顫抖着。

「那——我自己的爸爸呢？他在那裡」？

「他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爲什麼他不回來呢」？

「因爲——他要等你長大了，可以替他報仇的時候才回來」。玉香也不相信自己有勇氣說出這樣的話。

「報仇？媽——什麼是報仇呀」？

「報仇就是殺人」！

「殺人？要殺誰呀」？

「殺那個欺侮過你父親和欺侮過我們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

「孩子！現在你當然不懂，等將來，你長大了就自然會明白了」。玉香說完忙把孩子給壓到自己的懷裡去，爲的是怕他再提出一些其他的問題。

「玉香今天對兒子所說的這般話，過後一想，她自己也就覺得有點反常了。她有點懊悔，尤其是鼓勵兒子去復仇這句話。但他說這句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六年後的玉香，已不是六年前那樣無知與純粹的玉香了。現在，她對一切的事與物，都會利用自己的眼光去透視，利用自己的智力去判斷，去猜測了。所以，在這五六年來，新魯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或是夜晚的夢囈。……都有相當的條件引起玉香的懷疑；懷疑李生的失蹤和父親的死，都可能是她現在的丈夫新魯所爲的。然而，懷疑而沒有証據，始終還是懷疑罷了。」

(廿)

三年來，馬來亞在無形烽烟的籠罩下已足足三個年頭了。在這一段見不到陽光的日子裡，馬來亞的元氣已被剝削得與一位患上了第三期肺癆病的孤兒沒有什麼分別了。

三年來，這半島上的人民，不知多少已成了戰神的祭品？不知有多少已是家破人亡，骨肉查踪？更不知有多少人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死亡陣線上掙扎。

雖然，也有一小部份冷血的人們將這血肉築成的墳墓視爲人間天堂，享受着吸血啃骨的魔王生活，但這些不但不能掩飾馬來亞的狼狽的外表，反而更加强烈的反映出這經過戰火洗

禮後所遺留下來的累累傷痕，和播出千百萬計的幽靈在低泣，在控訴，在咆哮的聲音。

甘榜KD，在這些年來也給戰火灼傷了，生活在甘榜KD裡的人們，不論在肉體上，精神上，生活上，也都給魔掌捩的喘不過氣來了。

爲了解決外貨的缺乏，糧食的恐慌，許多人都紛紛轉向農業發展了。在當時當地，這是一條唯一走得通的出路，但這種自耕自食的生活，並不等于一百巴仙對他們的生活與性命都有保障。

有這樣的人；爲了原本是吃飯而落爲吃粥，再由吃粥而落爲吃雜糧，更由吃雜糧而落爲喝西北風，終而活生生的給餓死或病死了。

餓死的；在這甘榜裡還是寥寥無幾，但病死的，却多的有如大流水時的落網魚兒了。死者，大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據說：他（她）們都是爲了吃不慣蕃薯或木薯所致。

這些年來；依旺也落薄的異常可憐了，再也不像三年前那樣有錢有勢，處處受人奉承巴結和那樣有體面了。他的打擊很多，自從魚場收盤了以後，他還碰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意外損失，甚至連那高貴的地位與超卓的聲望也都給戰火把他燻黑了。

錢？在當時的依旺來說；當然還不致於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在交通斷絕，外貨

封鎖的戰爭時期，有錢也不一定能起很大的作用，譬如他們有足夠的錢想去買米，但環境所能給他的，却是完全與他原意相違的蕃薯或木薯。

依旺病了，但並不意外，也可以說是意料中的事了，試問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子，怎能長期的接受這精神上的重重刺激，和長期的物質虐待呢？

新魯與玉香都慌了，他們忙着到處請醫生，說真的，醫生在當時還不愁沒有，愁的却是千金難買一點藥，所以，既使請來了高明如華陀一樣的醫師，也宛如一個神槍手忘了帶槍上戰場一樣的徒然了。

經驗告訴大家；依旺的病和許許多多已經逝世了的人底病一樣——是水腫。據醫生說，這是缺乏營養，和吃過份的薯類所致。在醫理上來說：這並非是什麼不治之症，但以現實的環境而論，這却是百份之百的死症了。

死，在這個齷齪的環境裡，對一個吃不飽穿不好而又身纏病魔的人來說；確是一個最好的解脫，依旺何嘗不是這麼想過；但是他却還有許多許多放心不下的事情，他想：如果他將真的離開了人間，那他將是何等的惋惜與不值呢？兒子，媳婦，孫兒，孫女，固然是他所惦念與難捨的，但除了這，他還有另一個不會對任何人洩露過的寶藏——那就是再生這顆生長

了六年的大財星。他又想：如果這顆財星是在他死後才發揚光大的話，那他將由世界上第一位富人而變成全世界第一位最可憐，最不幸，最遺憾的人了。

爲了這個希望，依旺會不止一次的爲自己祈禱；希望自己能夠再活下去，活到世界和平，活到他看見他那期待了六年的財星底發威。然而，祈禱是祈禱，現實是現實，而且現實是無情的；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依旺終於懷着無限的遺憾與世長辭了。

生離死別，固然是絕頂哀傷的，但對一個長期受刺激而致心靈麻木了好多年的人來說：這種悲哀氣氛並不會保持多久的新鮮。新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幾年來，他的確是浮沈在苦海裡——大環境裡有戰爭，小環境裡同樣也有戰爭，甚至連他自己底感情與理智也在展開激烈的鬥爭了。

有時，他曾經想過自殺。有時，他也想過要殺人，尤其是他家道敗落以後，他對這個自殺和殺人的念頭便更加濃厚了；這是有原因的：因爲自從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失去了「王子」底榮銜以後，便有許多人向他挑戰了，這些人多數是以前曾受過他們父子奚落過的人，或是向來就看不慣她那「傲氣凌人」的態度的村友，也有少數是無關痛癢但因他目前是站在敵軍方面的人仕。他們和她們都趁他落薄的時候，採取「以牙還牙」的手段去彌補了以前的一些

委屈，說得俱體點，就是大家都毫無顧慮的專向新魯的弱點或痛處放冷箭。

殺人？當然是殺他所恨的再生，然而，當時他父親不但高高在堂，而且還鄭重的警告過他，說如果他敢不利的動一根再生的汗毛，那他就不承認他是他底兒子了，絃外之音，是暗示將要與他拚個死活，因此；爲了父親，他將這個念頭一次又一次的壓下去了。

現在，他父親已經去世了，這股阻力也跟着雲消霧散了，他不是可以自作妄爲了嗎？真奇怪，在這自由的氣氛裡他反而自己猶豫不決了，但這並不樂觀。因爲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去；爲報復而給新魯放冷箭的閒人絕不會很快就罷休，同樣的，新魯要殺人的念頭也絕不會就此自我熄滅，因此，再生的危險已是很難避免的了。

從這點看來，依旺底死，對再生與玉香來說，的確是最大的損失與威脅，他好像從他們的身上撕去了護身符或鋼甲，也彷彿是一口吹熄了在他們心中唯一可以供給溫暖的火燄了。

潮泛退了，退得那樣遠遠的，留下了寬敞的海灘，和一片片高低不平的礁石；這時，是最適宜拾貝殼的時候了。

三五成羣的小孩子，在這一片自然的大沙床上互相嬉戲，互相追逐，或在尋覓海藻，貝殼之類的東西。在這個環境下；沒有一點火藥味，也沒有絲毫戰爭遺留下來的罪惡的痕蹟；有的：只是一片天真活潑的歡笑，和一張張枯枯黃黃但却是快樂的笑靨。

再生也在沙灘上，他混進了一群由馬來小朋友們臨時組織的賽跑隊伍裡去，他跟着大夥

兒跑着，跳着，鬧着，笑着，……好不快樂。

他們在沙灘上往回的跑了好幾次，仍然不知道第一是誰，但最後的一位却給大家發現了，那是一位年紀不上八歲的馬來小孩子。落伍的原因是他在中途不小心沙籠給掉了下來，即時綁住了腳，好像穿着麻布袋賽跑一樣的滾了幾個轉。

掉下沙籠的確是一件值得好笑的事，因此，全體小朋友都把他團團的包圍了起來，笑他，揶揄他，甚至學他表演跌掉沙籠的可笑鏡頭。在這個時候，再生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個了。

那個被衆人取笑的小孩子氣極了，他板起了兇怒的面孔，擺開了招架的馬步，好像要跟週圍所有的小孩子比個高低似的，可是，他準備了許久都不敢向任何人下手，反而更惹得大家更激烈的給他譏笑了。突然，在人羣中給他發現了一個目標，於是他馬上高聲罵道：

「精那鬼！雜種鬼！……」。

這突如其來的罵聲，即刻把大家都嚇得住了口，並且都將視線移向再生底身上；這一來，再生也愕然了，他想：「在這許多嘲笑他的人之中，爲什麼偏偏要找我作報復的對象呢？」他頓時楞住了；誰知在這霎那間那個小孩子竟從地上抓了一把沙向再生拋了過去又破口罵

這：

「精那鬼，雜種鬼……………」。

再生也是有母親生的，他怎能吃得下這個眼前虧呢？他不顧一切的也從地上抓起了一把比他更多的沙朝他拋回去，這樣連續的互相拋了好幾次，突然在衆小孩子裡斷斷續續的起了一些慫恿喊打的聲音，接着不知誰給開頭的喊了一句：

「精那鬼！雜種鬼……………」。

「精那鬼！雜種鬼……………」，頓時成了一首流行的兒歌了，牠從每一個小孩子底口裡發了出來，而唱得最起勁的就是那個掉了沙籠的小孩子。

這時再生氣得用整個身體向那小孩子撲了過去，當時那小孩子本想逃開，但已經來不及了，於是給再生壓在下面，他一個掙扎，便雙雙向迤邐的海灘滾了一滾，這時，是再生給壓在下面了，突然再生又翻回了上面來，可是只一霎眼便又滾回下面去了，……………，就這樣的好像一個皮球不停往傾斜的沙灘滾出去一樣，滾到差不多有十多碼遠的時候，再生漸漸佔了上風，只再滾兩滾他已可以控制他底對手了，就在這時，在人羣中突然衝出一個小孩子，他一把將再生推翻了，再生掙扎起來又死命的向那後來的小孩子撲過去，誰知正在這時大部

份的小孩子都包圍上來了。他們你一拳我一腳的把再生打的像一個落地冬瓜，半晌，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大喊一聲「走」，於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像蜂兒般的跟着飛走了，再生麻木的從沙灘上爬起來，目送他們上了岸，走進蔥翠的椰林，他才開始注意到自己受傷了的身體。

這回的傷勢，並不會比半年前的那回輕，所不同的；上回是給中國小孩子欺侮，而這回却是給馬來小孩子欺侮了。他感到很大的矛盾，他認為中國小朋友爲了他原本是中國人而故意穿沙籠才打他是有理由的，但是，爲什麼同是「穿沙籠戴宋谷」的馬來朋友還要打他呢？是不是因爲他穿起來還是不像馬來人的緣故？抑或是……，這些問題，他感到非常的解。

肉體上痛，心靈更加痛，痛上加痛，痛得他連眼淚也忘了往外流。他在沙灘上楞住了好一會，才像木鷄般的拖着踉蹌的步伐慢慢地走進椰林，走過一條不很長的小道——到了自己底家的後面了。家！由於他看見了家，便很快的聯想起了新魯的兇狠的面孔。於是，他本能的停下了脚步，心裡起了片片寒慄，正當他在極度惶恐的時候，突然他聽到了一個很親切的聲音：

「再生！再生！你怎了」？

他猛的抬頭一看，原來是他媽媽在屋旁晒衣服，看見了他那個狼狽相，便驚愕的叫了起

來，同時還即刻放下了衣服奔過去，把他緊緊的抱在懷裡，滾滾的眼淚湧出的比她底話還快，她嗚咽着說：

「孩子！你是不是又跟人家打架了？」

「……………」，再生沒有哭，也沒有答什麼，他只睜圓了兩個炯炯發光的大眼睛，直瞪着玉香底淚光閃閃的臉。

玉香一面撫摸着再生的頭和身體，一面把他帶到門前的樓梯坐下來，她更悲切的說：

「孩子！你滿頭都是泥沙……………你的衣服給扯破了，是不是又有人欺侮你呢？」

「媽——」再生的眸子轉了轉，欲言又止。

玉香覺得異常奇怪，她忙不迭的問道：

「孩子！你要說什麼？」

「媽——爲什麼沒有人罵弟弟或妹妹是精那鬼和雜種鬼呢？」再生終於將心中的疑問吐出來了。

玉香心裡又給針刺了一下，她知道：今天又是有人罵再生是什麼「鬼」和動手欺侮他了。他更知道；這完全是她給這無辜的孩子帶來的罪孽，這個罪孽太大了，她想到這兒便忘形

的痛哭了起來。

這時的再生見媽哭了，不知怎的，自己竟也跟着大哭起來了，他緊緊的抱着媽，媽也緊緊的抱着他。突然有一個如雷響的聲音在他們的身邊爆炸了：

「哭什麼？一天到晚總是哭，一個好好的家都給你們哭衰了」。原來是新魯剛從外面回來了。

玉香和再生都像觸電般嚇了一跳，他們即刻停止了哭聲，用驚恐的眼光瞥了新魯一眼，玉香忙站起來，一手拉起了在受驚中的再生說：

「孩子！進去吧！」

「慢點！」新魯又開口了，他大步踏上樓梯，站在剛才他們坐過的最後一級。

玉香母子都同時嚇得停下了脚步，在門檻外匆忙的回過來，用極度驚惶的眼光問新魯做什麼。

「你這小雜種，剛才是不是又跟人家打架了？」新魯的眼睛簡直變成瘋狗眼，發出兩道人見人怕的青光。

「沒有」！玉香立刻代再生分辨。

「過來」！這是新魯的命令，他將兩道青色的光，分別射進玉香與再生的心坎裡。這時的玉香麻木了，而再生也酷似一個走上斷頭台的犯人一樣。他毫無知覺地離開母親的懷抱，冥冥懵懵的朝新魯底面前走去，還沒站定，營魯一手就把他拉過去了，他大聲吆喝道：

「你這鬼打種的東西」，話尚未說完，便一個耳光給再生送了過去，頓時再生像極了一個椰子滾下地面去一樣。玉香立刻瘋狂似的驚叫起來，她電掣般的奔出露台，跳下樓去緊抱了痛哭中的再生，自也開始放聲大哭了。

這時；新魯彷彿什麼也沒有做過，什麼也沒有見到，什麼也沒有聽見一樣，他簡直成了一個由木彫成的木偶了；他將面孔對着那無邊的大海，將視線落在那天際的盡頭。……………

在依旺死後的一段時日裡，事實証明有一小一大的影响；小的：是新魯的家已變成了一個大囚籠，再生與玉香都成了這囚籠裡的獵品，而新魯却自然的成了這囚籠的魔王了，他隨時都可以把獵品拿到俎板上任意擺佈與宰割。

大的影响；這個甘榜頓時變成了煎熬新魯的大油鍋，因為凡是三年前受過新魯的欺侮與輕蔑的人，或者看不慣他那副「目中無人」的態度的閒兄閒弟們，現在都不約而同的趁他父親死後而落魄頹喪的時候，看準他的弱點而頻頻給予發洩報仇的心願了。

如果一定要說「患難與共」是真理的話，那麼，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動蕩時代裡，誰與誰都應該拋棄了所有一切私人的新仇舊恨，而互相諒解，進一步更有力的團結起來反抗魔鬼似的勢力才是，然而，真理是一回事，報復又是一回事，他們並不完全從好的方面去想。

不過還好；他們的報復行為並不是致命的妄動，而是以幽默，輕鬆，風趣，等開玩笑性質的態度來使新魯的精神上受到劇烈的刺激的，譬如他們明知新魯因「做賊心虛」而最忌聽到些什麼話，便故意處處找機會對他說些什麼話，例如：

「菜頭拔起空還在」；

「人家要朵玫瑰花你却要個爛東瓜」。

「你的大兒子爲什麼這麼白呀」？

「你的大兒子今年幾歲啦」？

「……………」。

「……………」。

這一類的話，在表面上看來雖然是開玩笑或是善意的慰問，但是在骨子裡却蘊藏着無數的利器，牠們不停的往新魯的心坎裡戳刺，因此，漸漸地，在他那又似敏感又似遲鈍的觀感

上，只要一聽到什麼「菜頭」，什麼「空」，什麼「花」，什麼「瓜」，什麼「白色」，甚至什麼「兒子」，什麼「幾歲」等，他都會發生了同樣不幸的效果，不管說者是有意抑或是無心。

這是一種非常嚴重與非常可怕得情緒，如果沒有及時制止而讓它像野馬般的馳騁下去，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這一天，新魯到一個木薯芭裡去買木薯，這芭場的主人是他以前屬下的一個馬來工友，一向對他都沒有好感，因此，現在的新魯雖然成了他的長期顧客，但他對這位曾經一度是他的老板的顧客不但不另眼相待或歡迎，反而還時常找機會給他一些精神上的虐待，今天，他以悶悶不樂——剛才與新魯爭吵了一點關於價錢上的事——的心情領着新魯走進他的木薯園，當他用力的拔起一棵新魯指定的木薯時，突然靈感來了，他忙笑開了臉說：

「哈哈！木薯拔起空還在」。

「哈哈！想不到木薯是白的」。另一位工友也會意的接下去說。

「哈哈！這白色的木薯已經六歲了」。又有一個工友也自動的闖進了這個圈子。

這三個人的話，頓時成了三顆同樣大小的炸彈在新魯的心胸裡爆炸了。他即刻拋下籐籃

，瘋狂似的奔出木薯芭，一直到了椰林裡，他才收斂了脚步。滿身癱軟的凭在一棵傾斜的椰樹幹上，但是，他底耳朵裡還隱約的徘徊着剛才的那幾句話，於是，他那充滿恨的腦海裡，頓時又掀起了陣陣的漣漪，繼而變成兇濤駭浪，在這汹涌的波濤裡，迅速的浮起了李生，玉香，和再生的影子，接着在他的耳畔起了一聲彷彿是獅吼虎哮的聲音：「我要殺人，我要殺人」他忙着注意一聽，原來這聲音是由他自己的口裡喊出來的。

他鎮靜了一下，自己承認道：「是的，我要殺人，殺死我所最痛恨的人」。他這樣決定時，第一個在他幻覺中出現的人影便是李生，是的；李生是他恨海的泉源，如果當時沒有李生先搶去了玉香的貞操，和留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結晶品，他也不致于會有今天這樣的痛苦的。於是，他第一個想殺的人便是李生，可是李生已六年前給他弄的生死不明了，既使他還有心想從棺材裡將李生拖出來再砍他幾刀，他也是無從下手了呀！

霎眼間，他的幻覺裏出現了第二個人影，這人便是再生，便咬着牙齦對自己說：「我絕不能讓我的敵人的後代活下去，何況他一向都是我心目中的一枚毒箭，我要拔掉他，如果多留下一分鐘或一秒鐘，那便是我增加一分一秒的恥辱。……」他想着想着，心裡已經沒有先前那樣的窒息了，于是，他便拔開脚步朝家裡走回去，但剛走不遠，突然又想到另一個問

題，他忙停下了脚步警告自己說「殺人填命，怎可妄動」？新魯就是這樣的人，當他的痛苦稍爲減退或完全麻痺的時候，便會產生了許多顧慮，而這些顧慮便是他幾年來殺不成再生的最大原因。

的確，殺人如果殺得不週密的確是要償命的，他想：雖然當時是日本佔領的黑暗時期，但黑暗裡也還有曙光呀；玉香，李民，民嫂等他們就是，萬一不幸給這些曙光射穿了秘密，那他不是要在這些光明裡活活被燒死嗎？

他一時又矛盾了，殺人的念頭也漸漸的沖淡了，可是過了不久，那「木薯拔起空還在」的聲音又在他的耳朵裡響了起來，於是，他那殺人的念頭又開始濃厚了，濃到非殺不可的地步了，然而，他並沒有動手去殺任何人，反而將手裡那把無形的利劍刺進了自己的心胸，即刻流出了痛苦的血。

在極度苦悶的時候，新魯很自然地又想起了巫師婆。自從他父親死後，他便很少接近這位大「軍師」了。今天，他又登門去找她了。目的是要向她傾訴心中的苦悶與創痛，和請教關於殺人的秘訣。

巫師婆在這些年來，也做了一件違背自己的「良心」的事；那就是把自己最痛恨的敵人的兒子說成是天上吊下來的一顆大財星，雖然她當時的目的是在於討好依旺和想刮取更多的金錢，但這一筆雖然不算少的錢却給她所恨的人換來了六年舒適的日子，這在她想來，不但

不算，反而是一件吃大虧的恨事。

現在依旺已經死了，她不但用不着再做這種口是心非的傻事的必要了，同時，她還想找個機會在再生身上取回一點什麼，來報答她這六年來對他的好處。換句話說：也就是想從再生的身上擠出一點什麼來彌補她這六年來爲他所遭受的無形的損失和遺憾。

她這個念頭，配上了新魯的動機，等於電油碰到了火，即刻就燃燒起來了——她有代價的給新魯想了一個自己認爲是最好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裡，她又暗中想完成另一件小小的屬於報復的心願，那就是關於沙米的事了。

沙米是一個三十開外的王老五，三年前是新魯魚場裡的工友，爲人不錯，許多人都願意接近他，但並不尊敬他，這也許是因爲他生來有點「滑稽相」，或是有點「三八」之嫌，所以有不少人喜歡拿他來作開玩笑的對象和向他討點口頭上的便宜，這還不算，而且還時常叫他自己做些什麼工作而不照公平給他代價。雖然這樣，他沙米很少與人爭什麼長短，好像自己生來就是給人差用的一樣。

不過，有一次他却好像是反常了，那就是巫師婆搭了他的船到北部的一個甘榜裡去——依旺的魚場收盤以後，他便改行做過渡的船夫了——來回兩次只給他一趟的代價，這在巫師

婆心裡想：他怎敢說一句「不」字呢？然而，誰知道這天的沙米却不同往日了，他竟敢開口向巫師婆要求給多一半的船錢，爭論了好久，巫師婆終於照數給了他，但心裡却像失去了一塊什麼，也就從此在心裡埋下了計時的炸藥。

今天，總算是火藥爆炸的時候了，她快樂得好像拾回了幾倍那次的船錢，因為她不但給新魯想了一個嚴密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裡，她還偷偷的蘊藏着一齣一箭雙雕的悲劇。

這一天傍晚，新魯依計來到沙米的家。

沙米見他來勢兇兇，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心想，自從他離開新魯的魚場以後，便不會與他有過什麼來往了。雖然大家還是同住一個甘榜裡，為什麼今晚新魯會突如其來呢？他心裡怔忡着，但表面上却極力保持鎮靜，並且以三年前的態度歡迎他，這使新魯即刻恢復了三年前的傲慢和自尊心，在他的心目中，沙米還是像三年前那個在他屬下的沙米一樣，永遠都是敬他怕他的，永遠都可以給他任意操縱的。於是，當場他馬上擺起了大老板或大少爺的尊嚴對屬下訓話一樣的將一件秘密而不平凡的使命放到他的肩上去，不管沙米的反應如何便結束了他的談話說：

「就在明天晚上，一切照我的計劃去做，知道嗎？」

沙米聽完了他底命令，心裡即刻爬過了幾隻毛虫，皮膚上的毛孔也都像餓了的雛燕底小口。他睜大了兩隻恐慌的眼睛說：

「這種事我沙米不幹！」

這個「不」字從沙米的口裡溜出來，的確是新魯沒有預料到的事，尤其是當他底威嚴恢復到了三年前的時候。他覺得這句話已重重的把他的自尊心擊了一下，於是當下便大發雷霆道：

「什麼？我的話你竟敢反對」？突然又轉了口氣說：「哼哼！是不是要跟我講價呢？……

……好吧！就給你一萬塊吧！……怎樣？夠不夠」？

一萬塊錢的香蕉幣！（註：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統治馬來亞時之通幣，因鈔票上印有香蕉樹而得名。）在數目上看起來很大，但在一粒雞蛋售價二十多元的當時看來，也並不怎樣驚人。不過，這並不是沙米拒絕的原因，他雖然有點「神經質」，但好歹却會分得很清楚，所以要他幹這種喪天害理的勾當，的確是一件令他毀胆的事，於是當下他便啞啞的答道：

「不……不……是這個……這個……這個意思。是……是我……不……不……」

願意這樣幹。……」。

「好！幹不幹由你；不過事情已給你知道，你不幹也得幹，否則，你休想保存你的性命」。新魯又說：「哼！如果識趣的話，就好好的聽我底吩咐去做……神不知鬼不覺，這對你對我都有好處，否則，我就向皇軍告密，說你是抗日份子的支持者。」

「……」，沙米一時楞住了，他很想再說些什麼，可是在這種環境下他却一句也說不出來了。

新魯看他呆成這個樣子，知道剛才的威嚇已收了效，於是，便打鐵趁熱的接下去說：「記着，明天晚上，在原定的海邊等我，……如果不想聽命的話，那就不必去了」。

新魯說完便興沖沖的走了。使沙米想再說幾句話的機會也沒有。

……

當天晚上，沙米彷彿是睡在蜂巢裡一樣，渾身不舒服的翻來滾去總是睡不着，一直到了深夜，他才朦朧的闔上眼睛；似睡非睡的，突然，他爬起來飄到海邊去了：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只有羣星的微弱光芒照着這被黑暗統治了的萬物。

他在海邊的一隻小船上等候，不久新魯押着再生來了，他接過了再生和一把匕首上船

去，便匆匆的向海中開去了。到了相當遠的海面上，他駭然的舉起匕首，正準備向再生刺過去時：突然他看見再生「骨碌」的朝他面前跪下來，兩手合攏着向他直拜，於是他即刻放下了手。

過了半响，他又舉起了匕首準備作第二次的行刺，突然天空閃過了一道光芒，一個人影從雲間裡直飛下來，最後落在沙米的船頭上，原來這人就是李生，他手裡拿着一把長劍，瘋狂的大笑道：

「哈哈……原來又是一隻沒有血性的野獸！」說完便舉劍朝沙米的心口上猛刺了過去

「啊啲」！沙米猛叫了一聲，他緊緊的按着胸口掙扎着滾了幾滾，終於睜開了眼睛。

「哇！好險呀」！他對自己說，慶幸剛才的一幕驚險場面好是在幻夢中，而現在自己還好好的睡在床上。但他的心還是不停的悸慄着，冷汗也流濕了滿身，甚至連枕頭也被沾濕了。

經過了這一場惡夢，他再也不能入睡了，只要一閉上眼睛，便好像有無數的李生底影子包圍着他一樣，耳畔也彷彿不停的徘徊着李生剛才在夢幻中的責罵聲，而漸漸的，這些影子

越來越濃了，這些聲音也越來越响亮越尖銳了，於是，他再也得不到一分一秒的靈靜，最後，他索性爬起來，換了件沙籠，戴了頂帽子，漏夜開了後門，就如樑上君子般的溜出去了，閃眼間，他穿過了一段矮種椰園，熟稔的摸索到了李民底家，他緊張的扣着李民的家門。

這個時候李民夫婦正在酣睡中，突然給這急如雷雨的扣門聲吵醒了，彼此都同時打了個冷噤，以為又是皇軍要來搜查什麼了，於是便匆匆忙忙的爬起來，李民大聲問：

「是誰」？

「是我！沙米，你快點開門」，沙米的聲音顫抖而又急燥，顯然是有什麼重要事情。李民敏捷的將門拉開了說：

「三更半夜，原來是你！有什麼要緊事嗎」？

「有要緊的事，我們到了裡面再說吧」！沙米一面電掣般的閃了進去，一面反手將門扉「碰」的一聲給關上了。外面；還是黑黝黝的一片。

第二天的晚上，大約是七點多八點的時候，沙米果真像他昨夜的夢境一樣；駕了隻小船在一個僻靜的海灣裡等待着，不久，新魯果真將再生抱來了；但與夢境不同的；是再生的口裡給塞住了一個柑子，手脚也被細綁了，任其擺佈，既不能叫喊也不能動彈。

沙米將再生接上了船，新魯就從懷裡取出了一疊厚厚的鈔票，送給沙米說：

「一萬塊，二分錢不少你的」。接着又交給他一把匕音，冷冷而又尖削的說：「這是給你用的，我要見血爲憑」。

沙米在緘默中接受了一切的委托，便飛一般的向海中划去了，到了相當遠的時候，突然在距離他不遠的海面上射過了兩道「一長兩短」的手電筒閃光，他興奮極了，也忙著從懷中拿出手電筒回報了一長兩短的電光暗號。

終於，他看見了那發出電光的海面上迅速的駛近了一艘小船，他也加緊了槳的次數划過去。霎眼間，兩隻小船終於併靠在一起了。這時，那船上跳過了一個人到沙米的船上，原來這人就是李民，他閃電般的解去了再生手脚上的繩子！而再生也敏捷的自己取去了口中的柑子，接着忙驚叫道：

「民叔！我怕」。

「別出聲，你已經脫險了」。李民一面安慰他，一面匆匆的把他抱過自己的船。

「民叔，我怕，我怕」！到了船上，再生驚恐的哭了起來。

「你別哭，我是來救你的，如果你再哭，回頭就有人追來殺你了，你快乖乖的睡下去，不要出聲」。李民半安慰半威嚇，果真使再生冷靜了下來。

李民來不及跟沙米說什麼便很快的將船划開了，去了不遠，突然後面又射過了一道筆直的電光，這一來，差點當場把李民嚇昏了，因為他以為是走漏了風聲而給新魯追蹤來了，他

急忙的回頭一看；追過來的原是沙米，當船再併在一起的時候；沙米就從懷裡摸出了一大疊鈔票，送過去給李民，然後模仿新魯的口氣說：

「一萬塊，一分錢不少你的」。

接着，兩個人作了個會心的微笑才擺擺手告別了。

沙米向原路匆匆的趕回去，心裡又恐懼又安慰，又似緊張，又似輕鬆，突然他的腦海裡顯出了新魯那猙獰的面孔，說：「這是給你用的，我要見血爲憑」。頓時他底心好像變成了一隻見了貓兒的小耗子一樣亂撞，差點給闖出口腔來了。他顫抖的舉起那把金光閃閃的匕首呆了。起先他是那麼的恐懼，不過幾分鐘以後，他却顯出得意與勝利的微笑了。他忙着用那把匕首先割下長褲的一點褲腳，使他變成了一片長長的布條，然後掀起褲腳，在自己的小腿上猛割了一刀，當場鮮紅的血液即刻撲溢出來。他將這些紅色的東西沾在白色的匕首上，然後才連忙將布條繞着傷口扎好，看看沒有什麼破綻了，才安然拿起那把染滿鮮血的匕首，毫無痛苦的將船划回去。

剛到岸邊，船尚未泊妥，新魯就緊張的奔了過來，伸着手說：

「給我，快點」。

「在，……在這裡」！沙米渾身顫抖的將匕首交給他。

新魯睜大了兩隻發出青光的眼睛，死命的瞪着匕首上的血；突然瘋狂的大笑了起來，頓時，一陣令人聽到襲骨的笑聲，震動了整個海面，整個椰林，很快的！海上，椰林跟着也起了一陣同樣令人恐怖的笑聲，這笑聲就如有無數的幽靈在低泣，也彷彿有無數的魔鬼在吼叫。

.....

穀芭，薯園，椰林，河邊，海畔，幾個再生平時可能去玩的地方，玉香都一回又一回的找過了，然而，連再生的脚印也沒有找着一個。這怎不叫做母親的玉香大感恐慌與焦灼呢？她頓時慌得像一隻瞎眼螃蟹一樣——橫衝，直闖。

後來她又回到了家裡；一進門便看見新魯悠然的躺在睡椅上，在那兒若無其事的玩弄着烟圈，這時，玉香再也壓不住了內心的疑慮與憤恨，於是她撲上去像瘋狗一般的吠道：

「你說，再生是不是你弄走的」？

「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新魯佯怒的暴跳起來，但却掩飾不了內心的恐慌。

「你一向對他不好」。玉香又嚷道。

「不好是一回事，他失蹤又是一回事，你沒有理由併在一起講」。新魯心裡也怔忡得很厲害。

「爲什麼你一點也不焦灼」？玉香又逼近了一步問。

「他是你的兒子嘛！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新魯感到這句很滿意，於是稍爲露出了得意，陰險，勝利的微笑。

玉香一時倒楞住了，半晌她才說：

「好！我就看你這沒有天良的東西有什麼好下場」？話未完便又瘋狂的衝出去了，她奔進椰林，當時，她彷彿是一隻失去了理性的瘋狗，到處亂闖亂吠：「再生！再生！再生！……」。

偶而給她碰見了幾個夜歸人，她也顧不了對方是張三抑或李四；只要認定對方是一個人，她便焦急的問他：

「你有看見我的兒子嗎？……他失蹤了。……我求求你……幫我找他回來吧！……」。

當他在行人中問得大失所望的時候，索性下了決心去敲每一家的門；問人家是否有看見

他的兒子，她更懇求每一家人協助他找回再生。然而當時已將近半夜，況且又是在戰亂的恐怖時期，因此肯「冒險」出來爲她奔走的人的確是鳳毛麟角，雖然偶而也會遇上幾個「好心腸」的人答應願意協助她，但只不過是在前門幫着叫了兩聲，便從後門又溜了回去。

整個甘榜的屋子，差不多大半都給玉香「光臨」過了，可是再生底踪跡還是杳然，這要叫玉香怎麼辦呢？

再過一些時候，她的聲音已經嘶啞了，她的頭也好像裂開成爲碎片了，她的步伐也由迅速而緩慢了，更由平衡而蹣跚了。在這個濃黑的深夜裡，她已與一個瞎子兼跛子而又兼瘋癲的人沒有什麼分別了。

漸漸地，漸漸地 她向海邊走去了，一面向大海中喊道：

「生哥！生哥！你的再生不見了，……我要你去找回來呀！……我要你去找回來呀！……」。

回答的只是一片片海的浪濤聲。

「生哥！生哥！你的兒子不見了呀！……我也不想活下去啦！……生哥！你……你帶我一起去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生哥！你等我呀！你等我呀！……」

。在這一段時間裡，她底口已成一個沒有人管理的擴音機了，她的軀體也酷似一架沒有人控制的機器人一樣，她的眼睛更好像變成了一塊銀幕，上面不斷地放映着李生向她頻頻呼喚的鏡頭。她邊喊邊毫不自覺的走下沙灘，走向大海。……慢慢地，海水浸到了她底腳，她底腿，她底腰，她底……海潮一個又一個的撲向她的胸部，臉上，頭髮……一切都濕淋淋的了。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當兒，突然在椰林裡衝出了一個人影，馬不停蹄的奔下沙灘，奔向大海，霎眼間，那黑影已一把抓住了玉香的肩頭了，玉香本能的順勢回頭一看；原來是民嫂，但她却好像已經不認識她了。在她那蒼白的臉上，找不出什麼表情，但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那將是一種死亡的前奏。

民嫂猛力的把她向岸上拉回來，一面喘着氣說：

「我找你不到，就懷疑你有這一着了，……好在我追到這兒來。……」。

到了只有腳彎水的時候，玉香突然掙脫了民嫂的手站住說：

「你放手，我要找生哥去。……」。

「生哥」？民嫂睜大了眼睛驚愕的問：「在那裡」？

玉香垂首思索了一下，便抬起頭來，遲鈍的將兩隻失魄的眼睛向大海面看出去，看的很

遠遠才舉起手來指着正在爲她高呼不平的大海說：

「哪！亞生哥不是在那邊嗎？她在等着我去呢！」她的神情好像是真的看見李生在向她招手一樣。

這幾句話，差點把民嫂嚇昏了，她渾身彷彿是給冰雪一下子掩蓋了似的，那顆心也彷彿生了翅膀拚命的掙扎着要從口腔裡飛出來。兩顆驚狂的眼睛幾乎連黑暗的一片也看不見了，她楞住好幾秒鐘才恢復了知覺，到底她還是個相當有胆量的女人——迅速的將視線投向大海，然而，海還是黑黝黝的一大片，那裡有什麼亞生哥呢？她按按自己那稍停的胸口說：

「玉香，你別再說傻話了，來！快跟我回去！」不管玉香是否同意，拉着她就走。

到了沙灘，玉香像是清醒了許多，她望望大海，又望望站在眼前的民嫂，終於大聲慟哭起來了，許久才用手掩着面孔，抽噎着說：

「再生不見了，我也不想做人了」。

民嫂這時才想起了一件大事，她一陣興奮，心裡的驚悸也被逼得溜光了，她高興的說：

「再生沒有失蹤，他現在很安全呢！」

「你別騙我了，我整個甘榜都找過了，那裡還有我的孩子呀？」玉香的哭聲又轉劇了。

民嫂忙搖撼着她那濕淋淋的身體說：

「真的！我沒有騙你」。

「……………」，玉香抬頭望着她，眼睛裡射出疑惑的光影。民嫂知道她現在的心意，忙

接下去說：

「本來，這回事李民是不許讓我給任何人知道的，但事到如今，我也沒有辦法再對你隱瞞了」。

「呀——？什麼？你快說」。玉香終於完全清醒了，她緊張的拉着枯藍的手問。

「好」！民嫂看看四面沒有人，才拉着玉香一面走一面說：「好吧！讓我坦白的告訴你吧」！

(廿五)

一個小小的甘榜，在一夜之間突然失蹤了兩個人，這的確是一件不很尋常的事；何況失蹤的有一位還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就說他是給日本人抓去吧！那也該有個水落石出呀？再說當時的日本人雖然蠻不講理，但也不致於捉一個六歲大的小童呀！因此種種，第二天的甘榜裡便籠罩了神奇與恐怖的气氛了。

再生的失蹤，在新魯，巫師婆，沙米等人的心目中自然明白，但關於李民也在同一夜裡失蹤的事，却使他們感到太神秘了，太湊巧了，也太值得懷疑和恐怖了——自然除了沙米

以外。

在萬想不通的時候，新魯只好去問李民的太太。然而，當民嫂一見到他時，不等他開口便給他掛起了一個大鬧大哭的「免問牌」了，這「免問牌」也可以說是給新魯最明顯的答案了——李民一定也是不幸失蹤的。

新魯不得要領，只好掉頭回去問沙米了。他心裡想：這可能是沙米串通了李民去救再生的，於是，他一見沙米便將自己所懷疑的心事質問他，威嚇他，然而，誰知沙米却相當鎮定的回答說：

「你不是親眼看過那把染血的匕首嗎」？

只是這麼一句簡單的話就夠應付新魯對沙米所有的疑惑了，他呆了半晌，突然又扳起面孔問道：

「那你說；李民又為什麼會無端端的失蹤了呢」？

「這個——」，沙米攤開雙手說：「我也與你一樣；不知道」。

新魯從來沒有在沙米的面前像今天這麼樣的丟過架子，他的自尊心即刻給沙米這句話擊了一拳，於是他氣沖沖的說：

「你敢這樣頂我？哼哼！……你看我要了你的頭」。說完便匆匆的走了。

一連碰了兩個釘子的新魯，現在唯一的去路就是請教他底「參謀長」——巫師婆了，他很坦白的將自己心裡的一切的疑惑與恐懼都告訴她，並要求她用巫術算一算再生是否真的死了。

巫師婆爲他照過了水碗說：

「哈哈！你不用怕，那小雜種已經死了，絕對不會回來找你報仇的，你放心好了，嗨！難道我給你想的計劃還會有錯的嗎？哈哈……」。

「那麼，我不是冤枉了沙米嗎」？新魯總算恢復了多少理性。

「這也不見得」，巫師婆轉了兩轉烏溜溜的大眼珠又挑撥的說：「你以爲沙米是好人嗎」？

「噢！………你是不是說他與李民的失蹤有關呢」？新魯猛然想起了另一回事。

「不錯，你真聰明」！巫師婆遲疑了一會又說：「只要他叫李民去追尋再生的屍體，剩一根頭髮，那幾年以後……你就………這個………我不敢說了」。

「就怎樣？你說，快說」！新魯見巫師婆吞吞吐吐的，心裡更加焦灼的問了。

「我……我說了……你可別怪我！」

「當然！當然！」

巫師婆嚥下了一口垂涎，並不馬上說，她故意賣了一個關子，這個關子是她生平向人開刀時最拿手的好戲，她說：

「不過……這個……這個……不過……這……」。

新魯那會不明白她的用意？於是當場便從懷裡摸出一疊厚厚的鈔票往桌子上一擲說：

「這是我孝敬神的，那你就快說吧！」

「這……」，巫師婆即刻見錢眼開的說：「好！好！我說……我是說：只要李民去剪回一根再生的頭髮，那只要一年半載；你……你就會中煞而死的」。

「呀！是真的」？新魯幾乎跳起來了。

「真的；當然是真的」！巫師婆又吞吞吐吐的說：「不過……我……」。

「不過怎樣？你快說」！新魯又逼近了一步。

「不過，我是不會讓他們陰謀成功的」巫師婆又自誇的說：「只要你照我的話去做，保證沒有問題」。

「你快說呀」！新魯急的窒息了。

巫師婆看他越是焦急，自己便越是故意緩慢，她毫無目的轉了兩個身子才露出另一種笑臉說：

「不過……這個……」。

「又是什麼『不過這個』，『不過這個』，錢嗎？我有」。新魯不耐煩而又爽快的再擲出了一疊鈔票：「現在可以說了吧」！

新魯在心平氣和的時候，是絕對不敢用這種傲慢的態度來對待她的，然而今天他這樣放肆不憚，巫師婆却一點也沒有責難他，這其中的理由很簡單——看在兩疊紅紅綠綠的鈔票上。可不是嗎？當她笑嘻嘻瞥了那兩堆鈔票一眼，便走近新魯的身邊，用低沉而慎重的語調附在他耳畔說：

「幹掉他」

「誰」？

「沙米」！

(廿六)

夜了，萬籟俱靜，只有海是動的，椰樹也是動的，一輪尚未渾圓的月兒，高高的懸在深藍色的碧空裡，顯得那麼的皎潔與高貴，它彷彿從來就不曾見過凡間裡有著那麼多那麼多的慘事一樣的安祥與舒適。

這時，沙米也靜靜的環遊他夢中的世界了，一聲一聲的鼻鼾很有節奏的洋溢着整個屋子，顯得那麼調和，但突然有一連串急躁的敲門聲侵進他的耳膜裡，將他的睡意迅速的趕走了，他慌張的爬起來，詳細一聽，即刻有一個危險或死亡的預感湧進了他的身體，他滿懷怔忡

的蹣出客廳，從門隙裡窺望出來，哇！原來是兩個手持長劍的彪形大漢，他當時嚇得連靈魂也飛走了。半晌，他才恢復了理智。作了千份之一秒的決定，便蹣手蹣腳的溜進後房，輕輕的拉開窗子，先伸出半個頭去，看看沒有什麼動靜，才戰戰兢兢的越窗跳了出去，像一隻在獵犬追捕下的走獸，電掣般的竄進了朦朦朧朧的椰林，霎眼間，連影子也見不到了。

當那兩位大漢等的不耐煩而破門進去的時候，已是人去樓空了。

很快的，第二天甘榜裡又傳出了沙米神秘失蹤的消息，許多人又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了。

「失蹤」了將近兩個星期的李民回來了。時間是在沙米失蹤的第二天晚上，他踏着朦朧的月色走進椰林，走向自己底家，伸手去扣自己底家門。

民嫂聽出是丈夫的聲音，才放心的將門開了，她閃電似的一手將李民拉了進去，一手將門關上，隨即氣咻咻的說：

「不好了，不好了；我們的秘密已經給新魯知道了！……」。

「啊？是真的」？李民睜大了兩個又圓又黑的眼睛問。

「真的！沙米在昨晚已神秘的失蹤了，……恐怕是給新魯暗算了。……」民嫂的聲音

顫抖着。

「他媽的」！李民的眼睛裡噴出了火花。

「對了！你回來的時候有人發現你嗎」？

「沒有」！

「那很好！我們快逃走吧！趁人家還不知道你已回來」。

「走」？

「是的！要不然我們也將會像沙米一樣死在他們手裡的。……………」。

「這……………」李民在猶豫着。

「我們快逃吧！我怕極了」！民嫂頓着腳，額上冒出了一排排豆大的汗珠又說：「新魯

有的是錢，他會買通很多兇手的，我們怎能逃過他們的天羅地網呢」？

「你是這樣決定了」？李民疑惑的問。

「是的！我已經決定一等你回來就馬上走，一分鐘也不要逗留，要是你回來的消息給傳了出去，那我們要走也恐怕走不成了」。民嫂堅決的說。

李民本來在計劃着如何應付這個沒有人性的新魯，但這個應付的念頭却給太太的一番話

碰得粉碎了。他詳細的思索了一下，終於下了決心說：

「他媽的，好吧！我們暫時到北部去避避，來，快收拾東西去」。

「我已經收拾好了，只是等你回來」，民嫂慌忙打開衣櫃拿出兩大包裹交給李民，自己也背了一籃，拿了一扎，夫婦倆便偷偷的開了後門，迅速的溜了出去。一會兒，只見他們底黑影在月色的普照下，馳騁在椰林裡，在田野上。……

同樣的，第二天甘榜裡又傳出了民嫂離奇失蹤的消息。當然，人們誰也不知道李民已經回來過的事，所以有些人說：這個甘榜裡可能是出現了什麼吃人的大魔鬼，但有的人却哼着鼻子說：

「哼哼！我看呀！必定是沙米和民嫂有着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

「噢！對了！所以他們才一前一後的跟着跑呀！……」。有人附和着。

「不錯，不錯，我也想到了，李民一定是給太太弄掉了的。……」。又有人興奮的說，好像發現了自己的聰明。

「這——有點不可能……因為民嫂到底是女人，我看呀——兇手可能就是沙米。……」。

……。有人發表了新的忖度。

「對！對！兩個都有道理；兩個都有道理，……」，又有人這樣兩面討好着。

事情就這樣的傳開了去，本來是假想的，只是幻想去猜測，但經過一番「專家」們底加工美化後，假的却比真的還要令人相信了。然而，也有好幾個人不相信，玉香就是其中的一個。她雖然不十分清楚沙米和民嫂先後失蹤的真正內容，但她却自信一定是與自己和再生的事有關的，於是，她感到異常的不安與愧疚。

現實的環境使玉香跌進了無底的深淵，使她見不到人間的陽光，也呼吸不到屬於人間的空氣，雖然，她從民嫂那兒知道了自己的兒子；在沙米與李民的合作下已逃脫了第一個鬼門關，雖然，她也知道李民是將他的兒子帶去怡保交給一位有錢而沒有兒子的富翁扶養，但是，擺在眼前的現實，不但不能使她感到樂觀或見到既使是一點一滴的希望，反而增加更多可怕的魔影；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李民曾經回來過的事，當然也無從知道民嫂的失蹤，和自己的兒子的下落等問題。因此，她作了許多許多的假想和推測，有時，她也曾經為自己的兒子能夠脫險到另一個安全且理想的地方去而感到無限安慰，但當她一想到李民「尚未回來」的事時，她便會聯想到途中種種可能發生的不幸，這不幸可能也包括她的兒子在內。因此，她惦念，她悲痛，她憤恨——憤恨新魯的手段——她為兒子以及朋友們的安危而焦灼，而失眠，而憔悴。

(廿七)

再生離開母親，離開家庭，離開了這個藏有猛虎毒蟒的甘榜，而靜悄悄的來到了一個人地生疏但却又是安全的地方，這其中的過程，真猶如做了一場又長又驚險的惡夢，就是曾經奔走了半個世界的李民也都有這樣的感覺。

話說回那天晚上，李民從沙米手裡接過再生以後，便一秒鐘也不敢懈怠的沿着海岸線像箭一般的朝南划去，當時，再生雖可說是脫離了死神的招呼，但在他那幼弱的心靈上，仍然像給魔鬼鎖上了手銬腳鐐一樣，他依然沒有獲得自由，依然沒有獲得溫暖，他想放聲痛哭，

他想高聲叫喊媽媽，可是，在這逃亡的途中，他連這最基本的自由也給剝削了。

一路上，他惶然的望着天；天是黑的，只有許多星星對他眨着淚眼，他也黯然的望着海；海也是黑黝黝的一片。只有恐怖，死亡的恐怖。迅速的，星和海都又掀起了他對母親的懷念，一想起母親，他再也按忍不住內心底恐懼與思念的熱潮了。於是他再一次的衝破了這死寂而又恐怖空氣：

「民叔！我怕」。

「你不要怕，有民叔在你身邊呢」！李民還是手不停獎的搖着。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媽媽」！聲音在顫抖着。

「傻孩子！你已經不能回去了」！李民黯然道

「我要！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媽媽」！再生幾乎要哭出聲來了。

「你……」。李民欲言又止，面對着這個僅有六七歲而還不十分清楚利害關鍵的孩子，他的確感到難以應付。起先，便原想隨便找個藉口，說是出來幾天便要回去的，然而，過後一想：未來的日子還那麼漫長，而伶俐的再生也不是可以用三言兩語的騙話所能哄過的。於是，他索性想了個直接壓制他這個「要回家」底念頭的反擊辦法——他問再生道：

「再生！你可知道你爸爸爲什麼要把你綁到海邊來嗎？」

「知道」，再生想了一想說：「因爲他不喜歡我」。

「對！那你有沒有看見他將一疊鈔票交給沙米叔？」李民間。

「有，我還看見一把小刀呢！」

「好！我再問你，你可知道這些錢和這把小刀要來做什麼用的？」李民間

「……………」。再生一時答不出話來。

「我不怕跟你說，你爸爸是用那些錢去收買沙米，叫沙米用那把刀來把你殺死的！」李民說。

「殺我」？再生震了一震。

「是的！因爲他殺死了你以後他才會快樂的」。李民說。

「爲什麼他要殺死我才快樂呢」？再生不解地問。

「我告訴你；因爲他不是你的爸爸，你也不是他的兒子，所以他要殺你，…………」。李民說得很激動。

「噢！我記起來了，媽媽告訴我，說我自己的親爸爸不是馬來人，……………又說他在—

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再生回憶着說。

「不錯，你爸爸不是馬來人，他是中國人……他是給你現在這個馬來父親趕走的……」。李民說。

「趕走？……民叔！我爸爸是怎樣給他趕走的呢？……」。再生好奇地問。

「好！我告訴你；以前，你只有一個媽媽和一個爸爸，媽媽就是現在這個，爸爸就是那個中國人。後來，你現在的這個馬來父親看見你媽媽很漂亮，所以他……」。李民尚未說完，再生便搶着問了：

「所以他就趕走我底爸爸是嗎？」

「是的！他趕走了你爸爸以後，就強迫你媽媽跟他結婚」。李民說。

「……為什麼我爸爸不殺死這個馬來人呢？」再生問。

「因為你爸爸人少，他們人多，所以不夠他殺」。李民說。

「……為什麼媽媽又肯再嫁給他呢？」再生更疑惑了。

「當時，你媽媽是不願意的，但後來爲了要養活你，所以才嫁給他，……當時，如果不是爲了你，你媽媽早就跳海去死了」。李民說。

「……………」，再生聽了李民最後這一句話，先是一陣痴呆，接着便將兩個小拳頭捏的緊緊，突然大聲嚷道：

「民叔！我要回去！」

「怎麼？你又說要回去了」？李民頗覺驚詫。

「嗯！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殺死他」。再生底眼裡噴出了火花。

「殺他？……………你爸爸都不夠他殺了，你這麼麼小小的年紀怎夠他殺呢？你看，剛才要

不是我和沙米叔來救你，……………你老早就給他殺死了。……………」。李民說。

「……………」再生頹然。

「如果你要殺他，現在就不要先給他殺了，……………等到你長大了，長得像我這樣高這樣大的時候，你才回去……………」。李民的話又給再生打斷了，他說：

「哦！我記得了，媽告訴過我，說我長大了，可以給我爸爸……………」他本來想說「報仇」的，但他一時忘記了，只知道「報仇」就是殺人的意思，所以便很快的接下去說：「……………」

…可以給我爸爸殺人的時候，爸爸就會回來了，民叔，你說是不是？」

「是的；是的，你媽媽說的對……………」所以我說：你現在就不要再說『回去了』！李民

趁機壓制他要「回家」的念頭。

「可是！我要媽媽」！再生想了想終於這麼說。

「如果你一定要回去找媽媽的話，那你的馬來爸爸便會將你、你媽媽、甚至沙米叔和我這許多人都通通殺死的，你怕不怕」？李民故意顯得異常驚恐。

「……………」再生又是茫然。

「好果你真的愛你媽媽，怕你媽媽給他殺死，那你就不要再吵着要回去了」。李民說。

「……………」，再生還是茫然。

「如果你希望長大了的時候才回去給你父母親報仇，那你現在就只好乖乖的跟我走，離開這兒，離開這個會殺死你的地方」。李民進一步說。

「走？民叔！……你要帶我去那裡呢」？再生疑惑的問。

「去一個新的地方，那兒沒有會殺人的馬來人」。李民說。

「……你也跟我在一起嗎」？再生問。

「不！我帶你去了，我就要回來的」，李民率直地說。

「我怕！……………」我不要！……………」我要你也在那邊，跟我在一起」，再生幾乎要哭出聲來

了。

「你不必怕，在那兒我給你找多一個新的爸爸和一個新的媽媽。……他們會對你更好的，更愛你的！」李民說。

「不要！不要！我不要新的……我要現在的媽媽，我要現在的媽媽」。再生搖撼着整個身體掙扎似的說。

「傻孩子！現在的媽媽當然還是你的，將來你長大了不是可以回來見她嗎？」李民帶笑地說。

「……」，再生連連打了幾個阿欠，顯得異常疲憊。

「哦！天快亮了，你冷了吧！來！你好好的睡到艙裡面去，……我給你蓋被。……」。李民見他不但疲乏，而且也冷得渾身顫抖，於是，便推他去睡了。經過一夜的驚險逃亡，的確使再生太疲乏了，所以他一闔上眼睛便很快的睡着了，可是睡得並不很安寧。

李民見再生睡了，自己也頻頻打了幾個阿欠，剛才那股潛伏在體內的緊張的情緒也漸漸鬆弛了，頓時，他感到週身癱瘓，眼皮直要闔下來似的。這時他是多麼需要休息一會呀？可是，他又突然想到：萬一剛才的計劃不幸給新魯揭穿而即刻派人追來那將怎辦呢？爲了再生

和自己底安全，他又振作起精神，搖着槳繼續前進了。

天亮的時候，他們已到了「瓜拉居茶」的小碼頭，在那兒，他們將船泊住了。再生尚未醒來，李民却將昨晚預先準備了的食品拿了一部份出來自己先吃着。當時，他本想上岸去走的，但仔細一想；還不要露面的好，免得留下了什麼可疑的線索，於是，他吃飽了便又匆匆的開船走了。

當天傍晚，他們趕到了「朱蓋」的小碼頭。那時，李民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于是便泊了船，匆匆的吃點東西就和再生呼呼入睡了。一直到第二天的黎明，他們才再繼續向前進，經過十多小時的馳騁，在傍晚時分他們便趕到了「關丹」的大碼頭。當晚，他們同樣是在船上過宿。

第二天一早，他們轉了陸路，但却使用了许多金錢和拉攏了许多臨時的人情，才獲得了一輛開往中馬的日華運輸囉哩的負責人的同情而答應給他們「龍邦」。

（註七：即借搭之意。）

足足經過了一天一夜的顛沛，他們好容易才到了吉隆坡，由于該囉哩負責人的介紹，所以很容易他們又搭上了開往北馬的貨車了。當然，他們同樣是付出了不少代價——金錢。

不到一天工夫；李民與再生終於安然抵達目的地——怡保了。

李民之所以歷盡千辛萬苦，不顧任何危險而櫛風沐雨的將再生由老遠的丁加奴州帶到霹靂州的怡保來，原來是他在事先早已決定將再生交托給一位姓李名叫克仁的朋友去扶養的。他這樣的做法，除了要給再生離開危險這更遠一點外，還有兩個理由：第一；他很清楚再生是李生所留下來的唯一的後代，所以他要將再生交給一位與李生同姓的人扶養，以保存着再生原有的姓氏。第二，李克仁是他心目中認為最可信托而又最適合的人選。

他認識李克仁夫婦，是在十年前的事了；那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搭上一艘由廈門開往

星嘉坡的客輪，就在那船上，他們很自然的邂逅了。也許是由於彼此都是初次離鄉別井，抑或是所謂緣份心契的原故，所以很快的便奠定了鞏固的友誼，雖然同舟共濟的生活只是那麼短短的七天而已。

抵達馬來亞後，李民最初曾隨同李克仁夫婦到怡保他叔父底礦場裡去工作，後來爲了拗不過一位同鄉之邀才轉程到丁州去。這一別差不多是十年了，十年的時光不算太短，但彼此對那萍水相逢的情誼並沒有因時光之易逝而雲消霧散。

十年來，李民除了娶了個民嫂外，仍是依然故我，兩袖清風，然而李克仁却不同了，雖然十年來稱不上怎樣發福，但到底已成了兩個錫礦場的老板了。現在，他就在怡保市郊住着一幢兩層樓的洋房，要不是在戰亂時期，他真可說是生活在天堂裡一般的優越了。

可是；有錢的人，並不一定就沒有煩惱，沒有遺憾，就拿克仁夫婦來說吧！他們就有一樁美中不足的事了；這樁憾事在他們夫婦倆的心目中已潛伏了二十年，足足的二十年了，那就是李太太結了婚二十年來連屁也不會放過一個，而致使他倆四十過外仍膝下猶虛，這怎不叫他們因此而長年憂鬱在心呢？

對這件惟恐香燈無後的憾事，李民不但異常了解，而且還寄予無限的同情，可是，歷來

的同情都等於鏡花水月，一點也不能影响李太太那平坦的肚皮。然而，老天爺也總有開眼的一天，沒想到十年後的今日，李民竟然有機會將這股蘊藏了十年的同情，終於變成了一股直接彌補這樅憾事的力量了。

且說李民抵達了這個曾經是他所熟稔但却闊別了多年的怡保後，不禁喚起了陣陣懷舊的哀愁，尤其是眼見他那百業蕭條的市容的憔悴的外表，更使李民感到戰爭的可恨與慌涼之感。

他一面回憶着往昔的一切，一面拉着再生匆匆的踏進了怡保的市區，很快的便在一條比較熱鬧的街上找到了一間雜貨店，這雜貨店的東主是克仁的同鄉，以前李民在怡保時的一切用品都是在他店裡來往的。雖然談不上有什麼特殊的交情，但當他見到李民帶着再生到來找他時，却盡了地主之誼給他們不少方便，尤其是毫無顧忌的坦白告訴李民關於李克仁底近況與住址。

(廿九)

李民和再生按照店主的指示，便匆匆的來到了市郊李克仁底寓所：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果然是一幢兩層的洋房，雖然外貌略嫌古舊點。但設計的倒還幽美清靜；小小的園圃裡開滿了奇花異卉，一縷縷濃郁的花香，隨風輕輕的飄過矮矮的竹籬笆，一直沁入佇立在鐵門外的李民和再生底肺腑裡，令他們不禁都貪婪地猛吸了幾口芬芳的空氣。李民抖擻一下精神才半驚半喜的伸手去按電鈴：

「鈴……………」，隨着鈴聲出來了一個年紀僅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她梳着兩條長長的辮

子，穿着極樸素的衣服，看她的打扮舉止，已知她是個丫頭之流的差使了。李民見她頗驚愕的打量着衣冠不整的自己和再生，心裡不禁有點忐忑，但他仍忙迎上去訕訕的問道：

「你……你這位小姑娘，請問李克仁頭家在屋嗎？」

「你們是那來的？怎麼會認識我們老爺呢？」那小丫頭還是愕然的瞪着他們。李民忙着解釋道：

「哦！我們是從丁加奴來的，……你家老爺是我們的好朋友呢！你就去通知他一聲，說是一個姓李的由丁州來找他就可以了」。

「噢！你等一等」。丫頭轉個身飛快的鑽進屋子裡去了。

李民在外面焦急的等候着，突然，他看見一個身材矮矮且略胖的中年男子匆匆的趕出來，當他們的四條視線接觸在一起的時候，即刻同時同秒的大聲喊了出來：

「亞民！是你？」

「仁兄！你……」。

克仁慌張的開了鐵門；緊緊的和和李民互相握着久別將近十年的手。許久許久他們都說不出半句話來，只是在彼此的眼眶裡很快的就盈滿久別重逢的歡樂的淚光。就在這時，屋裡

又走出了一個中年婦女來，她拖着那久纏後放的小腳，顯得很不自然很不相稱的，顛巍巍的步下花園的碎石小道，一直向大鐵門口搖擺過來。當她的視線跟李民的碰在一起的時候，不禁彼此又同時的叫道：

「哇！是民哥！」

「仁嫂！」

再生見到了陌生人，頓時嚇得躲到李民的懷里去。這時，他們已將過度興奮與緊張的情緒較為弛鬆了許多；李太太第一個嚷起來道：

「呀！民哥！你真是太那個了，孩子已經這麼大了，怎麼還瞞着我們說你也還沒有兒子呢！……噢！民嫂沒有一起來嗎？……」。

「呃——」？李太太這個誤會不算小，一時令到李民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克仁看見李民尷尬的說不出話來，便忙着拉他的手說：

「來！我們到裡面去談吧！說起來，我們也將近十年沒有見面了，……這幾年來又爲着戰爭不能通信，唉！」克仁嘆了一口氣又說：「時光實在過得太快了，你想：什麼時候我們才一起來『過番』呀（註八：出國到南洋之意。）轉眼開，我已經老了。唉——看來還是你比

我行，想不到你連孩子也這麼大了，……我真替你高興！」

「仁兄！你發福了，怎麼又厭起自己來的呢？……說到我——比你差得遠囉，其實，這孩子……」。李民本想說這孩子並不是他的，然而克仁不等他講完又搶着說了：

「唉！發點財又有什麼用，像你，有了後代那才是真正發福了……」。克仁尚未閉口，突然再生在他們後面哭起來了：原來是李太太一見到了再生便一路上給他拉拉扯扯又問長問短的，到了家門甚至要抱起他，誰知再生竟因陌生而哭了起來。再生一哭，當場嚇得李太太手忙腳亂，半晌才小心翼翼的哄着他說：

「哇！我的好小民哥哥呀！你怎麼哭啦！我的心肝，我是疼你的呀！……」。

再生敏捷的掙脫了她的糾纏，迅速的去抱着李民的腳，滿懷怔忡的說：

「民叔！民叔！我怕」。

「啊？什麼？他叫你……」聽了再生對李民的稱呼，克仁夫婦頓時驚奇的楞住了，雖然他們沒有將後面的一段話吐出來，但誰也知道他們所要說的是什麼了。李民正想趁這個機會開口給他們解釋，誰知敏感的李太太即刻收斂了剛才的驚奇而馬上換了一副笑臉從容的說：

「哦——我知道了，我們唐山也有許多人是故意「叫偏」的，……想不到民哥你們也學起唐山法來啦！嘻嘻……」。

李民眼見他們誤會重重，內心更感到焦急難忍，於是，他不得不搶着說：

「仁兄！仁嫂！你們都誤會了，這小孩子並不是我自己的兒子。……」。

「什麼？你說的是真的」？

「啊？是別人的孩子」？

克仁夫婦一先一後的驚叫了起來。李民見他們半信半疑的，便接着解釋道：

「是的！是別人的孩子！……他有一段很懷慘的身世，我很同情他，所以我才歷盡千辛萬苦將他帶到這兒來………是的意思是希望你們能夠收養他」。

「呀！真是謝天謝地囉」！李太太聽了這消息，比中了頭獎彩票更加高興了。

「啊？亞民，你不是在說笑話吧」！李克仁也跟着緊張起來了。

「我怎會給你們開這種玩笑呢」！李民看見他們高興得近乎發狂了，自己也不禁放下了一塊心石。

「呃！對了！你快告訴我們關於這孩子底身世和不幸吧」！克仁催促着李民。

「好的，讓我從頭告訴你們吧！」

.....

當時，李民一邊喝着茶，一邊向克仁夫婦敘述着關於再生的身世與遭遇，當他們清楚了再生的不幸時，都不禁洒下了同情之淚；這一顆顆的淚珠滴在他倆老的心田上，很快的便開出了憐憫與疼愛的花朵，這花朵也很快的便結成了歡樂與滿足的果實。他們的確是太快樂了，快樂的使他們恨不得當場多變出了幾個身心來享受這份值得榮光耀祖的美事，尤其是李太太更樂得將再生視為是天上掉下了的「天子」一樣，於是她含着興奮與驕傲的熱淚說：

「真是『天亞公』有眼囉，給我們送來了一個天子，從此，我們李家再也不必愁男憂女了，啊！民哥！我們要怎樣報答你的大恩大德呢？.....」。

「是的！亞民，我不曉得應該怎樣感激你才好！」李克仁剛從悲喜交集的夢中醒來。

「仁兄！仁嫂！大家都是爲了再生這孩子的安全和幸福，你們不必感激我，.....再說，你們這麼樂意收養他，我何嘗不是也要深深的感激你們呢？.....」。李民由衷地說。

「亞民！你.....」克仁夫婦感動的說不出話來，只有以四隻眼睛不停的散播着內心底情意。這時李民又接着說：

「我們一場老朋友，你們無需想到感激我的問題……我希望的，便是希望你們好好的培養他，……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聰明而又可愛的孩子」。

「當然！我可以發誓，我絕對不會令你失望的」。克仁也由衷的說。

「民哥！這點你放心好了，我們一定會將再生看成是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的」。李太太說着，突然想起了另一件興奮的事情，她忙向再生走前兩步，俯下身體去逗他說：

「來！乖孩子！你叫我媽媽！叫！叫我媽媽，嘻嘻！……」。

「哦！是了！你……你就叫我爸爸！來！嘿……你叫呀！叫我爸爸！呀！叫！叫！嘻嘻……」克仁也不甘落後的追隨着太太去逗再生叫他。

李民看得呆了，他對再生那猶如白雲變化一般的身世深深的爲他感到懷愴，現在當他看見再生又要叫另一個人做父母時，心裡不禁又喚起了一股不知是酸是苦抑或是甜是澀的感慨。

克仁夫婦逗了半晌仍難得再生叫他們一聲，於是，先前的熱潮不禁微微的洒出了一層冷霜。然而，他們並不灰心，尤其是李太太，她還如數家珍般的給再生許下了許多諾言——她說：

「你乖！嘿……！你乖乖叫我媽媽，叫他爸爸，你叫，你快叫，你叫了我就買很多很多的東西給你。哦！買新衣啦！買新鞋啦！買……哦！還有買糖菓啦！」

再生顯得很不耐煩，他驀然掙脫了李太太的手，囁嚅道：

「我不要，我不要東西」。

「那你要什麼呢？乖孩子！你快說；要什麼」？李太太問。

「我要媽媽」！再生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心語。

「噢！對啦！我就是你媽媽呀」！李太太興奮的說。

「還有，我就是你爸爸啦！來！你快叫」！克仁不向太太示弱。

「我要在甘榜裡的媽媽」，再生又望着克仁說：「你不是我爸爸，我爸爸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呃……」，克仁夫婦都楞住了，他們不約而同的互相換了個眼色。克仁接着站了起來，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坐到沙發上去了。李太太也跟着站起來，雖然沒有即刻走開，但已掩飾不了那股美中不足的氣氛了。

李民的心裡感到異常的惆悵，他看到這種情形只好貢獻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他說：

「仁兄！仁嫂！再生既然不肯叫，那麼，你們就要他改叫別的吧！譬如叫伯父伯母，也是差不多的，反正他已經是你們的人了。……」。

克仁夫婦又換了個眼色，但誰也沒有發表意見，于是，李民不管他們同意與否便拉着再生說：

「再生！你就叫他們伯父伯母吧！來！你乖乖的跟民叔叫一次：伯父！」

「伯父」！再生果真的跟着李民叫了一聲，音量是略嫌低些，但是已樂得克仁見牙不見眼了。

「還有我呢？」李太太好像連半秒鐘也不能等待似的。

「哦！對了，這位是伯母！你叫！伯母」！李民又催促着再生。

「伯母」，聲音比叫「伯父」時高些，李太太的快樂也好像比她丈夫濃些。他們夫婦都笑得全合不攏口來。這時，李民又對再生說：

「再生！你以後要乖乖聽伯父伯母的話，知道嗎？」

「嗯」！再生微微的點一點頭。

這時，壁上的掛鐘敲了三下，克仁忙道：

「呀！三點了！」說着還給了太太一個神秘的眼色；回頭又對李民說：「亞民！你先在外面坐坐，我們到後堂裡一會兒便來」。

「好好！你們請便！反正大家都是自己人用不着客氣」。李民笑着說。



(卅)

李民在客廳裡和再生聊着，不到半支烟工夫，克仁一個人出來了，他一坐下來便打開了話匣；先是關心李民自別後以來的生活狀況，又問及戰時的丁州，後來也談到自己這些年來的得失，更談到了再生以後的種種計劃與生活方針，一直到時鐘敲了五點的時候，克仁才帶他們上樓去安頓隨身的行李，又讓出一個相當舒適的寢房給他們居住，隨後又親自率領他們到後院裡去洗澡。

當李民和再生先後沖好涼，換好衣服下樓時，已是上燈的時候了，這時客廳裡靜無一人

，李民正覺得奇怪，突然後堂裡起了一陣「格格」的聲音，隨着聲音又有一縷縷鷄香肉香……隨風從後堂裡溜出來，一直鑽進了他們的心胃裡，頓時，他們頻頻的吞了幾口垂涎，覺得肚子的確是餓極了。就在這個時候；克仁從後堂裡出來了，他手裡拿着一個大鷄腿，笑哈哈的向他們走過來說：

「亞民你等一等，就開飯了，現在只差一樣菜還沒弄好」，說後便在再生的面前蹲下來，將鷄腿交給他說：

「來！這個先給你；哩！拿去呀！……」。

「……」。再生沒說什麼，只望了望那隻鷄腿，便畏縮到李民的懷裡去了，這時李民也哄着說：

「再生，伯父疼你，你就拿了吧！怕什麼」？

「是呀！伯父給你的，你還怕什麼，拿去呀！……」。克仁左手去拉住再生的右手，再將自己左手裡的鷄腿塞到他的右手裡去，這樣，再生終於接過去了，但並不馬上吃，他只是呆呆的瞪着那個鷄腿，這一來倒引起兩個大人都不禁暗暗的笑了起來。

克仁與李民又傾談了一些當前的時局，沒多久，李太太出來了，她下身圍繫着一條白色

的圍巾，她邊走邊用圍巾抹着那兩隻油膩膩的手，接着她又用手背去拭掉額上的汗珠，她笑嘻嘻的對他們說：

「開飯啦！民哥！請到裡面吃頓便飯吧！」說着又走到再生面前俯下半個身體說：「我的孩子，來！跟伯母吃飯去，我看你一定餓了吧！……啊？這個鷄腿你爲什麼不吃呀？」她看見再生手裡的鷄腿還是原形不動，不禁有點愕然，隨後她回頭埋怨克仁道：

「你也是的！怎麼不叫他吃呀？」

「嘿……我和亞民談得忘了，嘿……」。克仁抱歉的笑着說。

「小孩子怕生疏是這樣的！」李民對他們說。

這時那位十四五歲的丫頭出現在廚房門口叫道：

「舅父舅母，飯開好了！」

「哦！我們吃飯去吧！」克仁第一個領先站起來。

「來！我的好孩子，伯母帶你去吃飯」。李太太拉着再生走在前面。李民也跟着站起來，他一面走一面低低的問克仁道：

「民兄！剛才那小女孩是你的……」。

「哦！她是我的外甥女，就是我妹妹的女兒。……啊呀！說起他們這幾年來可不好過囉！……」。

「怎麼我從不知道你有個妹妹的」？

「是你到了丁州後她才從國內來的，現在就住在華都牙也，……說來真不好意思，這些年來都是我接濟她！……」。克仁還想再說下去，但已到了飯廳，他只好將話收住，一面招待李民和再生坐下。李太太還未坐定便忙着給再生夾菜送湯了。

李民拿起筷子，將視線落在桌上的每一味菜的上面，口裡不禁贊道：

「哇！你們好像是辦喜酒似的，其實，大家都是老朋友，又何必這麼鋪張破費呢」？

「是呀！今晚就是請你喝喜酒呀！哈哈……」。李太太絃外之音是說慶祝自己有了了一個兒子，克仁也接口說：

「談不上什麼破費……說開又說，這些香蕉紙如果不用完它，我看將來送人揩屁股人家都會嫌太滑了」。

「你們在這兒還好，我們在丁州那個小甘榜裡，簡直有錢也無處用，想買什麼，就沒什麼」。李民說。

「這就真的囉」！克仁嚥下了一口菜說：「如果談物質上的享受，在怡保還不算太難，但主要的是看你有沒有錢，捨不捨得化錢，如果有錢又肯化，那一切還不是和戰前一樣。」

「這麼說；這兒的物品一定是貴得驚人吧」？李民睜大眼睛問。

「不錯，這兒的東西已經貴得沒有體統了，譬如你剛才抽的那「海軍牌」的香烟，現在的黑市價錢恐怕要超過五百塊錢一罐了。還有，現在我們所喝的這個普通牌子的酒，如果沒有五千塊錢休想去問津，還有……」。克仁正想繼續說下去，但李太太却不耐煩的打斷了他的話柄說：

「哎喲！你來說來說去總是談這個，你沒有看見再生不吃飯嗎？哼！看你」。

「哦！是的！我又說得忘記了，嘿……」。克仁忙笑開了眼睛對身邊的再生說：「來！乖乖的，吃飯，吃了再添，來！伯父給你夾菜，嘿……」。說着便選了一塊燒鴨肉放到再生的碗裡去，這時，再生的碗裡已堆滿了雞肉，鴨肉，豬肉……和各式各樣的菜了。這一頓酒席在克仁夫婦看來；可以說是給李民接風或洗塵，也可以說是代替再生補請彌月酒一樣，他們高興的吃着，喝着，談着，一直到晚上八點多鐘才散席。

(卅一)

晚上，他們在客廳裡聊天，突然，克仁將話題轉到李民的身上去；他帶着幾分醉意說：

「亞民！你還是住在這兒不要再回丁州去吧！」

「呃！這個……」李民那剛剛獲得一點靈靜的心田，現在給克仁這一句話碰得又掀起了陣陣漣漪，這圈圈的波紋，很快的又變成了洶濤駭浪他不禁想起了那個充滿罪惡的甘榜。想起了自己的太太和玉香以及沙米等人的安危了，于是他驕然驅走了醉意說：

「不行，我要回去！仁兄！我決定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怎麼？這麼快」？克仁有點愕然。

「呀！民哥！整十年來難得你到一次，怎麼現在剛到就要走了呢？這不是給我們太掃興了嗎」？李太太沒有一點醉態。

「仁兄！仁嫂！這次是不同平常的，你們都知道，這回我是冒險出來的，現在家裡怎樣了也不知道，你說我怎能放心得下呢」？李民的聲音在顫抖着，顯得異常不安與焦灼。

克仁夫婦換了個眼色；心裡彷彿都很了解目前李民的心情，於是克仁又說：

「既然是這樣，那就少住幾天吧！我也不敢留你太久」。

「是呀！你就少住幾天吧！爲什麼一定要在明天就走呢」？李太太也跟着說。

「我何嘗不是想在你們這兒多逗留一個時期，可是，爲了家裡有放心不下的事，既使留在這兒也是不會快樂安心的，反而多逗留一天也就多煩惱多焦急一天。所以，我覺得還是明天一早就回去的好！至於你們的盛意與熱誠，我只好改次領受了」。李民說得句句都是真心話。

「那也好！你就明天啓程吧！我很了解你目前的環境與心境，我也不敢再勉強挽留你了」。克仁頓了頓又說：「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必定要抽個時間到我這兒來長住一個時期，如果果不是這樣，我心裡便老是不快樂的，好像是掉了什麼似的」。

「哎呀！民哥！我看戰爭就快和平了。和平以後，你就索性搬到我們這兒來住吧！我們是不會虧待你的，何況你又是我們的恩人呢？」李太太說。

「我也希望早日和平，到那時，你們不請我也會自己到來找你們的，至於搬家的問題，我目前還不能定奪，這全要看時勢怎樣而定。……」。李民說着連連打了幾個阿欠，顯得異常疲倦。

克仁夫婦本想和他談個通宵，但一看到他的倦態，自己也不好意思再糾纏他了，於是克仁說：

「亞民，你辛苦了，還是上樓去休息吧！」

「對了！你明天還要趕路呢！還是去休息吧！」李太太附和着說。

「就在這時，李民才發現再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伏在他自己的大腿上呼呼熟睡了，他說

：「呃——再生已經睡了」。

「不要驚動他！他也太辛苦了」。克仁將聲音故意放得很低。

「就輕輕的抱他上樓去吧」！李太太回頭又對克仁說：「老的！你就把他抱到我們房裡

去睡吧」！

「好！好！我抱他去」！克仁俯下身去，李民不敢驚動，靜靜的讓克仁將躺在大腿上的再生抱走，他目送克仁夫婦抱着再生很小心的上樓去，心裡不禁又起了一陣淒涼的傷感，尤其是當他想到再過幾個鐘頭後，便要靜悄悄的離開了再生時，心裡的傷感即刻變成了騰熱的蒸氣，一直衝上他的胸口，他的眼睛，使他的眸子也潮濕了，他楞住了不知多少時候，才被一陣連繼的樓梯聲驚醒了過來。他忙回頭一看；原來是克仁下樓來了，他馬上問：

「再生睡了」？

「是的！他已經睡了。你也應該去休息了，時間很夜了」。克仁答。

「哦」！李民木鷄似的站起來，向樓梯走去，踏上了梯級才記起了什麼似的回過頭來說：「仁兄！你也早點休息吧」！

「我？我遲點不要緊」。克仁笑嘻嘻的答。

「……………」。李民欲言又止，他再看了克仁一眼，便失魂落魄的拾級而上，木然的走過樓板，走進剛才克仁特別爲他準備好的房子。他茫然的反手把門關上，遲鈍的脫去上衣，然後躺到軟綿綿的床上去，這時；他想的很多，很遠，很現實，也很渺茫。突然他一個翻

身便站了起來，忙不迭的去打開他那充裝旅行的布袋。霎眼間，他拿出了一疊用膠帶纏好的鈔票，他仔細的算一算，剛好是十小疊，隨後，他便匆匆的開門出去，一直沿着樓梯下來。這時，克仁夫婦正在廳中高興的談論着什麼，遽然聽見急促的脚步聲。便一齊往樓梯看去，原來是李民匆匆的下來；李太太第一個驚奇的問道：

「怎麼？民哥你還沒睡」？

「是的！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李民答。

「什麼事呀」？克仁也驚愕的問道。

「我差點忘了將這十萬塊錢交給你們」。李民說。

「什麼？給我們錢」？李太太有點駭然。

「啊」？克仁也睜大了眼睛說：「錢」？

「是的！這是再生的，現在再生是你們的了，這些錢當然也是你們的了」。李民將錢送給克仁。

「這……這怎麼行呢」？克仁忙拒絕地搖着手，一時却忘了其他的話，這時，到底是

李太太應付得好，她說：

「啊呀！民哥你瘋了嗎？這錢怎麼會是再生的呢？……再說；你一路上也用了不少呀！怎可以再交給我們呢？」

「仁嫂，路上用的我自己有，說真的，我這次帶再生逃走，並不準備用這一筆錢……我總覺得這些錢是再生的，所以——我請求你們代他保管」。李民說。

「現在，再生已經是我們的人了，錢的事我們還吝嗇嗎？……民哥！你就將這筆錢當作是救再生的路費吧」！李太太說。

「不錯！你就當作是由天上掉下來給你做路費的吧！……再說，我們也應該給你一筆酬謝的呢！你怎麼還可以將這些留下？嘿……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送了孩子又貼錢？克仁不等李民開口就推着他說：「別再猶豫了，上去休息吧」！

「這……」李民剛想開口又給李太太搶着說了：

「啊呀！民哥！何必推來推去呢！你就好好的放在身邊吧」！李太太也站起來推他。

「我……我總覺得我沒有理由要這些錢」！李民還是固執的說。

「啊呀！這錢又不是你去偷的去搶的，有什麼不應該呢」？克仁說。

「是呀！這是光明正大的，是問心無愧的，……民哥，你就好好的收起來吧」！李太

太說。

李民只有一張口，自然說不過他們兩夫婦，于是只好懷着惘然的心情捧着鈔票默默的上樓去了。

這一夜，除了再生和克仁的外甥女亞翠外，其他三人都失眠了，李民是爲了想起家裡的太太，玉香和沙米等人的安危而失眠的。然相反的，克仁夫婦却是爲了過份的高興才闔不上眼睛而竊竊的談到天亮。



(卅二)

天還沒有十分亮，李民已起身了，他輕輕下樓來準備到後院廁所去，誰知當他剛踏進廚房時，便看見了克仁夫婦與亞翠等正在弄早飯了，他不禁驚奇的叫道：

「呀！你們這麼早就弄飯了」？

「是的」！李太太返過頭來說：「我們知道你今天一早就要走了，所以提早起來給你準備早飯」。

「亞民，你真的要走了」？克仁岔開了早飯的話題，依依不捨的說。

「嗯！我是這樣決定了的」。李民答。

「那……」克仁想了想說：「我先出去給你問問看今天有沒有早車到吉隆坡去」。

「不必了！我在昨天已經問過了」，李民說：「是原來的囉哩；那司機待我還不壞，他告訴我，八點鐘便開車」。

「是日華公司的運輸囉哩嗎」？克仁問。

「這個——我不大清楚，不過，據那司機說，好像是政府公營的」。

「那你不是已經答應了他」？克仁問。

「是的；不過當時我不曉得是不是可以在一天之間找到你，所以對他說；如果超過八點鐘我沒有去，就等於取消了」。李民說。

「現在才六點多」，克仁看看錶說：「吃了早飯才走是來得及的，你先去洗臉吧」！

「好的」！李民應着便走出後門。

七點鐘還不到，李太太已叫開飯了，這時再生還沒有醒來，亞翠吃不慣早飯，所以飯桌上只有克仁夫婦和李民三人

今早的菜餚和昨晚的差不多一樣豐富。克仁給李民斟了滿滿的一杯酒，自己也注滿了一

杯，然後舉杯說：

「來！乾一杯；祝你這番回去一帆風順」。

「來來來！我祝你早日添丁，請喝喜酒」。李太太總是不認輸給丈夫的。這一來，大家都笑了起來，李民也忙着舉杯說：

「仁兄！仁嫂！我除了同樣的恭祝你們之外，我還要祝你們的孩子快高長大，早日給你們娶個媳婦養羣孫子。」

「哈哈……你真會說話」。

「嘿……民哥說得太高興了」。

真的，李民只這麼一句祝語，就樂得他們夫婦連心裡也開了花。過了許久，大家才先後收斂了放浪的笑聲，突然，李太太好像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一樣，她認真且緊張的說：

「民哥呀！我差點忘記了告訴你」。

「什麼事呀？仁嫂」，李民也有點愕然。

「我是說——」。李太太將視線往四週巡視了一下，接着說：「再生這個孩子，你既然將他送給了我們，那我希望你回去了加奴千萬別將這個消息洩漏出去」。

「這個當然」！李民說。

「亞民，我真有點擔心他的馬來父親將來會找上這兒來」。克仁有點惶然。

「這個——」李民想了想說：「將來我就不敢說，不過，在目前我相信是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民哥」！李太太吶吶的說：「我希望你回去後也不要告訴他的媽媽，我真怕她將來……」。李太太說不出下文，克仁忙接着說：

「我們並不是怕什麼，只是怕他母親知道了後會常常來給我們找麻煩……不過這還是小事，最怕的是連他的馬來父親知道了，到那時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說——我希望你也不要坦白的告訴他媽媽」。李太太到現在才補充說。

「這個……」。李民頗為難的說：「我當然尊照你們的意思，不過——將來如果時勢改變了……譬如說新魯死了，那——讓他的母親來看看她的親生兒子，我想是不成問題的吧」！

「這怎麼行呢」？李太太睜大眼睛說：「到那時，如果再生不認我們而要回他的親生母親時，那我們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亞民！你就爲人爲到底吧！何況大家都是一場老朋友了，你就……」克仁尚未說完，李民便搶着說了：

「仁兄！仁嫂！剛才我的意思並不是有意破壞你們什麼的，只是我覺得跟李生，西平，玉香等也都是一場老朋友，如果要我一輩子瞞着玉香，我覺得這未免太殘忍了，假如我真的這麼做，那我相信我永遠都是不會快樂的，既使對死去了的西平我也會感到無限愧疚的……」

，李民剛說完，克仁夫婦還來不及答話，突然看見亞翠匆匆忙忙的闖進廚房來叫道：

「舅母！再生醒了，他一直哭着要找民叔呀……我要帶他下來他不肯。……」

「來！我去抱他」！李太太急急的離開飯廳。

這時，李民已經吃飽了，他也站起來說：

「我們到客廳裡去吧」！

克仁跟他一齊到客廳尚未坐下。李太太已經拉着再生從樓梯上下來了。再生用手背揉着惺忪的眼睛，一見到李民，便掙脫了李太太的手飛一般的撲到李民懷裡去，他口裡連續的叫道：

「民叔！民叔」！

李民緊緊的抱着他，撫摩着他的頭髮，好久才說：

「再生，民叔要回去了，你好好的跟伯父伯母在這兒，以後我會常常來看你的。」

再生抬起頭悲戚的說道：

「民叔！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離開我，你……」。

「傻孩子！你不記得我家裡只有一個民嬸在嗎？我不回去怎麼可以呢？你不要難過，乖的在這兒，伯父伯母他們會很疼你的，只要你乖」。李民心裡的確是捨不得放下他的，但口裡不得不這麼強硬。這時李太太也湊上前來說：

「是囉！我們一定會很疼你的，你放心，現在，這邊就是你的家了，你還怕什麼呢？」
「再生！亞民叔回甘榜去很快的就會回來的，你不要纏着他」。克仁伸手去拉再生，可是再生不依，他掙脫克仁的手仍撲到李民的懷裡去。他憂鬱的問：

「民叔！你真的還要回來嗎？」

「真的」！李民的聲音有點顫抖：「我很快就會回來看看你的，你在這邊要聽伯父伯母的話，知道嗎？」

「嗯！……你要早點回來呀」！再生想着突然又說：「哦！民叔！我要你去告訴我媽

媽，說我在這邊，說我很想念她。……」。

「哦」！李民感動得聲音近于嗚咽了：「我會去的」，我會去對你媽說：「你在這邊很好」。

「民叔！我要你叫我媽來找我，叫她來帶我回去」。再生說。

「好的！只要你乖乖在這邊，不要吵着要回去，我就會很快帶你媽來的」。李民哄他說

「嗯！你記得早點帶她來呀」！再生又說。

「嗯！我一定很快的就帶她來」。就在這個時候，壁上的時鐘「咚」的响了一下，李民猛省的回頭一看驚叫道：

「哇！七點半了，我應該去收拾東西了」。他俯下頭又對再生說：「再生；你坐在這兒，我上樓去一趟」。說着便推開了再生急急忙忙的上樓去。

克仁夫婦早都呆了，他們的心裡很多感慨，很多矛盾，他們只是默默的望着再生，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會兒李民打着包就下來了，克仁第一個迎上去說：

「亞民！你真的要走了」？聲音很低沈，李太太也忙着挨前幾步說：

「民哥！你就現在走嗎？」

「嗯！是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這兒出去還有一段路」。李民說。

「那我也不敢留你了」，李太太說：「希望你改日再來找我們」。

這時再生又撲到李民底懷裡去了，他嗚咽着說：

「民叔……」還沒有說什麼便放聲慟哭起來了。說真的，在他那幼弱的心靈上，怎受得起這多次的生離死別的痛苦呢？

李民極力的安慰他。生平沒養過孩子的克仁夫婦也急得手忙腳亂。過了許久克仁才開口道：

「亞民，時間不早了，我送你出去吧！」

「哦」李民彷彿是從夢中驚醒，他再看看時鐘，已經是七點卅五分了，于是他又忙着跟再生和李太太等說了幾句告別的話，便匆匆的跟克仁踏出了大門，這時，再生早已哭得不成聲了，他拚命的要追上前去抱着李民，但却給李太太攔住了。克仁和李民聽見那刺耳的哀號聲，都不禁黯然的停下脚步回頭看；李民的眼眶裡潮濕了，喉嚨窒息得很厲害，所以他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克仁楞了許久才對太太說。

「老的！你就帶他進去吧！」

「民叔！民叔！你不要走，你帶我去，你不要走，你……」。再生死命的闖着，嚷着，哭着，這聲音幾乎闖毀了所有的人底心扉，李太太突然想到了一個計劃；她一面拉着再生，一面忙着拉攏了兩扇門扉，「碰」的一聲給關上了，頓時成了兩個互相看不見的世界，但再生的慟哭聲還是無孔不進的飄蕩着整個空間，克仁和李民早都成了木頭人了，過了許久，克仁才動一動李民的手肘說：

「我們走吧」！聲音好似是在低泣。

李民沒有回答什麼，他默默的跟克仁走出花園，走上柏油路，誰與誰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有這腳下的踏步聲在傳達着彼此心靈上的心聲。

到了巴剎口，囉哩車還沒開，司機一見到他們便忙跑過來說：

「我以爲你不來了……再過幾分鐘我就要開車啦」！

「真對不起，我來遲了」。李民歉然說。

「呃？你的孩子沒有來嗎」？司機好奇的問。

「噢？他暫時留在我這位兄長的家裡」。李民指着克仁說。

「嗯——原來這位就是你的兄長」？司機向克仁點頭爲禮。

「是的！是的」！克仁也向他點頭回報說：「他就是我的弟弟」。

「唉」！司機突然歎一口氣說：「這個年頭，出遠門真不容易，既要講人情，也要講金錢」。

李民與克仁即刻聽懂了他底絃外之音，於是克仁忙客氣的附和着說：

「是的！是的！這個年頭樣樣都不容易，好人更不容易多見幾個，尤其是像您老兄這樣肯幫忙人的好人，更是難得」。克仁邊說邊掏出一疊已預備了的鈔票送給他又說。「這是給你喝茶的，請不要嫌少，嘿……」。

「車費我有」，李民忙阻攔着說：「你不要收他的，我會給你」。

「這……」。司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這就算是我請你一路上代爲照應我弟弟的一點敬意吧！哪！不必客氣了，你收了吧」！克仁將鈔票塞過去。

「這……」。司機接了鈔票說：「真不好意思，嘿……謝謝你啦」！他將鈔票塞進口袋裡後又說：「時間不早了，我們開車吧」！說着就上車去了，李民也跟着從另一邊上了

車，坐在司機的旁邊。克仁急急的繞過車頭，站到李民的座位旁邊去，他感慨萬千的說：

「亞民！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我很感激你！……」。

「仁兄！很快了，只要戰爭一和平，我便會再來看你的」。李民感然的又說：「再生這孩子恐怕一時會不慣，……我希望你們要好好的照顧他」。李民的聲音裡充滿了淚波地蕩漾。這時司機已發動了引擎，車輪也開始緩緩地轉動起來了。司機側過頭來大聲對克仁說：「謝謝你，這位大哥！我們走了，希望後會有期」。克仁和李民本來還想說什麼，可是車輪已經轉快了，車身一下子就離開了克仁。李民反過頭來頻頻的向克仁搖手，克仁也同樣的向他揮手告別，一直到了囉哩轉彎看不見為止……。

克仁買了一些水果，和一隻小木馬回到家裡，再生還斷斷續續的躲在一邊哽咽着。李太太搶過了克仁手中的一串紅毛丹，忙過去交給再生說：

「孩子！伯父給你買回了紅毛丹，你不要再哭啦！來！乖乖的，伯母給你剝一個」。說着將手中一個剝開了的紅毛丹塞到再生的嘴裡去。這時克仁也走了過來，他將木馬放在地上，用腳去搖了幾下，笑嘻嘻的對再生說：

「孩子！你高興嗎？來！伯父抱你上去騎木馬」。說着不問再生是否同意便真的將他抱

上去了。這是新鮮的玩藝兒，再生從來未曾見過，所以他騎在上面便什麼都都忘記了似的，他那哭喪着的臉，第一次露出了訕訕的笑容，這下子可把克仁夫婦樂的連姓氏也忘了。

當他們正興高彩烈的時候，突然亞翠從樓梯上狂奔下來，一面大聲叫道：

「舅父舅母」！

「什麼事呀」？克仁夫婦都嚇了一跳。

「舅母！你看」！亞翠將一包新聞紙包着的東西交給她。李太太白了她一眼說：

「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剛說完自己也驚叫起來了：「呀？！錢」！

「錢？那來的」？克仁也湊了過去。

「在房子裡的桌上揀到的」，亞翠又補充說：「是民叔昨晚睡過的那個房子」。

「來！我看」。克仁從太太手中搶了過來一看；果然是一疊厚厚的鈔票，裡面還夾着一

張紙條；上面寫着：

以前，這些錢是再生最大的敵人，

現在，它却是再生最好的朋友了。

當然，我沒有理由帶走它。李民。即日。

.....

真是無巧不成書，反過來；當李民到了丹絨馬林要取錢買食物時；也發現了一件預想不到事情——在他的銀包裡竟然多出了許多五百元面額的鈔票，而且上面也附着一張紙條。那紙條是寫着：

區區之數，聊表敬意，請笑納。克仁。



從此，再生真可說是飛上枝頭變鳳凰了，雖然這隻鳳凰是生長在日治時代的怡保，但其主人却不顧金錢之犧牲而想盡辦法來使他達到吃的，穿的，玩的等各方面的優越享受，乍看起來，他以往那一場噩夢到現在已該是完全清醒的時候了，可是；白天裡的陽光，異地的溫暖的人情，和美好的生活享受，並不能徹底驅逐他那在黑夜裡所銘下的恐懼與仇恨，更不能沖淡他那股思念母親及救命恩人等的戀情。因此，只要他一起起媽媽，想起李民，想起沙米，他便會忘形的痛哭一場，有時在深夜的夢中，他往往會不自覺的高喊幾聲媽媽，或甚至因

此而痛泣到天明。在白天，當他無聊的時候，他常常纏着克仁夫婦，要求他們送他回甘榜裡去找媽媽，有時，他也會偷偷的問亞翠姊，看從這兒回到他的甘榜去有多遠？要從那裡走？有時，他還會無意中透露出一些有關未來的憧憬的話——回甘榜找媽媽的決心。

不甚了解兒童心理的克仁夫婦；對再生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感到異常煩惱，尤其是當再生哭鬧的時候，他們更會慌得肝腸倒置，有口難言。因此，他們經常倆個兒偷偷的商量這件傷透腦筋的事，這一晚，當再生睡了，他們又在廳中談起來了，李太太說：

「唉！再生這個孩子，也是太那個了，我們待他不薄呀？！可是，他總還是不滿足，整天啼啼鬧鬧，唉！像剛才睡的時候，又是哭了一場！唉！」

「唉！我們已經想盡辦法了，……叫我們還要怎樣呢？唉！」克仁也連連歎氣的說。

「嘿！老的！我看你還是再去找一些新奇的玩具來給他吧！我倒記起了，那天，你給他買了一個洋娃娃，他就整整的快樂了一天呢！」李太太回憶着說，眼臉上掠過了一個微微的希望。

「你說他是喜歡洋娃娃？」克仁好奇地問。

「是的！那天，我看他總是抱着洋娃娃到處去玩，有時，我還聽見他對洋娃娃喃喃的不

知在說些什麼！……看樣子，在幾百樣玩具中，他對那具洋娃娃倒有點緣份！」

「這個……」。克仁在思索着一個問題，半晌，他突然拍了一下呆子說：「噢！我明白了」。

「到底你明白了什麼呀？……看你的神氣。好像頂有辦法似的」？李太太不很認真的問。

「有辦法；照你剛才所說的情形看來，我覺得再生一定是過度寂寞了」。克仁興奮的說

「寂寞」？李太太驚愕的問：「你是說——我們不夠關心他？這——你就想錯了」。

「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他的寂寞可能是爲了沒有小孩同伴的緣故」。克仁解釋說。

「噢！我也明白了，你是不是看見他頂喜歡洋娃娃呢」？李太太也發掘了自己的聰明。

「不錯，……因爲那個洋娃娃的確像極了一個可愛的小孩子，再生既然喜歡牠，那——他當然更喜歡真的小孩子啦！所以我說：假如有多一兩個小孩子來給再生作伴，相信他就不致于會這樣了，你說是不是」？克仁說。

「是！是！我們就給他找個小同伴吧」！李太太馬上附和着說。

「我也是這麼想：不過，要找也不能隨隨便便的呀」！克仁說。

「噢！就這樣吧」！李太太忙走近克仁說：「我們出錢去買一個女的，就當作是童養媳吧！你說好不好」？

「你這個人也太那個了，正經的還沒想到，就想到什麼童養媳那麼遠去了」。克仁笑着說：「不過，找一個女的倒也是個好主意。」

「是呀！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現在是兄妹，將來是夫妻，就像我們唐山一樣，你說那多好呢！嘿……我太興了。嘻……」。李太太高興得從心裡笑了出來。

「好——當然是好！克仁並不像他太太那樣陶醉，過後他還有點爲難的說：「不過，要找一個合意的恐怕不容易吧」！

「這個——我覺得並不難！只要我們肯出高價，我看不怕找不到合意的人的」，李太太好像是在商量買黑市物品，接着她又說下去：「再說，我們李家的家底也不算是失禮的呀，有誰不想高攀這頭親事呢」？

說。

「看你；孩子尚乳臭未乾，就滿口什麼親事呀親事的，不怕笑煞人」。克仁半開玩笑的說。

「哼！人家說的是正經事呀！好！聽不聽由你，我一意這樣決定了，明天，就在明天，我一定拜托人家去辦的」。李太太悻悻的說。



(卅四)

明天，許多個明天，李太太果真的將這件欲爲兒子討童養媳的喜訊向一般較有來往的朋友公佈了，而且還請求他（她）們幫忙物色。

很快的，這個消息便由亞翠帶到了華都牙也。當然，最先知道的便是亞翠的父母親；他們高興極了；這高興一來自然是爲着哥哥能意外的獲得一兒子而產生的。二來，都是他們想趁這個機會跟克仁來個親上加親的攀扯。

他們之所以有這個念頭，並不是貪圖克仁有個「不失禮」的家底；也不是始於今日，坦

白說，他們具有這個念頭已經是好幾年的事了，這並不是說他們存心逃避或忍心放棄養育後代的天責，而是爲了自己歷來的境遇太糟——總是添了「不」發財——再加以碰到動亂的時代，所以，想要他們安安樂樂的過日子，的確是一件不容易而不敢想像的事，因此，他們夫婦倆早就想將這一羣小豬似的兒女送一兩個去給別人扶養的。然而，歷年來他們總是爲了不放心「領養人」是否會真心疼愛自己的骨肉而作罷。現在，既是自己的哥哥要領養，這怎不叫他們感到放心和高興呢？何況；自己的大女兒亞翠也在那兒工作。

第二天，亞翠的母親跟亞翠來到了克仁的家裡，起先；她說是給兄嫂道喜來的，後來知道她兄嫂的確是渴望一位童養媳後，便很坦白的表明了此行的目的。當李太太聽完她的「親上加親」的建議時，不禁高興得嚷起來道：

「呀！二姑！我早就有這個意思啦！雖然那時再生還沒有來，但我也想跟你討一個孩子來養的，可是；偏偏遇到你這個哥哥說什麼不好意思開口，說是怕你們誤會……嘿……

……這個……這個……」。

「哦！我明白了，你和哥哥是不是怕我誤會你們故意向我們逼債」？克仁的妹妹恍然大悟

「就是囉！你哥哥就是怕你們誤會說搶你們的孩子來作抵押囉！……………」李太太還想說下去，但却被克仁打斷了，他紅着臉有點尷尬的說：

「嘿……………現在由你自己說出來，那我可就放心了……………嘿……………不過，姑表要拿來親上加親，恐怕——不很妥當吧！」

「哎呀！大哥你也是，這又什麼不妥當呢？多少人是「表」來「表」去的呀？噫……………」他妹妹說。

「你說不妥當，到底有什麼不妥當呀？」李太太有點掃興的問。

「我是說——」克仁遲疑了一下才接下去說：「姑表未免太親熱了一點吧？」

「哎呀！你這個老糊塗，我還以為是什麼大道理大文章呢！原來是這麼一點小事」。李太太看看再生不在場才壓低嗓子說：「再生又不是我們自己親生的孩子，這有什麼關係呢」

「是呀！大哥，這是沒有關係的呀！」他妹妹又轉了另一個口氣說：「我還認為更加理想呢？！因為將來你的媳婦到底還有點我們李家的血緣呀！」

「嘿……………」克仁得意洋洋的笑着說：「聽了你們兩位這麼一說，我也覺得太理想了，嘿……………」。

「既然大哥也同意了，那麼——大嫂你就去選一個黃道吉日吧！好讓我早點把月敏送過來」。克仁的妹妹打鐵趁熱的說。

「噢？月敏？月敏就是剛才你講的那位五歲的女兒吧」？李太太關切的問。

「是的！就是我的第八女兒，差不多快六歲了，她很天真很聰明的，要不是大哥大嫂呀！我死也不肯給別人的，即使是將錢堆得和月敏一樣高，我都不肯呢」！克仁的妹妹說。

「這樣說來，真是我們李家的『風水』有靈囉」。李太太說。

「嘻……如果風水不靈，怎會有現成的兒子和現成的媳婦呢？哈……大哥大嫂，你倆已是我們陳家未來的親家公公和親家太太啦」！克仁的妹妹大笑說。

「哈……那麼，就讓我先稱呼你一聲親家太太吧！哈……」。克仁也開玩笑的說了一句俏皮話。當場惹得他太太和妹妹都捧腹狂笑不已。

……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五天後，月敏「嫁」到了克仁的家；她好像是跟着姊姊亞翠來玩耍一樣——有姊姊陪着一點也不覺得生疏。

她叫再生是「哥哥」，再生叫她「妹妹」。說也奇怪，再生自從有了月敏這新同伴以

後，果眞對思家的念頭慢慢的沖淡了，他開始有說有笑，和月敏整天活潑的蹦蹦跳跳，惹得克仁夫婦幾乎樂得連心中也開出了花朵來了。



(卅五)

真理終於戰勝了野蠻；正義終於驅散了邪惡——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宣佈結束了，飄揚在馬來亞上空已三年八個月的太陽旗，也終於在萬民騰歡的熱潮中給扯下來在腳下殘踏了；一切的一切，都像冬眠中的動物聞到了春天的氣息一樣的甦醒了過來；一切的一切，都充沛了勃勃的生氣，雖然在這歡呼中也偶而可以聽見一小部份人——不，那時只能說是殘廢了的『狗』——的哀號聲與求饒聲，但這聲音不但不能引起人民的憐憫，反而掀起了全民的舊恨新仇，因而這聲音自然成了歡騰中的一些『可笑』的小插曲，和成了萬物在復興中的一點『

善與惡」的比較和點綴。

勝利，和平，給克仁夫婦帶來了無比的高興，但也給他們帶來不少煩惱；你聽聽李太太對他丈夫說：

「唉！以前天天盼望和平，誰知現在和平了，我們却更加煩惱了，唉！……」。

「是不是你又在想李民會找上門來的事呀？」克仁冷冷的問。

「就是啦！」李太太煩躁的說：「都是你不好；千叮囑，萬吩咐：『你才來呀！你一定要出來呀！』哼！如果現在他真的來了看你怎樣？」

「呃？你怎麼總說到我一個人的頭上來了？……難道你就沒有叫他和平以後就來嗎？」克仁壓下怒氣又說：「不過；話得說好點，我們怕的並不是李民，說句良心話，我還巴望不得他現在就來呢！……」。

「噯喲！誰不知道你怕的不是李民呀！但是，你敢担保李民不會帶玉香來嗎？」李太太又說：「只要一記起那天他臨走時所說的話和表現的態度，我的心就冷了半截啦！」

「是！看他那天的態度，的確是很同情玉香的，不過，如果從好的方面來想；相信他不致于會這樣做，但是，事情往往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就像他帶再生來給我們一樣，所以，

：如果從壞的那方面去想；的確是使人可怕的」。克仁一口氣說到這兒，李太太忙睜大眼睛問：

「你是不是說玉香會搶回他的兒子」？

「這個——多少都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克仁轉個口氣又說：「還有一層是更使人担心的，就是怕李民回去之後會對玉香或其他的人洩漏了再生的下落……」。

「這樣說，既使李民不帶她來，她自己都知道地點來囉」？李太太說。

「這個還不是大事，最怕的是連那個馬來人也知道了」！克仁說。

「你是說再生的馬來父親」？李太太問。

「不錯！就是他」，克仁說：「因為要是給他知道了再生並沒有死，那既使是天涯海角他也都會去殺死他的。……」。

「哎呀！……」李太太怕得有點顫抖：「這樣說來，我們不是很危險了嗎」？

「猜想是這樣的，但是，事實未必就會這樣的，你放心吧」！克仁安慰她說。

「這樣說又不對囉！萬一他真的追來呢？那時，我們該怎辦？你說」。李太太說。

「……………」。克仁一時茫然，楞了半晌才說：「防避當然是要防避的，不過，總得想

「一個好辦法呀！」

「啞！就這樣吧！我們馬上搬家」，李太太說。

「搬家」？克仁愕然問：「你是說我們離開怡保」？

「是」！

「到那裡去呢」？

「那裡都好，總之就讓他們找不到我們就好了」！李太太說。

「這個……」克仁思索着說：「可以說是一個辦法，不過，你要知道；我們的產業都在怡保，尤其是那兩家錫礦，現在和平了已經可以重開了，如果這樣放下而靜悄悄的走，我看都不是聰明的好辦法，你說是嗎」？

「這樣當然是」！李太太說：「不過，產業是可以賣出去，到新的地方再買新的呀」！
「……………」。克仁用極低沉的語調問：「你的意思真的這麼堅定」？

「是的；爲着再生的安全，和保存我們李家的一線希望」。李太太的態度異常堅決。
「如果搬家以後，在事業上要是有什麼不如意時，你是否會覺得懊悔呢」？克仁問。
「不！不會的，爲着再生的前途，我絕不會有半句怨言的，這點，我可以給你保證」。

李太太捏緊拳頭說，加強了不少堅決的氣氛。

「既然你是這麼決定，那——我只好也同意了」，克仁下了決心說。

「這樣我就安心了，不過，要越快越好」。李太太坦然說。

從第二天開始，克仁便忙着物色理想的新居，也忙着將怡保方面的產業出手。而李太太則帶着再生月敏和亞翠等先躲到華都牙也克仁的妹妹家裡去。

不到一個月光景，克仁便將怡保的產業結束了，同時還在吉隆坡「文良港」買了一座半新舊的洋房。

在一天夜裡，他們神不知鬼不覺的搬到吉隆坡來了。

「到了吉隆坡，克仁一面忙着重新購置產業，一面忙着將再生——抵隆後克仁給他改了個叫「志光」的名字——送進一間自己認為最滿意的英文學校。

志光底天賦很聰慧；對「讀書」簡直視為在丁州海上學習「划船」一樣容易。但有一點不好，就是性格太孤獨，種族觀念極強，在校裡總和同學們交不上較好的朋友，尤其是對巫籍同學，更潛伏了一股敵對與仇恨的炸藥，這其中的因素，自然是爲了他那一段不平凡的身世所影响的。

在志光進學校後的第二年，月敏也跟着上學了，月敏的天資也很好，加上在未進校前已培養了很濃的讀書興趣，和有一位比她高二年級的哥哥時常可以指導她。所以，她的成績也是校中的佼佼者。



勝利的號角，和平的呼聲，早就响徹了丁加奴州，早就驅走了籠罩在甘榜KD裡的魔影。然而，潛伏在新魯心坎裡的魔妖却依然在放肆的咆哮，不憚的啃嚼。

雖然，他不會向任何人透露過有關他心中的秘密，但在他平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已足夠令人深切了解他內心是何等的苦悶？何等的不安？何等的矛盾了？

他爲什麼而苦悶？爲什麼而不安？爲什麼而矛盾？這其中的因素相當複雜，但總括一句來說：莫非是他對李生父子的生死不明所致。

有時；他相信他們父子已經死了，但不知怎的，他又希望這不會是事實。

有時；他懷疑他們並沒有死，但不知怎的，他又希望他們是真的死了。

有時；他怕他們會有回來的一天，但有時却又希望他們能平安回來。

有時；……………

在夢中；他會不只一次的看見李生父子血淋淋的飄浴在海上，也會經不只一次看見李生父子一手捏着長劍，一手拖着再生向他猛衝過來。並舉劍向他的胸膛刺進去，因此，他經常爲着夢裡中劍而高呼救命的驚醒過來，但有時他却毫無反抗的在夢中接受李生對他的宰割。

無可否認的，他多少已發現了善與惡的差別，多少已受了良心上的自責，多少也產生了懺悔的疚情，因此，他自己在無形中墮進了自我矛盾的深淵裡，在自己宰割自己的領域中受刑，掙扎，徬徨。

玉香的靈魂爲着等待着兩個希望而在刀山上火海中勇敢地渡過了將近十年的時光，而她的軀體也跟着在麻木的狀態中如殭屍般地拖過了這麼一段漫長的日子，說起來，的確是既可憐又可恨。

是的；她可憐自己與親生兒子的遭遇，她恨透了這個魔鬼似的新魯，這恨，已經變成了

難填的恨海了，因為她已經從民嫂的口述中和新魯本人的夢囈中而清清楚楚的知道了他這歷年來所施的陰謀了。

每當這恨海遇上狂風暴雨而波濤洶湧的時候，玉香便會在心裡勇敢的高喊起來：「我要殺他」。說真的，她要殺死他的動機已經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沒有一次達到成功的目的，然而，這並不是她沒有足夠殺人的勇氣。

有這麼的一晚，玉香做了一個夢，是一個異常美麗與異常驚險的夢：夢境是一個月兒渾圓的夜晚，銀色的光芒瀉在鱗光閃爍的海面上；幽美極了。她和愛人手拉手的，就像一對低飛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海面上翱翔，又宛如仙女下凡似的，可是，好景不常，當他們正在雙雙陶醉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裡時，突然在岸上傳來一連串刺人心扉的哀叫聲，他們即刻閃電似的向岸邊飛去；原來是新魯一手拉着在掙扎中的再生，一手舉刀將再生砍成了幾段，於是她一聲驚叫便甦醒過來了，但眼睛還彷彿看見一行行由再生底身上流出來的鮮血，她忙按着在劇烈忐忑中的胸口，氣咻咻的坐起來，換亮了桌上的煤油燈，亮光即刻驅走了一部份室中的黑暗，亮光也即刻增加了她內心底勇氣；這勇氣很快的便變成了暴風雨而又掀起了那恨海裡的浪濤了，這時，在她的耳畔又响起了一個尖銳的聲音：「殺」。

「是的！殺他！殺我最恨的仇人，殺他，爲我的愛人報復，殺他！爲我的兒子雪恥，……」。她在心裡毅然決然的反應着，便將親線落在床尾的新魯底身上；他睡得正熟，一聲聲的鼻鼾聲很有規律的洋溢出來，好像並不知道這呼聲在他已將要失去了權力似的。

玉香蹣手蹣腳的走到牆邊；伸手去拔下掛在牆上的一把長劍，她將眼睛瞪在劍上；劍在不停的顫抖着，這顫抖她一時却分不清楚是恨的高潮呢？抑或是臨陣畏縮的現象？她楞住了相當時間，終於一步一步的挨上前去，她將兩把燃燒着悲恨交集的火燄一直向新魯的臉上逼過去，頓時；新魯的睡臉在她那火光的透視下，却由人變成了猛虎，又變成了一條毒蛇，於是，玉香即刻舉起了長劍一劍向他砍下去，可是，劍剛到一半她便迅速的收回來了，因爲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候，她底大兒子翻了個身子，這一翻雖然是無意的，但却暫時救回了新魯的一條老命。

玉香定了定神，過了許久才再舉劍第二次的向新魯砍下去，「哇」！她那位不滿四個月的小女兒突然驚叫了起來，算是新魯命不該休，這回玉香又在中途收回了手。她心裡又是一陣劇烈的澎湃，本能的退後了兩步，並將劍縮回身後，楞住了，但她的小女兒却不允許她楞得太久，她那一連串彷彿是哀求的哭聲，直接的變成了一枝枝利刃刺進了玉香的胸膛，使她

很快的便尋回了人的知覺，也很快的尋回了人的理智，她駭然的瞥了新魯一眼，便匆匆的走回牆邊去將劍掛好，然後又走回床前，她再次的將視線落在新魯的臉上，半晌她才慢慢的移過大兒子魯森，大女兒蘇茜莉，小女兒莫士麗等人的臉上，在這一段巡視的過程中，她的眼光由兇狠憤恨而漸漸的轉為慈祥了，當她伸手去抱起正在哀號中的小女兒時，便在心裡對自己說：「孩子是沒有罪過的，我怎能讓他們沒有父親呢？」她想著便俯下頭去親吻着自己底女兒，她又在心裡對女兒說：「孩子！媽差點做了一件對不起你的事」。她接著又抬起頭來，伸手去愛摩著睡在身邊的兩位較大的女兒的臉龐。她心裡又對她們說：「孩子！你們是沒有罪過的，媽怎能使你們也跟着受罪呢？孩子！……」。她俯下身去親吻著兒女們的額角；一滴滴含有懺悔成份在內的慈祥的熱淚也開始簌簌的滾了下來，像雨點一般的洒在兒女們的臉上，心上。……

(卅七)

光陰彷彿是針尖上的一滴水；滴落在時間與空間的大海裡，令人聽不見聲音，更見不到影子，曾幾何時，志光已經是劍橋九號畢業了，而月敏也踏上了高級中學的學程，屈指一算，志光到李家已經整整的十年了。

十年後的今天，志光已是一位身材魁梧，面貌英俊的青年了，然而在他的眼角裡却經常蘊藏着一種年青人所不該有的憂鬱與無形的怨恨。

月敏雖只不過是十五六歲的大孩子，但早熟的熱帶女郎，已長得婷婷玉立了，她出落的

一副處處討人歡喜的娟秀的外貌，同時也潛伏着一縷縷純潔溫馨的柔情，因此，不論在內在，都受盡家人與同學朋友等的愛戴和尊敬。

雖然，他們所受的都是西洋教育，但在生活上，思想上，却依然處處保留着東方人所具有的許多優越條件和特點。他們之所以不致於趨向西洋化，全是與他們童年時代的家庭背景有關，尤其是克仁夫婦的家庭教育更是不可抹煞的。

早在幾年前，克仁夫婦已決定要送志光赴外國去繼續求深造了，這個心願，第一固然是爲了要創造更優秀的人材，使志光有更好的成就與更燦爛的前途的。第二；他們却希望通過這個計劃去援救一件事情。

這件事；說大像大，說小像小，在克仁夫婦看來；它簡直與一顆計時炸彈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是爆炸得劇烈，那它可能因此而損傷民族間的和諧甚而釀成民族間的仇恨。如果是暴發的緩弱，那也將會造成私人底冤冤相報的。

現在，這個炸彈就在他們的身邊，而且距離爆炸的時間也越來越近了，這怎不叫他倆老感到焦灼與恐慌呢？因此，只要他們一想起這數年來志光對馬來民族的憎恨，和對尋母復仇的決心時，他們便會即刻猶如失去了陽光一樣的痛苦。

爲了要避免這件不幸的慘事的降臨，所以他們一早便已決定在志光劍橋畢業後，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他將近要回丁州尋母和復仇的時候，便先下手爲強的給他送到外國去，這樣的措施，在情感上雖然也是一件苦事，但却總比讓他爆炸來的好。

這些年來，還有另一個人很了解志光的心事，那就是月敏，她對志光的了解，比克仁夫婦更爲透徹，因爲她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機會去接近他或透視他，因此，她非常清楚，志光對往昔的一切冤仇不但沒有隨着時光消逝而淡忘，且相反的，他更將那一切往事綴成了進行復仇的浪濤，準備在畢業後而能自立的時候便回丁州去，她也知道；志光這數年來之所以不能離家返丁，純是克仁夫婦極力給他在各方面的約束。如今，眼看雛燕已快長滿了羽毛，如果不立刻進行這一舉數得的調虎離山的決策，而讓他真的一旦飛回丁州去的話，那將是不堪設想的時候了。月敏只要一想到這些可怕的陰影時，便會毅然決然的站在克仁夫婦的這一方面；極力慫恿志光出國，雖然她內心有着千絲萬縷斬不斷的離情別意。

說到志光，這些年來他好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至少他個人的性格與思想是這樣，你看，他近些日子來在日記簿上所留下的一點心聲：

×月×日

× × × × ×
傍晚，在湖濱公園見到了老黃，原想上前去給他打招呼的，誰知他竟跟一個馬來妹拍（註：即拍拖之意。）着過，真他媽的，才年多不見想不到連他也變了，哼！我才不跟這種人打交道呢！……

×月×日

× × × × ×
沒想到那討厭鬼還是這麼長氣，一早又纏着我問為什麼不參加集體旅行波德申的原因，……虧他還說得出是跟一班馬來教員和同學去開什麼「巴地」，呸！難道他不知道我最痛恨的是些甚麼人嗎？

×月×日

× × × × ×
一早，妹妹又嚷着要我陪她回華都牙也找她媽媽去，我最怕的就是這個差使，不過，看她懇求的差不多要哭出來的樣子了，我只好勉強答應她一次。……妹妹也太那個了，總是依偎在她母親底懷抱裡，好像是向我這個沒有母親的孩子示威一樣，當時，我真難過的

恨不得找個地方痛哭一場，我更恨不得馬上就到丁州去，找着了媽媽，也像妹妹一樣的躺在母親底懷抱裡，唉！……什麼時候我才能實現這個多年來的夢幻呢？……什麼時候我才能爲我自己和失蹤了的父親等人報仇雪恥呢？……嗨！總有一天，總有這麼的一天，新魯你是跑不出我的手的……」。

×月×日

這幾天來，我過的很緊張，一方面是焦急的等待着當局的發榜，一方面却是慶幸自己這十年來的心願終於有償還的機會了。

×月×日

家裡近來好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似的，伯父伯母總是沈着臉，整天竊竊喳喳的不知在商量些什麼，甚至三更半夜也是這樣，看樣子怪神秘的。

×月×日

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昨晚，我竟然又夢見自己回到了家裡，哇！媽媽緊緊的抱着

我，我也緊緊的抱着媽，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拚命的喊着「媽媽，媽媽」，一直喊到自己驚醒過來……那時，枕頭已差不多給淚水濺透了，唉！……媽是否還認得我呢？……

×月×日

在吃早點的時候，不知怎的，伯父總是在長嗟短嘆，伯母紅腫着眼睛，連半杯咖啡也沒有喝完；當時我真懷疑是他們吵嘴了，誰知在上學的時候妹妹才坦白的告訴我：說我常常在睡夢中亂喊亂叫；有時兇如猛虎，喊打喊殺，有時哭哭啼啼，大叫媽媽，所以他們說我一定會偷偷跑回去了。州尋母或報仇的，伯父說怕我年紀青青會遇上一些危險的事，伯母又說怕我將來不會孝順他倆老人家，……我沒聽完妹妹的話，自己的眼淚已經……

×月×日

幾天來，我很想找個機會對伯父伯母表白我並不是如他們想像中那種忘恩負義的人，我也想坦白告訴他們既使我找到了親生的母親，我也不會忘却他們底養育之恩的……然而，我始終沒有開口說半個字。

×月×日

今早在GTC巴士車上，差點鬧了個大笑話，因為我一上車便看見了一位很像民叔的中年人，當時要不是車上有太多的搭客，我真會不顧一切的撲過去大叫「民叔」了，……………就這麼一遲，我才知道是自己一時神經過敏，因當他和隣座的搭客說出了道地的廣東話。

×月×日

真奇怪，這些日子來，伯父伯母總是比往時更加關懷我，有時，就像招待一個遠道剛來的貴賓一樣，……………不知怎的，我心裡總是沒有一分鐘不在慌張着，……………我真有點怕……………

×月×日

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了，……………當我雙手接過了那張用了十年心血才換來的文憑時，心裡幾乎要給過份高興的情緒融解了……………我只覺得渾身在不不住的顫抖着……………我興奮的說不出半句話來。……………伯父伯母和妹妹都爲了慶祝我的畢業而送給我許多寶貴的禮物，但我覺得最可貴的還是伯父伯母這十年來對我的栽培，和妹妹這十年來對我的關懷與同情，……………我爲了這偉大的恩惠，不知流過了多少感激的熱淚，也不知對自己已許下了多少「知恩報德」的諾言。

×月×日

前天剛慶祝過我的畢業，明天又要慶祝伯父五十誕辰了，說起來，的確是雙喜臨門呀！

×月×日

真是晴天一聲霹靂，今晚，我既使多生了兩個腦袋，也不會想到伯父有這一着——對全體來賓宣佈他已決定送我到澳洲去攻讀醫學的事，他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呀？雖然這些日子來他會不只一次的對我提過這個問題，可是，我一向都沒有答應過他呀！唉！伯父這人也太不了解我了，……不，我倒覺得他是故意給我沒有反對的機會的，哦！對了！難道他已經完全知道了我要回丁州的計劃了嗎？如果是的話，那我的「夙願」不是又成了泡影了嗎？……不行，不行，明天我一定要問問他去。

×

×

×

×

第二天一早，在用完早點的時候，志光果真的問克仁道：

「伯父，你昨晚對來賓們說要送我去澳洲繼續求學的話是開玩笑的吧？」

「開玩笑」？克仁不解的圓睜兩眼說：「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

「噯！志光你這個人也是；你伯父已經五十歲了，怎麼會拿這些來開玩笑的呢？」李太

太跟着開口了，是埋怨的口氣。

「伯父伯母，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嗎？……我不願意離開你們」。……志光囁囁的說。

「噲」！李太太怪叫了一聲說：「你又不是還在吃奶的小孩子，有什麼離不開我們的呢

」？

「不是這個意思」。志光訥訥的說：「我總覺得我不應該離開你們」。

「噯呀！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呢」？李太太不耐煩的說。

「我覺得，你們培養到我有這樣的一天，我已經應該知道滿足了，所以，我想出來做點事」。志光這樣說並不是虛偽的，雖然他的第一個目的是想早日回到丁州去。

「做事」？克仁有點愕然：「你怎麼會這樣想呢？現在家裡又不是說一定需要你來幫忙負擔什麼」。

「是呀！這幾年來，你伯父做的好好的，樣樣順利，有什麼需要你出來做事呢？……」

……再說，你年紀又不是很大，做事都是不適合的呀」！李太太說。

「呃……」，志光難過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克仁又接着說：

「我要你出國去繼續求學，都是爲了你將來的前途幸福着想的，可是，我很不明白，你

爲什麼總拿出這不成理由的理由來拒絕我」。克仁換了另一個口氣又說：「你可以坦白的跟我說：到底你有什麼出不得國的苦衷」？

「……………伯父……………我……………」，志光的淚水滾了出來。

「是呀！你到底有什麼苦衷呢？你可以說呀」！李太太也問。

「我看，或者你有什麼心事放不下也說不定，不過，只要你坦白的告訴我！我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的。……………」克仁尚未說完，志光已感動得哽咽起來了，他心裡充滿溫暖和感激，孝與愛等的矛盾。過了許久克仁又說：

「如果你並沒有什麼苦衷，或者是不便說出口，那我却希望你該慎重考慮一下……………」最後，我當然還是希望你好好的答應下來，你要知道；伯父一向是講信用和面子的，如果這回送不成你去外國求學，你叫我怎樣下場呢」？

「是呀！如果你這次去不成，那我們李家的面子就丟光啦」！李太太總是跟着丈夫的話尾。

一直在保持緘默的月敏，看見志光彷彿失去了知覺一樣，滿眶熱淚的痴望着杯裡的咖啡，好像那茶杯裡可以給他什麼啓示似的，于是她便開始滿懷悵悵的說：

「哥哥，你不能給爸媽太失望了，你就答應吧！再說，求學對你又是有好處的，你既使不爲爸媽着想，你也應該珍惜你的前程呀！」她忍一忍將要淌下來的眼淚又說：「如果你放心不下我們，可以到放假的時候回來呀！未必一定要等到六年嘛」。……

「……………」，志光欲言又止，只是將兩道憂鬱，訴怨，埋厭的眼光注視着月敏的臉蛋，這時，月敏心裡很清楚志光在想什麼？要說什麼？於是，自己也不免感到異常的矛盾，她楞住了半晌才用英語說：

「哥哥！我了解你的心事，我同情你的處境，但是，我對你的前途的重視却勝於這一切的一切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夠接受爸媽的美意……………你不是不知道，目前有多少人想出國深造連做夢都沒有機會呢？！……………爲着你和我們將來的幸福，我希望你即刻拋棄一切凡是阻礙你出國的念頭，現在就答應他們」。月敏的話像一陣非常嚴肅的鐘聲，它敲醒了在沉迷中的志光的心靈，他開始好像一艘迷失了方向的孤舟一樣的隨着鐘聲的方向邁進——他緊握着兩個在顫抖中的拳頭說：

「我答應」！這是一顆擊毀了潛伏在各人心田上的鬱結底炸彈。克仁夫婦都高興的到了極點，半晌，李太太才壓制了過度興奮的情緒說。

「我太高興了」。

「很好！我知道你是會答應的，現在，我也就放心了」。克仁得意的又說：「就這樣吧！明天我與你一道去辦理出國和入學的手續。……」克仁還想再說什麼，可是却給月敏岔開了，她好像是代替她哥哥答覆似的，她說：

「好的，爸爸，明天我也要去」。



不到一個月光景，志光已辦妥赴澳洲進墨爾本大學攻讀醫科的手續了。

在這一段將近別離的時光裡，大家都感到無限的傷感；雖然，這傷感向來都給他們使用各種不同虛偽的歡樂掩飾了過去，甚而深深的蘊藏在心坎裡，但是，一旦到了別離的前夕，誰與誰再也壓制不了這股傷情，即使是曾經使用過許多方法強迫志光出國的克仁夫婦，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免偷偷的流下了別離的老淚，然而，這並不說他們有什麼懊悔，相反的，當他們看見自己的計劃已經成功了時，內心裡却感到難以形容的快樂與安慰。

志光對這次的出國；可說是既樂觀又悲觀，樂觀的當然是爲自己的前途有更燦爛的準備。悲的，也可以說是恨的；却是爲了失去回丁州復仇與尋母的機會。至於在情感上，他固然也感到臨別依依，但他到底是一個經過情感波折的人，並不會因此而表面上婆婆媽媽的，然而，年紀輕輕的月敏可就不不同了，她有太豐富的情感；也有訴不盡的離愁別意，於是在這別離的前夕，她總是淚盈盈的纏着哥哥，這在她與他的心田裡所付出的，和所領受的都是最正常的兄妹情感的流露，然而，在半封建而又敏感的李太太看來，這却又是另一種神秘的什麼了，於是，她很快的便又想起了十年前爲他們所安排下來的計劃，霎眼間，現在這計劃已經成功一半了，她想着；心裡即刻飄過了一陣暖流，比喝杯甜酒還來得舒暢，她笑了，連心裡也笑出了聲音，就在這個時候，她又想起了另一方面的事情，於是她叫道：

「志光！月敏！你們都過來」。

「有什麼事嗎？伯母」！

「媽！有事嗎」？

他們同時驚奇的返過頭來，又同時的站起身來，並排着走向客廳的中央。這時李太太呆呆的望着他們，她好像已經看見穿着結婚禮服的兒媳走過來給她敬茶一樣的高興，她笑哈哈

的說：

「你們坐下」。

志光與月敏互相換了個愕然的眼色，便雙雙在李太太面前的沙發上坐下了。李太太見他們坐下後又說：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這件事我早就想告訴你們了，可是偏偏是你伯父不肯，他說，你們在求學時期還是慢點知道的好，所以一直蘊藏到了現在，……」。李太太尚未說完，月敏便搶着問了：

「到底是什麼事呀？媽」！

「伯母！你還有什麼事沒讓我們知道嗎」？志光也好奇地問了。李太太又笑嘻嘻的說：

「有的！就是關於你們的事」！

「什麼？關於我們的事」？志光與月敏同時莫名其妙的驚問道，接着又用眼睛互相打了個疑惑莫解的電報。

「是的！就是關於你們兩位的事」。李太太想了想了又說：「我想；還是先問問你們的好」？她將視線落在志光的臉上問：「你可知道月敏爲什麼是姓陳的嗎」？

「這有什麼不知道呢！」志光瞥了月敏一眼說：「姑丈不是姓陳的嗎？父親姓什麼女兒當然也是姓什麼囉」。

「不錯，月敏是你姑丈的女兒，所以，我要告訴你們，你們是表兄妹，並不是親兄妹」。

李太太說。

「我知道這個，伯母！不過，我一向都是把她當作是親妹妹看待的呀！」志光說。

「是囉！媽！我何嘗不是把他當作是親哥哥呢！」月敏說後還向志光偎了過去，李太太看見他們那麼天真無邪的；又笑着說：

「我看，你們是真的沒想過這回事的，那麼，我現在告訴你們正是適當的時候」。

「伯母！你就說吧！」

「媽！爲什麼你總是喜歡兜圈子呢？」

「好！我說了你們別害臊，就是我和你伯父早就把你們一個當作是兒子，一個當作是媳婦了，我們早在十年前就希望你們將來……」。李太太的話，好像變成了一顆絢麗芬芳的巨型炸彈在志光與月敏的心坎中爆炸開來一樣，他們的身軀裡的每一個細胞也都彷彿是給炸的粉碎了，但他們並沒有傷痛，也沒有流血。有的；只是一陣陣溫馨的濃烟籠罩着

他們的軀體，這濃烟，一縷縷的沁進了他們那逐漸恢復知覺的心靈，就好像喝下了一杯香甜的美酒而至醇醉了一樣。在那緋紅色的醉夢中，他們漸漸驅散了剛才的恐懼，也漸漸地充沛了連他們也形容不出一股溫暖，他們沒說什麼，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其實，他們也用不着說些什麼，就在這個時候，月敏宛如在夢中初醒一樣，她羞紅着臉，拔足便奔進客廳的側房，在那兒；她伏在門扉上偷偷的聽取外面的動靜。

李太太一切都看在眼裡，她知道他們並不會反對，于是又笑哈哈的說：

「嘿……女孩子怕臊」，她笑了又認真的說：「去年，亞翠結婚的時候，你姑媽又跟我提起了你們的婚事，以她的意思：是打算在月敏畢業後就給你們結婚的，但是這回你伯父要你出國去，所以只好等你回來了」，她突然像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說：「噢！你讀醫學要六年吧！……六年的時間也太長了點，不過，不要緊的，月敏年紀還輕，六年後她只不過是二十二歲罷了，那時，嘿……」李太太高興的說不下去了，但她很快的便收斂了笑聲轉了另一個話題說：「志光，我說呀！現在你是有未婚妻的人了，在外國可不能隨隨便便再有什麼念頭囉！嘿……」。她笑了又說：「其實，我既使不說，相信你也會自己檢點的……我老人家只是覺得說了才放心點……嘿……」。李太太又說了許多關於在外應該

自己保重的話，才催促志光早點去休息。

這一晚，大家都失眠了，尤其是志光與月敏，他們好像是躺在一張軟綿綿的，搖蕩蕩的，既似酸麻又似甜辣的白雲上，讓白雲將他們底靈魂包裹着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凝結在一起，然後化爲甘露，化爲蜜糖，化爲美酒……………



(卅九)

天亮了，窗外枝頭上的鳥兒，輕輕地唱出了別離的哀歌，這歌聲給將要分離的人兒增加了更多的別愁。

克仁緊蹙着眉頭，偶而一言一笑，都充滿了勉強與苦澀。李太太浮腫着兩隻胖胖的紅眼，時不時還伸手去抹拭或捏一下鼻子，証明昨夜的淚水尚未淌完。志光總是低垂着缺乏光彩的眼睛，沒頭沒腦的。

月繳顯得很不自然，也很矛盾；她怕見到志光，但又不能不見他，何況是在這臨別的時

刻。這時，她心裡彷彿是正在舉行一個雞尾酒會，甜的，酸的，苦的，辣的……樣樣都齊全。

今天的早點特別豐富，然而，誰也沒有心情真正去享用它，尤其是志光一點也不覺得餓，可是爲了拗不過李太太的勸說，只好勉強吞了一點，但他卻沒有體會到那些食品是些什麼味道。

飛機原定是九點啓程，然而他們在八點响後就出門了，到了機場，離開起飛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點，本來他們是大可以趁這個機會盡訴離情的，可是，他們誰與誰之間都像極了啞吧，只有幾對淚汪汪的濕眼在互相傳遞內心裡那首彈不完的衷曲。

克仁也許是爲了要使志光與月敏有個單獨談談的機會，或是要調節一下這靜謐的氣氛，所以他用眼睛給太太和一些送行的親友下了一道迴避的命令，於是，眨眼間，衆人都紛紛稍爲離開了這一對年青人。

志光與月敏都看在眼裡，知在心底。這時，月敏的視線才第一次正式的落在志光的臉上，但只是這麼一接觸，她又收了回去，臉龐上即刻掠過了幾朵彩霞，這雲彩紅的比昨晚還可愛還鮮艷。當她第二次再抬起頭來的時候，眼睛裡已閃耀着兩顆亮晶晶的淚珠。志光本能的

挨上了一步，極力壓制着內心的痛苦，勉強安慰她道：

「妹妹！我走了，希望你好好的照顧爸媽和自己」。

「我也希望你自已多多保重」。月敏的聲音顫抖着，兩顆淚珠沿着臉頰流下來。

「你不必難過，再過一兩年，你也可以到澳洲去深造了」。志光摸出手帕，但月敏已先用自已的拭去眼淚了，她又頹喪的說：

「不，我沒有這個機會」。她還搖了搖頭，表示這是肯定的。

「爲什麼」？志光立刻驚愕的追問道。

「因爲爸媽不願我也離開他們」。月敏垂下頭說。

「到那時他們就會答應的」。志光很有信心的說。

「不會的，他們已經決定了，叫我畢業後就出來當護士」。月敏以失望的眼光在志光的臉上盤旋着。

「……………」志光茫然，欲言無語。

「爸和媽又說；將來你是個醫生，我便應該是個護士」！月敏悵悵的低下頭，但眼角却翹起來斜睨着志光的反應。

「這是什麼意思」志光愕然問。

「這個——昨晚爸媽不是很清楚的說過了嗎」？她再瞟了志光一眼又說：「不過——這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

過了半响的靜默，志光才又開口問：

「他們還對你說些什麼」？

「他們還說；等你在澳洲畢業後，我們就一起搬到香港去」。月敏說。

「什麼？搬到香港去」？志光更是愕然。

「是的！嗯——因為爸媽都不希望你再回到馬來亞來」月敏說。

「為什麼」？志光問。

「因為他們都知道你恨透了馬來人，所以才不希望回到馬來人多的地方」。月敏說。

「他們是真的這樣決定了」？志光緊張的問。

「是的……我相信爸媽的決定是不會錯的……包括我們的事在內」。月敏說到後面這句話時，聲音顫抖的與她的心志不一樣劇烈，雖然顫抖的近於含糊，但志光却聽的很清晰，於是，他馬上緊張的追問道：

「什麼？你是說我們的……」。

「噓——媽來了」。月敏閃電似的掩去了志光的問題，這時，克仁夫婦和送行的親友們果真的走過來了，他們告訴志光，再過五分鐘飛機便要起飛了。

五分鐘的時間，在這個情形下，是何等的短促？是何等的寶貴？然而，他們誰與誰都沒有辦法挽留著它，誰與誰都沒有好好的利用著它，只是眼看著一秒一秒的溜過去，一直到了最後的幾秒鐘，他們才互相談了幾句不完整的互助語，於是志光便匆匆的上機去了。

九時正，飛機起飛了，它載走了許多人和志光；也載走了許多送機的人們的心靈和克仁夫婦與月敏等的肺腑。



〔下集〕

(一)

銀幕上的幾度花開花落，往往便是代表數十年光陰的溜逝。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何嘗不是只需幾度月圓月缺，便是溜走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歲月。

你看；月缺幾時才與高彩烈的收到他哥哥志光由澳洲寄回來的第一封信，幾時才將第一，第二，第……封信小心翼翼地鎖在那個音樂箱裡——如今，當這音樂箱再度打開時，雖然仍舊奏着那首「默默相思」的樂曲，但那裡面的信件，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宣告暴滿了。

這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不知蘊藏了多少她與志光的愛與淚，難怪它們在她的生活中佔據了一

個非常重要的地位；金銀首飾，她可以一年不看，香水唇膏，她可以一個月不動，但對這些信，她却不能一天不打開看看，有時，她會隨手拿出一封在鼻端嗅一嗅，或在唇上吻一吻。有時，她會隨手抽出其中一張信紙，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時，她會看得淚眼汪汪，無限悵悵，但有時她卻會看得情不自禁的流露出甜蜜的笑容，顯得無限溫馨。

六年的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它能使幼稚的變得成熟，也能使成熟的變得衰老，你看；月敏在吉隆坡中央醫院裡那種爲病者測量體溫，打針，和配藥的種種表現，是不是比六年前更能勝任了呢？你再看看；她那身白衣天使的打扮，她那溫文秀麗的儀表，和她那丰满窈窕的身材，是不是比六年前，在機場上給志光送別時來得更美麗更成熟了呢？

反過來；你看看克仁夫婦，雖然他們的事業早已奠定了基礎，早已有個安安靜穩的環境，但多年來，他們的頭上已增添了不少白髮，額上也增添了幾道深深的皺紋，在這蒼蒼的白髮裡，在那深深的皺紋中；不知蘊藏了多少他們對志光的思念與擔心。因爲，他們夫婦倆始終沒有忘記志光的身世，和志光那股欲報仇雪恥的決心。

如今，志光即將學成榮歸了，但在克仁夫婦倆的心坎裡，喜悅中却滲透着苦澀，期望中却滿佈着陰影，因爲他們擔心志光的親生父母有一天會突然出現，也擔心志光回馬後又燃起要回丁加

奴去報仇的火焰，故此，當志光越接近成功的日子，也就是他倆佬越矛盾的時候。

記得在志光赴澳洲深造的初期，克仁曾動過結束在馬來亞的產業，舉家搬到澳洲或香港去的念頭，以防志光將來有所後患，但想想是容易，當要實行時却困難重重，故歷年來，這念頭只在他們的閒談中出現之外，在現實的環境中却始終見不到半點影子。

不曉得是志光不忍心克仁夫婦的擔心，抑或是異鄉的環境沖淡了他童年的血海深仇，這些年來，他似乎忘了過去的一切。雖然有時月敏曾有意無意的在信中提到，但志光也表現得很平淡，他這種淡然的表現，不管是造作或是出自本意，它多少可說是克仁夫婦在這多年來的定心丸。

(三)

傍晚；西斜的陽光溫煦的洒在整個大地上，一向充滿着淒涼哀傷氣氛的中央醫院，在這暖
和的陽光普照下，也顯得格外安詳謐靜。

月敏和另兩位白衣天使走過長長的走廊，向右轉，六隻節奏幽美的腳步輕盈的踏過綠綠的，
軟軟的草地，最後來到停車場；原來月敏已學會了駕車，而她的舅父母——克仁夫婦也特於去年
爲她購買了一架小房車。

他們上了車，月敏熟練的將車開出醫院，直朝峇都律駛去，這時坐在前座的女護士陳小姐突

然開口道：

「請在陳志勤藥房那邊讓我下車。」

「怎麼？剛才通了半天電話還不夠？」月敏捉狹的問。

「夥！誰說我是跟他通話？」陳小姐不服的辯道：「我是打給我表嫂，她在陳志勤留產院等待分娩！」

「喂！月敏！」坐在後廂的林小姐也開口了：「我也要下車了！」

「怎麼？你也有位表嫂在陳志勤留產院等待生產嗎？」月敏故意揶揄她。

「不！我是要再下一點下車，即奧迪安戲院。」林小姐忙着解釋。

「哦——原來是佳人有約！」陳小姐反過頭去對她眨一眨眼。

「是的！難道妳忘了『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句話嗎？」林小姐顯得異常大方。

「哈哈！有『拖』好『拍』連晚飯也不用吃了！」月敏邊說邊將車煞住。

「不錯！」林小姐又大方的說：「這就叫做『有情飲水飽』嘛！」

「嘻嘻！不害臊！」陳小姐邊說邊下去了。

車子繼續前進，月敏望望反光鏡中的林小姐問道：

「看你——近來拍拖拍得這樣忙，大概快請我們喝喜酒了吧！」

「喝喜酒？那裡你這麼快！」林小姐坐直了身子說。

「我——？」月敏睜大眼睛問道：「你有沒有搞錯？我連男朋友都沒有，那來的請喝喜酒？」

「喂！不要假正經好不好！」林小姐將身體伏在前座的靠背上又說：「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蜜士黃老早就告訴我了。」

「她——告訴你什麼？」月敏有點緊張。

「她說——你的達玲——是在澳洲唸醫科的，不久就要畢業回來了！」

「喂！你不要亂講好嗎？那是我哥哥呀！」

「哥哥！哥哥！叫得怪親熱的，我毛孔都豎起來了，喂喂喂！到了！到了！停車！」林小姐猛拍月敏的肩膀。

「……………」月敏嚥下了前半截的話，只好改口道：「看你！緊張成這個樣子。」

「不緊張才怪呢！」林小姐下車後又將頭伸進車窗輕聲的向月敏問道：「我的好小姐，你的哥哥就要回來了，難道你一點也不緊張嗎？」

「你——」你什麼，月敏說不出來，因為她的心田已給林小姐拋下了一顆粉紅色的炸彈，迅速的泛起了圈圈的漣漪，她只能紅着臉兒，帶著極甜蜜的心情又將車子開走了。

她跟着長長的車龍，時快時慢的駛過蒙巴登律，羅敏申律，古路律，轉向蘇丹街，茨廠街，繞過中華大會堂的圓圈，然後直向巴生路駛去，她的家就在巴生路兩條半石坤成學校的附近。

這是一幢兩層的獨立式洋房，蛋黃色的牆，深紅色的瓦，黑白相間的鐵花籬笆，前庭後院，有着極富藝術氣氛的綠色點綴。

月敏將車緩緩的駛上斜坡，這時，有位正在替花木澆水的工人匆匆的趕來將鐵門打開，並向月敏點首爲禮。月敏給他一個感激的微笑，但却不將車子直接開進去，反而泊在大門的中央——原來，她是下車去查看那個附設在門柱上的紅色信箱，哇！在玻璃窗裡映出一封她非常熟習的航空信，她顯得有點手忙腳亂，恨不得一秒鐘就取出那封信，更恨不得半秒鐘就將它拆開。

正當她在細讀內容的時候，大門前的電燈突然亮了，燈下出現了一位六十歲左右的婦人。

「媽！你看！哥哥的來信。」月敏一邊揚着手中的信箋，一邊半跑半跳的奔向她母親。

「看你——」李太太指着泊在鐵門中央的汽車說：「高興得連車也不要了！」

「哦——我的車！」月敏赧然的垂下頭，訕訕的往回走向汽車。

(三)

在吃晚飯的時候；克仁停筷向月敏問道：

「你哥哥的信看過了？」

「她呀！一回到家，連涼也不沖就忙着看了呢！」李太太搶着答道。

「他說些什麼？」克仁又朝月敏問。

「他說——他可能在下個星期一就要搭飛機回來了。」月敏顯得很興奮。

「他有說搭幾點的飛機嗎？」克仁放下碗筷，抹抹嘴又問。



「沒有！不過他說在起程前會給我一個電報。」

「這次，我真有點放心不下。」李太太也放下碗筷說。

「媽！妳擔心什麼呢？」月敏望着她說：「現在坐飛機不知多安全呢！」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志光回來後，不曉得還會不會常常說要殺人？」李太太眉頭深鎖

。

「我也有點擔心。」克仁接下去說：「記得他高中畢業那年，要不是我用強硬的手段逼他到澳洲去，相信他老早就溜回丁加奴去了。」

「爸！媽！我看不會了，這些年來，哥哥可能忘了呢！」

「忘了？我看不大可能，頂多是沖淡了以前的仇恨，他雖然不是我的親生兒子，但我對他的性格思想却相當清楚。」克仁憂心忡忡地說。

「哼！都是你！」李太太白了丈夫一眼又說：「你以前不是說什麼舉家搬到香港去，說什麼不讓他再回到馬來亞嗎？現在……」

「看你——又怪起我來了！」克仁不等太太說完便打岔道：「你以為現在還像以前唐山那樣，拿了個包袱就可以過番了嗎？」

「爸！媽！不要爭論這些吧！我看哥哥不會怎樣的，放心好了。」月敏邊說邊離開飯廳，當她上樓來到臥室時，第一件事便是再拿出志光的來信，又一次的陶醉在信中——

妹妹：

這是我在澳洲給你的最後一封信，當你接到它時，也就是我們清還了六年來的相思債的時候了。今後，我們再也不必兩地相思，再也不必依賴書信來傳達彼此的心聲了，因為我已決定在下星期六乘泛美航機返馬。

妹妹！當你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的興奮，興奮得說不出話來吧？但我也相信這個消息會增加妳更多矛盾的情緒，因為妳在上封信曾說過：六年的離愁別緒，煎得妳恨不得早一刻早一秒見到我，但在這種渴望的後面，却又蘊藏了另一種似怕非怕，似驚非驚的情緒，當這種無名的情緒在作怪時，妳便會產生另一種違背自己念頭——怕見到我。

妹妹！我很了解妳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因為我們除了「兄妹」的關係外，在我們臨別的前夕，在伯母的表白下，又潛伏了另一種「感情」，這種特殊的感情非常奇妙，雖然我不是像你們羞人答答的女孩子，但每當夢迴初醒，或沉醉在彩霞般的憧憬中時，也往往會

產生與妳一樣的「矛盾情緒」的。

說了你一定會好笑；這些日子來，我常常會爲了某些問題而失眠；比如，我會這樣想——當我回馬後，第一眼見到妳時，我是照舊叫妳一聲「妹妹」呢？抑或是……：

有時，當我看見同學間的情侶，相識不過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但其「親熱」的程度却叫人看了不忍眨眼，於是，我便會這樣問自己——我們相戀了六年，但當我們見面時，我是否敢和他們一樣；親蜜的環抱着愛人的腰過馬路？而妳——是否也敢（或也肯）在沒有人的地方獻給我一個香甜的吻？……我想得很多，也想得很遠，很現實，也很渺茫。

昨天；我會與幾位要好的同學談起這個問題，他們都說這是因爲我們太早分開和沒有接近的關係，好比一棵花苗，正當它長到開出花蕾的時候，便把它移植到一個缺乏水份和陽光的地方去，結果；花雖然是照樣的開了，但其顏色卻不夠艷。……我很同意他們這種比喻，相信妳也不會反對吧！

妹妹！再過幾天我們便可見面了，每當我想起——當我走下飛機，第一眼見到妳時，我便會興奮得有點顫抖，顫抖的手心冒出冷汗。但一些同學都盡力給我打氣，叫我不必怕，叫我第一眼見到妳時，便叫妳一聲「達玲！」，接着，給妳一個堅實的擁抱，然後，再給妳一個久別重逢的

長吻——妳肯嗎？妹妹——不——達玲！

志光

年 月 日

月敏雖然是第三次再看這封信，但她依然像喝醉了酒那樣的陶醉在緋紅色的夢境裡，她緊緊的將信擁抱在懷中，然後輕輕的倒在軟綿綿的床上。



(四)

志光携着簡單的行李，踏上泛美航機，經過近十小時的飛行，終於在吉隆坡機場徐徐降落了（註：當時尚未有梳邦國際機場）。當他隨着旅客步出機艙時，第一眼便看見一片飄揚在空中的彩條，上面寫著幾個大字：「歡迎李志光醫生學成榮歸。」在這彩條的下面，站滿了到來迎接他的同學及朋友。其中一位穿着純白色西裙，胸前扣上一朵深紅玫瑰花的女孩子最搶眼；她一看見志光步出機艙，便高高的揮動右手喊道：

「哥哥！哥哥！……………」

志光看見了，也報以頻頻的揮手，他滿臉通紅，彷彿週身的血液都在沸騰着。

當志光從關闌出來時，一般迎接他的朋友及同學已蜂湧到闌口，大家爭先恐後的擁上前，有的甚至給他一個熱烈的擁抱，這時，大家都亂哄哄的，有的問他在澳洲的近況，有的問他回馬後的計劃，有的甚至問他什麼時候請喝喜酒。……

過了緊張擁擠的片刻，月敏才有機會湊上前去，滿臉緋紅的，含情默默的叫他一聲：

「哥哥！」

「妹妹！」志光也在擁擠中爭取了一個湊近她的機會，一面伸手去與她緊緊的互握着，一面興奮的說：

「妹妹！妳……妳……」也許是心情過度的緊張，反而接不下去，這時，一些歡迎者都不約而同的哄了起來，其中一個高嚷道：

「喂喂！請大家『吃葱』點，我們還是先走一步吧！」

「是的！我們也太不識趣了，阻手阻腳的，害得人家連話也不敢說了。」另一位附和。

「來來來！我們先到停車場去。」七口八舌的嚷著。

志光和月敏正感到萬分尷尬的時候，一般朋友都遠離他們了，雖然有的還頻頻回頭揶揄他們

，但已給他倆鬆了一口氣，這時，志光才開口道：

「妹妹！妳怎麼叫了一大堆人來接機？」

「熱鬧點不更好嗎？」月敏瞟他一眼又說：「再說，我一個人沒有勇氣來接你。」

「爲什麼？難道怕我吃了你？」志光挽着他的手朝停車場走去。

「噫——」月敏故意點點頭，表示承認。

「我又不是老虎！」志光扭一扭她的手掌，刁皮的問。

「雖然不是老虎，但……我……還是怕。」月敏熱情的瞅着他。

「嘿嘿……」志光會意的笑着，繼而轉個話題問：「哦！伯父伯母爲什麼沒有來？」

「我故意不給他們來的。」

「爲什麼？」

「因爲近來他們的健康不大好，精神很差，」月敏正想往下說，但一般朋友及同學又把他們包圍起來，其中一位高舉着雙手對大家宣佈道：

「各位請注意！今晚，我們照原定計劃在母校禮堂舉行一個歡迎會，歡迎我們的老同學——李志光醫生學成榮歸，也可說是給李醫生洗塵，時間是七點半開始，希望各位準時出席。」

另一位同學也高舉雙手嚷道：

「好啦！好啦！現在請大家上車吧！好讓我們的李醫生，和他最親愛的妹妹有個暢談的機會。」

月敏羞赧的垂下頭，匆匆的朝自己的汽車走去。

當他們的車駛離機場時，志光才望着月敏說：

「妳變了！」

「你也變了！」

「我變得怎樣？」

「我又變得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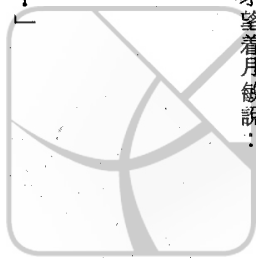
「妳——變得比以前更漂亮了！」

「是嗎？」

「還有——變得比以前更刁皮了！」

「嘻嘻——」月敏撲嗤一笑。

「對了！你說我也變了，到底變得怎樣？」



「你呀——」月敏斜睨他一眼說：「變得——一時我很難說出來。」

「說不出來？那就是沒有變呀！」

「我倒希望你變！」

「變什麼？」

「你的思想！」

「我的思想？」

「不錯！我是說你對異族人的仇視，現在應該一筆勾消了才是。」

「爲什麼？」

「現在已不是六年前，環境上不同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在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裡，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有互相諒解的精神，如果再勾心鬥

角，再冤冤相報，豈不是……」

「月敏！妳好像在背誦東姑的演詞？」

「演詞也好！說教也好！但這是實話，如果你還忘不了那筆童年的舊賬，將來怎能與其他民

族和平共處？」

「我覺得報仇和民族是兩件事。」

「……………」月敏默然，只拋給他一個疑惑的眼光。

「我們還是不談這些吧！」志光將視線投向急急奔流的吧生河說：「爲什麼伯父伯母會突然搬到吧生路來？過去住在文良港不是頂好的嗎？」

「還不是爲了你！」月敏幽幽的答道。

「爲了我？真叫人莫名其妙！」志光攤攤手說。

「前年，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遇到了一位來自怡保的世伯，並招待他到老家去住兩天。後來，在閒談中，知道不久前，曾有一個人到怡保到處探訪爸的下落，爸一聽到這個消息，當堂嚇了一跳，他懷疑那位找他的人不是民叔，就是你親生母親派來的，因此，他便決定搬家，以免被他們找到。」

「唉——」志光輕歎一聲，表現得無限感慨。月敏彷彿沒有注意到，故又繼續說：

「這些年來，爸很少活動，雖然有不少社團或公益機構要給他一些職位或銜頭，但他都一一謝絕；因爲他擔心一旦涉足其間，報章上難免會時常刊出他的姓名，名字一流通，民叔和你母親

就不難找到了。」

「唉——」志光再次輕歎。

「爸的用心是良苦的，所以我希望你回來後不要再給他增加心理上的負擔。」月敏懇求的斜他一眼。

「嗯——我知道！」志光點點頭，用感激的眼光望着她。

「哦！到了！」月敏放慢速度，將車彎進左邊的一段斜坡，指着前面的一間雙層獨立式洋房說：「這就是我們的家了！」

志光尚未下車，克仁夫婦已經擁了上來，他們一人一邊的拉着志光的手，興奮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志光滿眶熱淚的叫道：

「伯父！伯母！」

「志光！你……高啦！」李太太也熱淚盈眶，用手撫摸着志光的頭說。

「志光！你……真的沒有使我失望，我……太高興了！」克仁也淚光閃爍的，輕拍着志光的肩膀。

他們拉拉扯扯的進入屋裡，久別重逢的喜悅瀰漫着整個客廳，各人均盡情的說出心裡所要說

的話，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月敏才拉着志光說：

「哥哥！來！我帶你上樓去看看！」

「對了！」李太太也接着說：「這間屋子是前年才買的，你還沒見過呢！」

「你的房子已收拾好了，就在樓上前房。」克仁也開口了。

志光和月敏由樓梯緩步拾級而上，克仁夫婦望着他們那有節奏的背影，直望到他們的背影消失在轉角的盡頭，才收回視線彼此互相瞪着，同時同秒的，露出了個會心的微笑。

(五)

蔚藍的天空，有數不清的星星在眨眼。

情侶的天堂——東姑花園裡有無數雙雙對對的情侶在訴衷情。

今晚，在這詩一般的環境裡多了一對新的情侶——志光和月敏。

他們並肩地坐在石椅上，志光的右手繞過月敏的肩膀，輕輕地撫摸着她的手肘說：

「妹妹！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我還是放心不下。」月敏低垂着頭，玩弄着一塊純白色的手巾。

「我不是給你保證過了嗎？要不要我再說一遍？」

「……………」就算我給你說服了，但對爸媽他們怎樣解釋呢？我擔心他們會受不起這種刺激的。」

「我們好好的跟他們說，或者……………」

「不行的！他們已提心吊膽了十八年，如今一旦聽到你又要回丁加奴去，豈不活活給你激死。」

「？」

「我們可以想個變通的方法，或者不必坦白告訴他們……………」

「騙他們——？」月敏抬起頭，用錯愕的眼光瞅着志光。

「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只好這樣做。」志光頓一頓又說：「有時，聰明的欺騙，好過愚蠢的坦白。」

「……………」月敏收回視線，欲言又止。

「你就幫我這個忙吧！」志光搖撼着月敏說：「你要知道；我也是苦挨了十八年，如果這個謎不去試探一下，我一輩子都得不到快樂的。」

「我就怕這一試探會鬧出人命來。」月敏開始軟化了。

「我已說過不會這麼嚴重，我只是想看看兒時的家鄉，看看母親他們是否還健在。」志光近乎低泣的又說：「你是一個有母親的人，當然不懂我這個從小就失去母愛的人的痛苦。」

「誰說我不懂？」月敏急辯道：「如果我不了解你，不同情你，老早就將你的計劃告訴爸媽了。」

「你能了解我和同情我最好，我非常感激你。」志光把她抱得更緊一點說：「但我希望你的了解，你的同情，能化爲一股協助我的力量。」

「怎樣幫你？」

「在伯父伯母面前，幫我隱瞞一些事。」

「……………」月敏在軟化中。

過了片刻的謐靜，志光突然又開口道：

「哦！我想到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月敏坐直了身子，正想洗耳恭聽，但就在這時，眼前出現了一位十歲左右的女孩子，手裡捧着一個大托盤，裡面擺滿香烟糖菓等，她很有禮貌的問道：

「姐姐！要買糖菓嗎？」

「好！給我一包香口糖！」



(六)

在吃晚飯的時候，克仁朝志光問道：

「你真的決定到星加坡去？」

「是的！伯父！」

「才回來不到幾天，現在又要走了。」李太太有點依依不捨。

「沒辦法。」志光說：「因為那院長是我的老師，現在正缺乏人手，所以不得不又離開你們

」。



「星加坡不像澳洲那麼遠，隨時都可以回來的。」一向在沉默中的月敏也幫腔了，但她的眼睛一直望着飯碗裡，沒有一點表情。

「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克仁問。

「最遲後天。」志光換個口氣說：「伯父伯母，我想叫妹妹陪我一道去，你們……」

「月敏？她在中央醫院不是做的好好麼？」李太太愕然的放下碗筷。

「她可以辭職的，或叫人頂替，」志光瞥一瞥月敏又說：「再說；那邊的待遇也比這邊好的多。」

「月敏的意思怎樣？」克仁問。

「我沒有問題。」月敏看看兩位老人家又說：「只怕爸媽兩個人在家太寂寞了。」

「我們倒不成問題。」克仁說：「問題是在你願意不願意去。」

「我覺得讓月敏去也好，因為志光多個人作伴，多個人照應總比單獨一個人好的多的。」李太太下了決心說。

.....

夜深了，但克仁夫婦還在燈下款款深談：

「你有沒有問過月敏？」克仁問。

「問過了，她說志光回來至今，從未提過要回丁加奴的事，好像忘了似的。」

「這我就放心了，說真的，這次他學成回來，我的確怕他舊事重提，」克仁頓一頓又說：「沒想到他完全忘了似的，而且還自己決定到星加坡去。」

「我更沒想到他對月敏這樣痴情，居然要月敏一道去。」李太太有點自我陶醉。

「這樣才好！有月敏看管着他，我們也放心得多了！」

.....

這時，在樓上的志光與月敏也正在燈下竊竊私語。

「看不出你車大炮的本領這麼高？」月敏半嗔半喜的望着志光說。

「這就是『時勢造英雄』嘛！」志光顯得很得意。

「天才英雄也好，時勢造英雄也好！但對你都是不利的。」

「我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你以後對我的說話也不會完全相信了。」

「算你有先見之明。」

「不過！我不希期你連駱駝和馬也分不清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任何事情都要黑白分明，不能一概而論。」

「但舉一推三，多少也有點影響，你可還記得『狼來了』這個故事吧！」

「我還是不同意！雖然我對伯伯父母不忠實，那是逼於無奈的，但對其他事情，始終是說一就一，說二就二，比如我這六年來對你的感情……」

「哇！你什麼時候也學會了給女孩子灌迷湯了？」

「現在！就現在才學到，來！讓我再給你灌一點迷湯。」

「嗯——不——你壞——」

(七)

收拾了行李，告別了克仁夫婦，志光和月敏駕着自己的汽車離開了家，離開了吉隆坡，但他們並不是往南走——去星加坡。而是向東行——直奔東海岸。

原來：志光已向當局在丁加奴龍運的中央醫院申請了一個職位，而月敏也向當局要求換到龍運醫院服務。這在當局是求之不得的，因為龍運是個小地方，很少醫生和護士會自動要求前往的，如今，志光和月敏有這個反常的要求，雖然出乎意外，但也不問原因而即刻批准了。

他們駕着車，在蜿蜒如蛇的山路上馳騁，一路上經過文冬，加叻，蘭增，文德甲，淡馬魯，

當抵達淡馬魯時，已是中午時分，於是他們在一間馬來餐廳吃了一頓豐富的馬來餐。

半個小時後，他們才跟着其他車輛，乘渡船過對岸去（當時淡馬魯尚未建築大橋），這是月敏第一次坐在汽車裡由渡船運載過河，所以感到又驚又喜，而志光還保留依稀的印象，但也感到很新鮮。

過了河！上了岸！他們又繼續向前馳騁了，一路上又經過馬蘭，甘孟，再過一次渡船，才抵達彭亨州的首府——關丹。

關丹是個繁榮整潔的城市，但他們却無心久留，只隨便喝杯茶便繼續向前走，他們在中途又碰到幾次的渡船才到甘馬挽，又經過了一次更長的渡船，才好容易抵達他們的目的地——龍運。但當抵達龍運時，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

當志光和月敏向醫院報到時，曾受到院長，醫生，和護士們的熱烈歡迎。當時，就在他們的招待下，分別住進了院方的男女宿舍。

洗了澡，用過了晚飯，月敏回到自己的房間，她打開行旅箱，正在擺飾一些衣服和日用品，當她打開第二隻旅行箱時，不禁失笑，因為裡面全是志光的書籍，她疑遲片刻，便將箱蓋鎖回去，誰知一時不小心，竟將整個旅行箱由椅子上倒翻到地下，頓時，全部書籍散得滿地都是；

她嚇了一跳，連忙蹲下身去收拾，當她收拾到一半的時候，突然發現了一本厚厚的日記簿，她好奇的拿起來，順手在隔頁的彩帶處打開——上面寫着：

「X月X日

苦等了十八年的日子，終於在明天可以實現了，雖然十八年的變化不可捉摸，但我仍要下最大的決心去尋找母親。同時，我更希望能即刻找到我那永生難忘的大仇人——新魯。

新魯！可恨的新魯，十八年來的血海深仇，現在應該是償還的時候了！我一定會給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

月敏正想再看下去，突然房門口出現了一個人，他猛然抬頭一望，當堂把她嚇呆了，因為進來的不是別人，而正是這本日記簿的主人——志光。一種偷看他人秘密的犯罪心理馬上在月敏的身體內起了化學作用，使她窘得無地自容。

「你——怎麼偷看我的日記？」志光一手搶過日記簿，一面憤憤地責問道。

「我……………我……………不是有意的，是不小心打翻了箱子。」說到這裡，月敏才發現自己
有值得原諒的地方。

志光望望散滿書籍的地上，知道月敏並不是說謊，又看看月敏那受驚過度而顯得蒼白的臉，心裡開始有點過意不去，於是，他用溫和的口吻說：

「你看過了？」

「嗯！」月敏點點頭站起來，並不否認。

「你真的看過了？」

「嗯！」月敏再次點首承認，他開始鎮定了，並瞪着志光說：「我想不到你連我也欺騙了。」

「我……欺騙你什麼？」志光明知故問。

「你不是答應過我，此行只是尋母而不是報仇嗎？」

「這……」志光啞然。

「你不是答應過我，那筆血海深仇要一筆勾消了嗎？怎麼現在又說『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月敏的聲音彷彿變成了幾把利劍，並迅速地刺入志光的心坎，使他自疚及痛苦的說不出話來。

空氣凝結了片刻，月敏才用憐憫的語氣說：

「哥哥！我同情你兒時的遭遇，我了解你現在的痛苦，但我堅決反對你去殺人……你不
要忘了，你是一個負有救苦救難之責的醫生，你是一個受了十六七年教育的智識份子……我
希望你。我求求你，千萬不可爲了一時的衝動，而毀了你的整個前途……」

「你……」志光淌出了兩顆淚珠在眼眶裡徜徉。

「哥哥！你聽我的話，爲着你我的前途，我希望你盡量壓制心中的火焰，一切都要從好的方
面去着想。」

「我……」志光激動的喉嚨哽塞。

「哥哥！爲了提防萬一，你千萬不可對任何人洩露你昔日的身世，包括醫院裡的同事在內。」

「你……」志光近似嗚咽。

「哥哥！我有一個要求。」

「什麼？」聲音近似低泣。

「明天，請允許我一同陪你回到甘榜去。」月敏以哀求的眼光凝視着他。

「這……」志光有口難言。

「哥哥！你別阻止我了，你可知道，我是多麼的操心呀！」

「這……」志光垂首默然，開始在軟化中。

「哥哥！我還有一個要求。」月敏燥急的向他逼近了一步。

「……」志光用眼睛代替了詢問。

「當你回到你兒時的甘榜時，我不希望你即刻就回家去，我要你在較遠的地方留步，然後指給我看那一間，讓我一個人先去看個虛實，要是新魯不再的話，我就會招手叫你回去，如果他在，那麼，我會偷偷的把你母親叫到外邊來和你見面……哥哥！你說這樣好不好？」月敏忘形的伸手去搖撼着志光的身體。

「妹妹！妳實在對我太好了！我……」聲音裡充滿了哽咽與顫抖，嵌在眼簾裡的淚珠開始緩緩的沿着面頰淌下來，他心裡的煩燥與仇恨，無形中已經給月敏的一縷縷溫馨的柔情驅散了不少。

志光的淚水不但淋濕了不少自己內心中的怒火，同時也洗去了不少潛伏在月敏心中的燥急與恐懼，瞧！他倆在瞬間都彷彿置身在另一個世界裡了！男的眼裡，射出了感激與熱愛的光芒，女的眼裡，也射出了喜悅與渴望的情焰，它們很快的便成了兩條平行綫，好像是兩條織織一樣

吸住了，漸漸地，漸漸地縮短了距離……終於碰在一起了，即刻暴出了强烈的火花，這火花比閃電還快的潛進了他和她的心靈深處，甚至身體上的每一個細胞。



(八)

一艘小型摩多客艇沿着海岸線緩緩的駛進甘榜K D的海灣，只有些微波紋的水面，即刻隨着那「嘖！嘖！嘖！」的馬達聲而泛起了兩道白色的浪花；這些浪花迅速地向船的兩邊高起捲去，接着在船的後面現出了一條長長而深凹的浪痕，漂亮極了。可是，這一條如在風中飄動的錦帶，並沒有保持多久便消失了。

晨曦的陽光雖是暖和，但映在水中的光芒，却反射出使人目眩眼花，志光由船中站起來，他一隻手搭在月敏的肩膀上，一手舉到額角上去擋住耀眼的金光，兩隻探射燈似的大眼睛，不斷地

向岸上那一大片椰林裏掃射，突然他反過頭來緊張的向坐在他身邊的月敏說：

「到了！到了！哪——」

「真的？那裏？」月敏也緊張的站起來。

「哪哪！我的家就在那邊！」志光將放在額上的手拉下來指向椰林裏。

「噓——」月敏白了他一眼，又側過頭去看看後面的幾個馬來人才低低的說：「說話小心點，有外人在呢！」

「哦！我太……興奮了。」志光激動的有點口吃。

月敏見他滿臉通紅的，便又瞟他一眼，並且在他的手肘上捏了一把說：

「冷靜點！」

這時船已靠岸了，幾個赤着膊的馬來人已經爭先的跳上岸去了，然而，他們到了岸上並不馬上走，却不約而同的反過頭來詫異的盯着這一對唯一的華族情侶，月敏顯得很窘，她本能地摔開了給志光半摟着的腰肢，赧然的說：

「放手，你沒有看見人家都瞧的呆了嗎？……怪難爲情的。」

「什麼？」志光將集中椰林裏的視線拾回來，先落在月敏那緋紅的臉上，然後才和前後左右

的許多鄉民作個互相愕然的見面禮，頓時他也有點窘了，但這些注視，這些囁囁私語，並沒有使他忘了一件大事，於是，他將處在尷尬中的月敏拉了一把說：

「我們走！管他們去看個飽吧！」

他們上了碼頭，走上了斜坡，戛然停下了脚步。

「呃——？魚場不見了？」志光巡視了幾圈後又說：「這邊，不就是以前的魚場了嗎？」

「你有沒有弄錯呀？」月敏疑惑的問。

「我怎會忘記呢？」志光一面走一面指着前面不遠的椰林說：「哪！這片椰林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他並沒有什麼改變呀！」說着他加速了脚步，月敏也緊緊的跟在後面，他們穿過了椰林，先是與海岸線平行，走不多遠便背海而行了，這時，志光的呼吸非常急促，胸部跳動的有如小牛撞乳，整個身體的每個細胞都膨脹了起來，全身的血液都衝上了他的面龐，比喝了酒還紅，他的額頭也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繼而成了泉湧。

月敏只顧跑路，對志光的反常一無所知，但過了相當時候，她才發現手上握住的好像是一塊冰冷的東西，而且是那樣濕淋淋的，于是她才覺察到氣氛的不尋常，她使勁的拉着志光問道：

「哥哥！你怎了？是不是快到了？」月敏索性停下脚步搖撼着志光說：「哥哥！你停一停，

快告訴我！你的家是一間？哥哥！你說呀！讓我先替你回去看看。」

「別吵！還沒有到呢！」志光拔開腳步又走。

「還有多遠？」志光的腳步更加快速了。

月敏爲了要趕上他，連自己跑了多少路，轉了多少彎，經過了多少屋子，她已記不清楚了，當她走得差不多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遽然志光鬆脫了緊握住她的手，轉個身，便像貓兒一樣的躍上了一間馬來式浮腳樓的月台，月敏想阻止已來不及了。

就在這時，屋裏探出了兩個頭來——一男一女，一高一矮，當場把剛要衝進去的志光給攔住。

「你是誰？」那男的抖着聲音問，眼睛裏射出了詫異與恐慌的光芒。

「呃——？我——」這兩個陌生人的出現，當場像是北極的冰山倒塌在志光的身上一樣，他睜開了兩個炯炯發光的大眼睛，倒抽了一口冷氣，本能的往後退了一步。

「哥哥！你——？」這時月敏也追了上來，她緊緊的抱着正在顫抖中的志光的手臂，恐怖的望着站在門檻裏的兩位她懷疑是志光的父母的馬來人。

「你……是來幹什麼的？」那男的馬來人又問上一句。

「我……我……要找新魯。」志光極力壓制着剛才那週身騰沸的血液，臉上不自然的流露出了慚愧與歉疚的神情。這時緊張的氣氛已漸漸緩和下來了，那位躲在男的後面的馬來婦女也坦然走了出來搶先答道：「哦！你是說馬哈末新魯？」

「是的！請問他是住在這裏的嗎？」

「是！是！」那婦女隨口答道。

「啊——？他在——？我要找他！」志光正想不顧一切的衝進去，但又給他們攔住了，那女的一面推開志光一面說：

「我是說他以前是住在這裏，可是，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搬走了。」

「什麼？搬了？在十多年前？我……來的太遲了！」傾盆冷水朝志光頭上淋下。但他仍不死心的又問道：「他的太太和兒女呢？」

「也跟着一齊搬走了。」那男的答。

「他的太太還在吧？」志光問。

「在！呃——我是說以前在，現在就不知道了。」那女的答。

「你們爲什麼會住他屋子呢？」

「他賣給我們的呀！」

「哦！他連房子也賣掉了！」志光凝視着整間屋子好像是在自語，突然他又問道：「你們可知道他們搬到什麼地方去嗎？」

「這個——我可不大清楚，」那男的馬來人將頭微微的斜向一邊，想了想然後說：「不過，聽說是搬到哥打峇魯去。」

「哥打峇魯？……這麼遠？」志光又在自語。

「哥哥！既然問不出什麼頭緒，我們還是走吧！」月敏拉着志光走向梯級，又回頭對他們說：「伯父！伯母！很感謝你們的幫忙。」

「好走！好走！」屋主有禮貌的 answering。

志光和月敏沿着一條小徑茫茫然的在椰林裏躍躑，他們不曉得自已應走向什麼地方，也不管脚下那條蜿蜒的小徑會將他們引到那裏去。

志光的脚步異常沉重，每踏一步，便發出一聲煩燥的巨响，這巨响很快的便撞進他的身體裏，重重的壓在他的心頭上。這時，他整個人又似沉重又似輕浮，頭腦嗡嗡的吵着，好像裝滿了許多東西，但又好像什麼都沒有裝進去。剛才那短短幾分鐘的變化，他彷彿記得很清晰，但也好像

什麼都忘記了似的。他懷疑這是一場夢，但夢境怎會那樣清晰呢？若說是現實吧！但現實爲什麼又會那麼的糊塗呢？他咬一咬嘴唇，依然跌落在迷霧中。

月敏一路上也掉進了無形的矛盾的領域中，她時而慶幸有這樣的演變，但時而却覺得上天這樣的安排未免太不近人情，太慘忍。于是，她有時爲志光的一場歡喜一場空感到快樂，但有時却爲他的失望而寄與無限的同情，或在內心裏發出打抱不平的呼聲。

不管她的心情是趨向那一方面，她都想找幾句話來衝破這死一般窒息的空氣，然而，她找翻了腦子也沒法湧出一句適當的話來，于是，她只好利用充滿着憐憫，同情，哀怨的視線頻頻撫摸着志光的臉頰，希望藉此可以將內心那何止是千言萬語的心聲傳達給他。可是，她失望了，也失敗了，因爲志光自始至終沒注意過她一眼，彷彿是忘記了她的存在。漸漸地，月敏再也忍受不了這精神上的虐待了，終于大力地拉了志光一把，哭喪着臉說：

「哥哥！你怎了？爲什麼總是不說話呢？」

「噢？」志光好似夢中初醒，他以驚詫的眼光瞟了月敏一眼又繼續往前走。

「哥哥！你還要到什麼地方去？」月敏拉緊他放慢了腳步。

「……………」志光好像沒有聽見，但却站住不走了，他將兩隻頹喪的眼睛不斷地向周圍搜

索着，瞿然他大聲嚷道：

「呀！民叔的家不見了？」

「民叔——？」月敏也跟着叫起來，在她的心目中，李民是一位最偉大的人物。

「民叔的家明明在這裏的！」志光指着前面一塊長滿茅草的曠地又說：「爲什麼現在不見了呢？」

「你有沒有記錯呀？」月敏疑惑的問。

「我怎會記錯呢？」志光又指着後面曠地的幾棵榴槤樹說：「哪——那幾棵榴槤樹就是民叔他們的呢！……我記得清清楚楚呀！」

「我想！民叔也一定是搬走了的。」

「唉！變了！一切都變了！」志光像自語。

「十八年了！」月敏也像在自語。

「搬了！搬了！搬到那兒去了？」志光痴痴的望着周圍的一切，再次迷失在五里霧中。

「哥哥！既然找不到了，我們回去吧！」

「不！我還要再看看。」志光拉着月敏的手，邁開脚步又繼續向前走了。

(九)

變了！一切的一切都變了！當志光與月敏踏遍了這個曾經印滿他兒時的足跡，和充滿他兒時的愛與恨的甘榜時，已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了，雖然他們問遍了整個甘榜的每一家甚至每一個村民，但仍然得不到一點關於他母親和李民等的訊息，縱然是不幸的噩耗。

這也難怪；因為打從志光漏夜逃出這兒算起，一直到他回來的今天為止，已經是十八年了，足足的十八年了。十八年長的時光，不能說是太短，當然，這其中的過程是難免會有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演變的。

在村容上來說：十多年來修的修，改的改，倒的倒，塌的塌，折的折，建的建，……再也不是志光記憶中的那個十八年前的甘榜KD。

因此，志光對那離別了十八年，想念了十八年的母親的下落，始終是一個謎。也因此，困頓，頹喪，搖惑，失望，煩燥……都一起向志光包圍了過來，使他變成了一個自己也不認識自己的人了。

月敏曾極力的使用了許多方法，想去把志光拖出這個灰色的圈子，然而，不但沒有把他拉出來，反而自己也不自覺地掉進了這個灰色的圈子裡去。

志光爲自己要償還尋母和復仇的心願而預早所安排下的一小段日子，也在灰色的氣氛中溜過去了。

「上任」的日期喚醒了志光與月敏。

「服務」的使命將他們推進了那充滿淒淒氣氛的醫院。

工作，繁重的工作，使他重新的認識了自己，和努力的擺脫了一部份灰色意念的糾纏。同時，也使「她」變回了一位聖潔可愛的白衣天使了。

「李醫生！李志光醫生」的名字像擴音機般的在醫院裡傳開了，住院的病人，來往的病人，

甚至是探病的閒人，都知道了他是這兒一位最年青，最有禮貌，最盡責的醫生了。自然，這裡面也是經過了一段相當的時間。

在這一段時光裡，如果你問他：「什麼是最快樂？」相信他會這樣告訴你：「救人一命最快樂。」如果你再問他：「什麼是最痛苦？」，那麼，相信他也會率直的告訴你：「無處償還心願最痛苦。」是的！他說的是真心話，這些日子來，他雖從工作中獲得了不少安慰與樂趣，但是；每當他一離開服務崗位，便又會撩起思母的意念和復仇的火焰了。

因此，他會不止一次想請假而追蹤到哥打峇魯去或更遠的地方，也會不止一次詢問過凡是來自哥打峇魯的人們，然而，慘酷的現實仍然給他失望，漸漸地，這個「失望」的領域擴大了，它無情的佔據了一部份志光心裡所謂「希望」的地盤，換句話說；他心裡的希望的火焰雖然猛烈，但失望的波濤也不見得比它微小。

於是，他病了！但並不是肉體上的病，而是一種無形而又莫名的心病，這病往往是在他空閒的時候，或是看到任何有關「天倫之樂」的事蹟時才發起的；因此，他在醫院裡儼然是一位令人崇拜的醫生，但一回到家裡，却變成一個愁眉苦臉的病人了。不過還好；他有一位在醫院裡是護士，是同事，而回到家裡又是醫生，又是愛侶的妹妹來給他醫治與撫慰。

(十)

在志光與月敏上任後的第一個星期，醫院裡又來了一位新護士，她叫蘇茜莉，是一位二十歲不到的馬來少女，她有着婀娜多姿的身材，娟秀的面龐，雖然皮膚略嫌呈棕黑色，但那兩只黑溜溜的大眸子，和那兩顆渾圓的梨渦兒，只需那麼急急的一閃，或是淺淺的一笑，就不知會照亮了多少人的心扉，和漩進了多少人的靈魂，因此，她獲得不少異性的特殊讚美，也避免不了小部份同性的反感與妬忌。

然而，她並不像是一個性格浪漫或喜歡賣弄風情的少女，雖然她具有着一切可以賣弄的條件

，比如那對迷人的酒渦吧！她都經常將它深深的隱藏在一層近於神秘的輕紗後面。

蘇茜莉很沉默，也很保守，沉默的令人有冷冰冰不可侵犯的感覺，保守的近於神秘，神秘的使任何人都不容易了解她，縱使是一般跟她朝夕相聚的同事們，也只不過知道她是一位來自泰國邊境的初級護士而已，除此之外，對她的身世或家庭背景却全然無從獲悉，雖然許多同事曾用種種方法去試探她，但她總是咬唇以對。

不曉得是她的神秘感引起志光的興趣呢？抑或是志光的憂鬱感引起了她的關懷或詔異，他們居然撩起了心靈上的共鳴，大有一見如故之概。

志光對她與對其他的同事還不見得有什麼兩樣，但她對志光的態度却有明顯的差異了，在工作上，只要她有機會與志光合作便會顯得比往常格外起勁與興奮。在工餘，或是在走廊上無意間相遇的時候，她也會特別饋賜給他一個甜美而又醉人的微笑。

因此，謠言與揶揄就從她這輕輕的一笑中掀起了陣陣漣漪了，但這也難怪，因為一來這兒還是個封建氣氛尚濃的地方，二來志光也確實得過她的另眼相待。不必說別的，就拿關於她的家世來說吧！志光已經比任何人都懂得多了，比如他現在已知道她的父母尚健在，上有一個比她大兩歲的長兄，下有一個只十二三歲的妹妹，他已知道；她只唸過七號英文，……………是在半年前

才考取護士職位的……她也曾坦白的告訴志光；這兒有一位年紀已三十開外的華籍醫生丘滿年會極力的追求她，然而她並不想愛他。

這一天，蘇茜莉搬出院方的護士宿舍，理由是；她的家已由泰國邊境的蘭斗班江搬到這兒附近的甘榜裡了。

就在蘇茜莉離開院方宿舍的當天晚上，剛好是輪到志光值夜班。

在將近午夜十二點的時候，突然在醫院的進門處傳了一陣陣吵雜與呻吟的聲音，志光豎起耳朵傾聽一會，便拔足跑出辦公室，擺在眼前的；是好幾個人在朦朧的月色下扶著一個顛顛跛跛的老人走過來，走在前面的就是今天剛搬回家去的蘇茜莉，她臉色蒼白，汗水泉湧，而渾身顫抖的對志光哀求道：

「李醫生！快呀！快救救我父親，他……他的眼睛中毒了啦！……」

志光連問個究竟的機會也來不及，便忙不迭的協助傷者送進手術室。

頓時，手術室裡呈現着一片極度緊張的氣氛，志光手快眼快的給傷者檢驗，消毒，注射……蘇茜莉與其他兩位值勤的女助手也熟練的拿這遞那……

三十分鐘後，全部手術完成了，志光收妥一切用具，洗過手，才脫去口罩而深深的鬆了一口氣。他回身對兩位護士吩咐了幾句什麼，便與蘇茜莉走出病房，當他們剛踏出門限時，便給一青年與一小妹妹擋住了去路。原來他們是蘇茜莉的哥哥魯森和妹妹莫士麗。魯森焦灼的嚷道：

「啊！醫生！我爸爸怎樣啦？」

「醫生！姊姊！爸爸好了嗎？」

「請放心！請放心！」志光邊用手式暗示他們安靜，邊安慰他們說：「你們的爸爸不會有性命的危險了。」

「醫生！請問什麼時候可以出院呢？」魯森逼近一步問。

「這個——」志光思索了一下說：「如果要等痊癒的話，恐怕還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現在我們能不能進去看看他？」莫士麗問。

「最好不要去打攪他。」志光說。

「醫生！我很感激你對我父親的施救。」魯森由衷的說。

「別客氣，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何況又是自己同事的父親呢！」志光溫和的說。

「醫生——我……」魯森欲言又止，好像有許多難言的苦衷。

「時候不早了！你們還是先回去，明天再看你們的父親吧！」志光作個送客的手式。

「也好！那我們走了！再見！」

「再見！」

志光與蘇茜莉走過長長的走廊，然後轉進一間休息室，這時，一直在沉默中的蘇茜莉突然抬起頭來，用憂鬱的眼光望着志光問道：

「李醫生！你看——我父親會不會從此永遠失明了？」

「不會那麼嚴重，你放心吧！」志光又問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父親是怎樣中毒的嗎？」

「真的！真的不知道！……」

「哇！蘇茜莉小姐你也輪到夜班嗎？」月敏像一朵白雲般的飄進來，當她看見志光與蘇茜莉親熱的站在一起時，不禁一連打破了幾個醋瓶。而他們也驚嚇了一跳，可是當他們正要解釋的時候，月敏却又先開口了：

「怎麼？蘇茜莉小姐！你沒有穿制服來上班嗎？呵！院方也太吝嗇了，連制服也派不足，真是……」

「月敏姊！我……」一股委屈哽住了蘇茜莉的喉嚨，兩道長長的淚珠滾出了她的眼眶，

她稍一遲疑，便拔足往外走了。

「你這人也太過份了！」志光不滿的說：「人家是送他父親來醫病的，你怎麼可以不問個明白就隨便挖苦人家呢？」

「啊——？她父親有病？」月敏的醋意醒了一半說：「我怎麼不知道？」

「剛送來的，是眼睛中毒？」

「我……我給蘇茜莉道歉去！」月敏甚感愧疚。

「恐怕她早已走了！」志光陪月敏離開休息室，但到了走廊的轉角處時，他們就不約而同的收住了腳步，原來在另一邊有人在談話和低泣的聲音：

「會不會有人存心陷害你父親呢？」是丘滿年的聲音。

「我不知道，因為我父親守口如瓶。」是蘇茜莉的聲音。

「別難過！……來！我送你回去！」

「嗯！謝謝你！」

「咯咯咯……」一陣有節奏的皮鞋聲由近而遠。

志光與月敏互相來個會心的微笑。

(十一)

院方爲了表示優待自己同事的家屬，特地讓出一個很幽靜的上等病房給莫拉丁休養，照理他應該感到滿足才是，可是他却出人意料的整天整夜吵着要回家。

給他吵的最多的可說是志光醫生了，每當志光給他診治時，他便會向他提出離院或是其他不近人情的種種要求。說也奇怪，志光並不因他是馬來人和無理取鬧而厭惡他；反而更同情他，更想去了解他。這其中的因素，不曉得是莫拉丁的神秘引起他的興趣？抑或是爲了蘇茜莉小姐的緣故。

這一天下午，志光又踏進了他的病房，莫拉丁聽見稔熟的脚步聲便很敏感的問道：

「是李醫生嗎？」

「是的！你還舒服吧！」

「我還是覺得一片黑暗。」莫拉丁的聲音很苦澀。

「黑暗？……………」志光邊說邊動手給他作仔細的檢驗：「那當然囉！因為你的雙眼都被緊緊的包扎着呀！」

「不！不是這個意思！」莫拉丁搖搖頭又道：「我是說；我的心裡也是一片黑魃魃的。」

「我很清楚你心裡的煩燥，凡是有病痛的人多是這樣的……………不過，我希望你盡量約束你自己的思潮，不要想得太多，這樣就會好過一點了。」志光彷彿是一個嚴肅的說教者。

「唉！」莫拉丁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李醫生！你是不會了解我的……………我心裡面的齷齪與黑暗，即使是十個太陽也是照不透的呀！唉！……………」

「這也許是的！因為我們相處的時間只不過是短短的兩三個星期罷了！」志光想了想又說：「不過，只要你願意，或給一些機會我，那——我自信會慢慢的了解你的，或者了解你的還不只我一人呢！」

「謝謝你！李醫生！」莫拉丁歇一歇又說：「我實實在在很想給一個人來看我心裡面的黑暗世界，但是；以前我給錯了人，現在——我又還沒有這個勇氣。」

「你是不是怕給了某一個人看後，而那個人仍然不會了解你，或不會同情你？」志光有點好奇的問。

「不是，都不是！」莫拉丁遲疑一下又說：「我並不要人家了解，也不敢希望得到任何人的同情。」

「既然這樣，那——你為什麼會沒有勇氣打開心靈的窗戶呢？」

「……………因為我深深的了解我自己，當我打開了心靈之窗的時候，也就是我所有的痛苦完全離開我身體的那一天。」

「這是好現象呀！」

「好現象？嘿，嘿，嘿——」他苦笑一陣又往下說：「可是，你沒想到，我目前是爲了痛苦而活下去的，萬一有這麼樣的一天，連這痛苦的感受也失去了，那——我怎會還有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和必要呢？」

「這……………」志光想一想說：「總比極端消極來得好，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求生的好現象

呀！」

「李醫生！你誤會了！你以為我怕死是嗎？哼！其實，死——我是死定了的，還有什麼可怕呢？」莫拉丁歇了歇又抖着聲音往下說：「李醫生！你可知道；前些時候，我拚命嚷着要回家，爲的是什麼？……有一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偷偷的摸出了病房，一直摸索到椰林裡才被你們發現拉回來，當時，我只告訴你們：『房裡太熱，想出去走走罷了。』其實，你可知道這爲的又是什麼？……還有，我經常不聽從你們的勸告而偷偷的撕開眼睛上的紗布……」

也經常向你們索取安眠藥，這一切的一切，爲的又是什麼呢？……李醫生！不瞞你說；當時我爲的就是想馬上結束自己的性命，因為我知道；只要讓我回到家裡，我便可以找到毀滅我自己的性命的利器。……我也知道；在那波濤嘩啦嘩啦的一面便是廣大的海洋，在那兒，海有足夠的條件使我得到澈底的解脫，還有……」

「莫拉丁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太激動了，你應該休息一會啦！」志光顯得有點焦急，但他的話並不能塞住莫拉丁的口，他依然像錄音機般的開放了下去：

「李醫生！我要說；我不能不說……李醫生！我覺得你是世界上的第一個好人，我覺得……我只能向你一個人傾訴……」

「那——如果你以為說了會比不說來的快樂的話，那麼我並不反對你再說下去……當然！我是願意傾聽的。」志光由衷的說。

「李醫生！你真好！你真是一個好人，如果沒有你，我早就做錯了一件事，一件最遺憾的事。」莫拉丁邊說邊伸手向床外摸來摸去，彷彿要找什麼東西似的，志光見狀馬上主動的去握住他那正在顫抖中的手說：

「莫拉丁先生！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

「哦！我是說：自從你證明可以醫好我的眼睛後，我便不再想到自殺了。」莫拉丁緊捏着志光的手說。

「你能夠這麼想，那是最好不過的……說真的，有誰能不愛惜光明，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呢？……」

「李醫生！你又誤會了，我並不是爲了可以重見光明而對生存又起了留戀。……剛才我已說過；無論如何，這回我是死定了的，只不過；我覺得現在還不是死的適當時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為我不願無聲無息而又平平凡凡的死去。」

「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爲在我臨死之前，我要以整個性命去給人類幹一件有意義的事。」莫拉丁激動的頻頻喘氣。

「什麼事？」志光激奮的問。

「殺一個人！」這四個字彷彿是從大炮口裡轟出來一樣的響亮，把志光嚇得縮回了手，很快的，在他的腦海裡也掠過了一個殺人的念頭，他想：面前的莫拉丁難道也是一個和自己有着同樣不幸的命運的人麼？……不對，他馬上又想到：他莫非就是自己所要殺的人——新魯？而他說要殺人莫非就是要殺自己？……

一股怒火掩過了以往的同情，他即刻在莫拉丁的臉上和身上去找尋他記憶中的新魯。然而，不像，一點也不像，因爲新魯沒有難看的三角臉，和累累的傷痕，也不是光禿且長的頭殼，……半響，他才失笑的對自己說：「我也太敏感了。」

「李醫生！李醫生！……你出去了是嗎？爲什麼不回答我呢？……」莫拉丁雙手又在床外不停的摸索著。

「哦！我在這兒，對不起。」志光沉溺在往事的幻想中時，莫拉丁不知說了多少話，然而志

光一句也沒有聽進耳，到了相當時候他才像噩夢初醒一樣的答案。

「李醫生！是不是我剛才的話開罪了你？」莫拉丁焦急的問，他的手還在摸索着。

志光走前一步，仍舊將手遞給他握住，隨着歉然的說：

「沒有！沒有！你別誤會，因為我太同情你，所以一時不知道該對你說什麼才好。」志光不得不捏造了一句謊話。

莫拉丁果然信以為真的又說：

「李醫生！你實在對我太好了……將來我死了做鬼都要深深的感激你……」

「好了！你今天說得太多了，也太激動了，還是改天再談吧！我還有別的事，莫拉丁先生！我走了！再見！」志光不管他的反應怎樣，便匆匆的離開了他的病房。

(十二)

志光拖着疲憊不堪的軀體，從醫院裡回到宿舍，當他剛踏上石階時，後面便追來了醫院的雜役對他叫道：

「李醫生！十九號房的病人請你今晚特地去一趟。」

「特地去一趟？他有說明什麼事嗎？」志光顯得很不耐煩。

「沒有！他只叫你一定要去，說有要緊的事要告訴你。」雜役說。

「好吧！你先回去！」志光沉着臉，蹙緊眉頭，呆呆的佇立在石級的中部，目送雜役那漸漸

遠去的背影，半響，他才頹喪的踏上最後的兩級石階，正想伸手去扳開大門，誰知門扇突然自動向兩邊開了；代替門扉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材窈窕少女，她有着一張娟秀而丰腴的臉龐，白裡透紅的膚色，略高的鼻子，和一對與星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她微微張開兩片紅紅的嘴唇笑道：

「哥哥！你回來啦！」

「是的！你怎麼等着給我開門呢？」志光的臉上即刻換過一片喜悅與興奮的光彩，他踏進客廳的步伐也比剛才輕鬆了許多。

「我好像聽見你在外面跟誰說話，所以特地出來看看。」月敏儼如一位太太體貼丈夫般的給他脫去外套，然後轉身將外套掛在牆壁上，接着又到後面倒出一杯茶，輕輕的放到志光面前的茶几上說：

「哥哥！請用茶！」

「妹妹！你……」志光越是感動就越說不出話來，他只用那兩顆靈活而又亮晶晶的眼睛去傳達他心裡的快慰與感激。這些日子來，他已深深的體會到了小家庭的溫暖了，雖然他們尚未結婚，但未婚夫妻的情侶生活，却往往比已婚夫婦的生活來的更有詩意和更充滿着濃郁的溫馨。

「哥哥！你不認識了我嗎？」月敏赧然的垂下臉說：「不要這樣看着我吧！」

「妹妹！……你對我太好了！」志光激動的有點口吃，臉上熱辣辣的，彷彿整個身體的血液都開足馬力在奔馳一樣。

月敏翹起眼角靦靦的斜睨了志光一眼，當他們那四條視線微微一觸的時候，即刻又有一片紅霞飄上了月敏的粉臉，一直蔓延到她的耳腮和頸項，許久許久才漸漸地稀薄了。

渡過了片刻的靜默，月敏終於泰然的抬起頭來問道：

「哦！對了！哥哥你剛才和誰在說話呢？」

「……」志光有口難言，剛才那股騰沸的情緒無形中給月敏這一句話淋息了，過了半響他才悵悵地說：「醫院裡的雜役。」

「雜役？他怎會到這兒來？」月敏的態度開始嚴肅了。

「……」說是蘇茜莉的父親叫他來的。」聲音很低沉。

「又是他——莫拉丁？」月敏睜圓了兩隻大眼睛說。

「是的！就是他！」

「有沒有說什麼事？」

「沒有！」

「……………他近來常常纏着你，我很替你擔心！」

「……………其實，他並沒有影響我什麼。」

「……………我看你近來的情緒給他糾纏的很紛亂。」

「不會吧！」志光苦笑了一下又說：「我只是同情他，可憐他。」

「什麼？」月敏先是一震，繼以悠然的口氣說：「你也會同情異族人？可憐異族人？我的耳朵不會有毛病吧！」

「真的！」志光誠然地說：「我也沒想過我這一輩子也會憐憫異族人的，但事實確是如此。

「我想——」月敏故意神秘的歛一歛：「這其中一定有着一個神秘的原因。」

「什麼原因？你說說看！」志光茫然問。

「我想——可能是爲着一個人。」月敏的語氣多少有含點醋味。

「爲着一個人？——我想大概是，因爲我近來不知怎的，竟會常常想起沙米，我好像到了現在才知道沙米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也許是因爲沙米也是異族人，所以才改變了我

對異族人的惡感。」志光恍然地說。

「你也許說的對，不過，我指的那個人並不是你所說的沙米……沙米太遠了，我說的是在眼前的。」月敏苦笑着說。

「在眼前的？」志光愕然。

「是！」

「誰？」

「你猜！」

「猜不到！」

「你自己心里明白！」

「天曉得！」

「好！讓我坦白的告訴你——蘇茜莉。」

「蘇茜莉？——你爲什麼會這樣想？」志光彷彿觸了一下電流，腦際立刻掠過一個挨着兩顆笑渦的馬來少女的情影。

月敏看着他那尷尬的表情，自己也不免靦靦的低下頭，半響，她才悵悵的說：



「你不覺得蘇茜莉比我更美更好嗎？」

「我又不是選美會的評判員，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想過這些。」

「她——對你很好！」

「也許是——但那是她個人的自由。」

「可是——人家都把你說在內。」

「說什麼？」

「說她待你——特——別——好！」

「這也不關我的事。」

「有人還說；她——喜——歡——你。」

「妹妹！妳可別忘了；丘滿年醫生正在熱烈的追求她呢！」

「可是——她並不愛丘醫生，她愛的是你。」

「妹妹！」志光好像含着一顆苦果說：「我真沒想到你竟會爲着這個幻影而苦惱。」

「………好多護士都叫我要小心。」

「妹妹！你以爲我的人格真的會隨便出賣給一個異族少女不成？………你以爲我真的是爲

了他的女兒的關係才去同情他可憐他嗎？」志光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從機關槍里射出來的槍彈一樣，它們電疾般的鑽進了月敏的耳膜，再撞進她的心靈里，頓時，使她湧出了懺悔與歉意的眼淚。

接着志光又說：

「妹妹！你未免把我沽價的太低了，其實，我的出發點一點也沒有關係到蘇茜莉……」志光尚未說完，月敏突然撲了過去，使勁的搖撼着他說：

「哥哥！我對不起你……」月敏悽然的仰起頭，讓淚水佈滿她的臉龐，她自責的又說：「我不該給你這麼多痛苦，尤其是在你剛工作回來的時候，哥哥！原諒我！你就當作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吧！哥哥！……你原諒我吧！……」

「妹妹！你別這樣難過，我不會怪你的。」志光撫慰着她。

「真的？哥哥——你真的不怪我？」月敏抬起一朵彷彿是風雨中的百合花的臉龐，悲戚的問道。

「真的！當然是真的！」志光由衷地說，並取出手帕替她拭去眼淚，又像母親哄小孩子般的把她緊緊的摟在懷里。接著，他一邊用手輕輕的撫摸她那卷曲的秀髮，一邊用口輕輕的去吻着她。

的額角，她的眼睛，她的鼻子，甚至她的朱唇。……

一縷縷衝出雲圍的月亮的柔光，和一股股雨後天晴的氣息，輕輕地，密密地向他們包圍了過來，把他們的心身融化在一起，凝結在一塊，使他們暫時忘記了誤會與苦惱，甚至忘記了彼此的存在。

許久許久，他們才在幽美溫馨的夢幻中漸漸的甦醒過來，慢慢地回到了現實的環境，終於分出了你和我——月敏稍為離開了志光的懷抱，臉上仍留着少許淚痕和緋紅，但這美麗的嫣紅色彩又漸漸地給現實的憂慮與陰影侵透了——她終於又開口了：

「哥哥！我們從今天起就別再提這些問題吧！」

「不！我還要說，我還要坦白的告訴你，我要使你更加的了解我，更加的信任我……」

「哥哥！別再提了，我了解你！我信任你！」月敏用哀求的口吻阻止志光繼續往下說，但他並沒有因此而住口，反而像江河倒瀉：

「妹妹！我要坦白告訴你，我之所以同情莫拉丁，可憐莫拉丁，是因為我們有着一個同病相憐的命運。」

「同病相憐？」月敏驚訝的問道：「你是醫生，他是病人，怎會同病相憐呢？」

「我是說他也有一個與我一樣的心願，一個尚未如願以償的心願。」志光語氣鄭重。

「啊——？難道他——也是……」月敏急得哽住了喉嚨。

「是的！他也要報仇，也要殺人。」志光顯得頗得意。

「你——？」月敏用眼睛代替了恐懼的問話。

「你用不着害怕。」志光安慰她說。

「……」月敏欲言又止，再擡動了好幾次口唇才駭然地問：「他要殺什麼人？」

「一個婦女，不，他說是一個吸血的魔鬼。」志光的語氣充滿着憤懣。

「是誰？在那里？」月敏逼近一步問。

「這個——他還沒有告訴我。」

「他爲什麼要殺她？」

「因爲他曾吸過他的血，嚼過他的肉，啃過他的骨，到了最近，她還想毀掉他的性命，可是這次她却失敗了，他也清醒了，當他的眼睛失了明以後，他才在黑暗中看見了她的尾巴，原來她就是一隻吃人的豺狼。……」志光捏緊兩個正在發抖的拳頭，彷彿是準備上戰場的勇士一樣，而他那兩道憎恨的怒火也由他的眼睛里逼射出來，一直射向月敏的臉上，但她並沒有迴避，

反而以激憤的光芒迎接它，半響，她又開口問道：

「莫拉丁爲什麼會給他蹂躪到這個地步呢？」

「我還不知道，因爲他還不肯將全盤經過坦白告訴我，不過，他答應我，總有一天會一點一滴的對我說個痛快。」志光很有信心的說。

「……………你既然還不清楚他們之間之恩怨，爲什麼要同情莫拉丁去殺人呢？」月敏問。

「因爲……………」志光頓了頓換個口氣說：「雖然我還不十分清楚那個婦人的真面目，但在莫拉丁的言談中，我不難體會到那婦人的確確是一個人群的敗類，人間的惡魔。他曾親眼見過不少人的青春、自由、情愛、金錢、名譽、地位、甚至是最寶貴的性命，都給她的魔掌摧殘了。他還承認：他就是這一群無數的犧牲者其中比較嚴重的一個，雖然，他不敢否認當時他自己沒有一點錯誤或太天真太感情用事……………」

「這麼說來；這婦女也太可恨了。」月敏思索一下又說：「不過，我並不希望你鼓勵莫拉丁去殺人。」

「殺人？殺人報仇雪恥是世界上最痛快的事，坦白說；我並不反對他。」志光認真的說。
「可是——殺人是犯法的呀？」月敏顯得很焦慮。

「犯法？」志光冷笑一聲說：「只要能夠殺了自己最痛恨的仇人，那犯法還不是一件頂快樂的事嗎？」

「哥哥！」月敏的心靈彷彿被針戮了一下說：「怎麼你還會有這個思想呢？這……太可怕了！你想；一個要殺人，另一個也要殺人，兩團復仇的火焰碰在一起，這……簡直叫我不敢想像了！」

「妹妹！至於我，你大可以放心。」

「爲什麼？」

「因爲我根本就沒有目標去發洩我的心願呀！」志光帶着苦澀的口氣說。

「不！我還是不放心。」月敏又搖撼着志光的肩胛說：「哥哥！我們還是離開這兒吧！反正吉隆坡和星加坡都有職位在歡迎着我們。」

「你又想走？」志光疑惑的問。

「嗯！一來爲着挽救你的情緒，二來——我們也不能一輩子呆在這兒呀！三來——我們也不能長期欺騙爸媽的，你不記得給我們轉信的黃先生前幾天來信說嗎？他說爸爸在不久將會到星加坡去找我們的，你想；要是爸爸真的出去了，那我們將要怎樣對他老人家解釋呢？」月敏歇了歇

又往下說：「哥哥！我已經同情你，給你順利的達到了來丁加奴的夙願，相信你也不致於會怪我了吧！」

「唉！……」志光輕歎口氣，他顯得很矛盾，也很感動，但却說不出半句話來，雖然他心里藏匿着千言萬語。

「雖然，我很清楚你到了丁加奴後並沒有達到任何你理想中的一點希望，但，這是環境的慘酷，命運給我們作對，……我們除了怨它，遷就它，還有什麼辦法呢？……」月敏嘆一嘆氣又說：「所以我說；我們絕不能成為環境的俘虜……我們應該提早離開這兒才是最聰明的辦法。」

「妹妹！」志光的喉嚨哽塞的說不出話來，他的眼眶充滿了晶瑩的淚珠，兩道感激的光芒，透過那一層玻璃似的東西，一直射到月敏的臉上，甚至鑽進她的心扉里。月敏激動的情緒給他眼光撫摸的漸漸馳鬆下來，最後她說：

「哥哥！假如你不反對的話，我們就馬上辭職。」

「慢點不好嗎？」志光沈吟着。

「慢點？爲什麼你要慢吞吞的？」

「因爲——我想——看看——」志光訥訥的說不下去。

「哦！是不是你還想看看莫拉丁報了仇以後才走？」

「這個——可以這麼說！」

「哥哥！我覺得這件事對於你不但毫無益處，反而會增加你更多的苦惱……不管他的復仇是成功抑或是失敗，對你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多管他人的閒事。」月敏苦口婆心的說。

「……我總覺得沒有看見他進行復仇是一件頂遺憾的事。」志光憂憂地說。

「哥哥！我看你有點心理變態了，其實，任何仇恨都是宜解不宜結的，可是，你不但沒有好好的去勸阻他，反而去同情他，最後，你還想親眼看見人家流出了報仇的血後才感到滿足，……哥哥！你這樣不是太殘忍了一點嗎？」月敏的語調充滿着淚的浪濤聲。

「殘忍？——是的！流血也許就是殘忍，但，爲報仇而流出的血，我却以爲是神聖的，如果你一定也要將它說成是殘忍的話，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全世界的人們群起對日本的抗戰也不會有什麼意義了。」志光異常激昂的說。

「你的見解也許是對的，不過，我們現在並不是要辯論什麼真理的問題，我們所面臨的，所

應該解決的，是關於我們去留的問題。」月敏停了停又說：「哥哥！你別再固執了，也別再猶豫了，就在明天吧！我們向院方辭職去。」

「……………」志光茫茫然的瞅着月敏，成了有口難言的傻子。

月敏見他不語，便抓住了這個機會，說了一些決定性的話，她說：

「明天辭職，月底我們就走，中間還有半個月的時間，相信院方是不會爲難的，哥哥！我們就作這樣的決定吧！」

(十三)

第二天，志光在月敏的催促下，果真的向院方呈上了辭職函。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頓時使到許多同事，病人，或病人的家屬等都感到異常的驚詫與依依難捨。

在這一段將要離開的時間裏，許多同事都格外的對他們客氣與關懷，或比往昔更容易流露出真摯的情感。

在許許多多病人中，也有不少會為他們的將要離去而大感痛惜，甚至偷偷的為他們淌下惜

別的眼淚，比如莫拉丁就是其中的一個，自從他得了志光與月敏將要在月杪離開醫院的消息之後，便沒有一天安樂過，他每天每時每刻，都暗暗的計算着距離志光啓程返隆的日子還有多久，他也曾時時刻刻祈禱着時光倒流，然而，每天每天，他還是一樣要爲那無情的時光的逝去而哀傷而落淚。

越是體會到人情的溫暖，就越容易掀起更傷感的離愁別緒，也就更容易撩起對當時的人情更深切的留戀——志光與月敏何嘗就不是這樣：自從他們辭去此間的職位以後，便無形中對這小山城起了莫大的好感與懷念，每天，只要他們能夠掙取到一小部份的時間，便會很自然的將它們消磨在這山城的懷抱裏，彷彿唯有這樣才能彌補日後的長別的遺憾似的。

時光好像窺穿了志光與月敏的心事，它不但沒有如莫拉丁所祈禱一樣的倒流，反而更加速腳步，電疾般的向前溜去了，瞬時間，半個月的逗留期限，已經勝下最後的一天了。

這一天，志光與月敏起得特別早，在太陽還未浮出海面的時候，他們已雙雙的離開了宿舍，穿過椰林，漫步到海邊來了。

海；還是和往常一樣的波蕩着，一個接連一個的波濤，不斷的向岸邊的岩石撞來，很有節奏的發出了嘩啦嘩啦的巨响，也即刻飛濺起數丈高的白色浪花。

風；早晨的海風，也和往常一樣的猛厲，它夾着縷縷的鹹味和絲絲的浪花，一陣又一陣的不停地向志光和月敏的身上襲來，使他們不禁平添了幾分寒意；他們兩手緊緊的交叉在胸前，咬緊着牙根，默默的向前走，誰與誰都不曾說過一句話，唯有他們的四隻腳，踏在軟綿綿的沙堤上所發出的沉重的聲音，但這聲音却時而被海濤的擊岸聲掩沒過去了，只有那些遺留在沙灘上的脚印是清晰的。

他們走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海堤，到了一處有椰樹的海灣的時候，志光驟然停下脚步，在一塊往常坐慣了的岩石上坐下，他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將兩隻缺乏光彩的惺忪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東邊那天難分的一片還不十分耀眼的紅光。

月敏也在他側邊的一塊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坐下來，她一手去壓着被海風吹起的裙子，一手去整理那一縷披在腦後被晨風吹亂了的秀髮，她半仰起頭，朝着大海深深的呼吸了幾口清鮮的空氣。突然，她將眼光拉回來斜睨着志光的臉上，然而，志光正在沉思中，一點也不覺察。她看了半晌，見他仍然猶如一具人工彫刻的石膏像一樣，心裏不禁又湧起了一陣憐憫與歉疚，因為她深深的了解，志光仍然不願離開這個地方，這回之所以能成行返隆，純屬她個人的堅決安排，因此，當她看見志光那癡戀的表情時，怎不叫她感到心疚呢？她想着想着，不禁也微微的歎了一口氣，

然後憂憂的開口道：

「哥哥！你是不是很留戀這個地方？」

「哦！」志光回頭斜瞥了月敏一眼，冷冷的答道：「可以這麼說。」他又將視線調向遠方，彷彿自語的又說：「至少我並不討厭這個地方。」

「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情很不好過。」月敏哀聲的說：「不過，爲了我們的前途，爲了爸媽的期望，我們才不得不離開這兒，……這回我下了這個決心你不會怪我吧？」

「我也很了解你的用心。」志光既憂悵又感激的瞟了她一眼，隨即注視着那剛剛露出海面只見半邊臉龐的太陽。

「……」月敏欲言又止，隨後也跟着去欣賞那海上的日出。

須臾，那顆圓而紅的太陽終於完全浮出了海面，冉冉的往上昇了，這時先前的一片嫣紅已變成了一團眩眼的光芒，它強烈的射在海面上，海面上也迅速的反射出閃爍的金光，志光緊蹙着眉頭，將視線盡量縮回投在岸邊的沙灘上，而月敏却忍不住的連連打了幾個噴嚏，她用手帕拭去了兩顆嵌在眼角裏的淚珠後，悵悵然的站起來說道：

「哥哥！我們用早點！」

「也好！」

他們走過長長的海堤，穿過中華學校的運動場，彎進林德源街，然後雙雙踏進李海生餐館，檢了一個比較雅靜的座位坐下，各要了喜愛的點心。

離開李海生餐館時已近十點了。

他們又毫無目標的沿着海堤走，走過了郵政局，走過了簡陋的馬來墟場，穿過了巴士車站，最後來到泊滿大小船隻的碼頭。月敏遙指着數艘泊在深海處的貨輪說：

「聽說：這些都是由日本專程到來運鐵苗的輪船。」

「對了！這兒頂頂有名的龍運鐵山我們還沒有到過呢！」志光的語調充滿遺憾。

「來日方長，不怕沒有機會的！」

「我看——很難了。」

「……………」月敏正想開口說些什麼，但却給一群販賣生菓和零食的小弟弟小妹妹包圍住了。他們七嘴八舌的要求志光和月敏幫他們買點什麼。

在這一群孩子中，有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妹妹拉着月敏的手說。

「姊姊！你不認識了我嗎？」

「你——？」月敏揭開她寬闊的草帽才恍然嚷道：「哦！原來是莫士麗，怎麼？妳幾時賣起糕粿來了？」

「最近！自從我爸爸瞎了眼睛後，我便到這兒幫人家做生意了。」

「好生意嗎？」志光問。

「有時好，有時不好，這要看日本船來的多不多，如果船多，我一天幾籃也不夠賣，比如這兩天我的生意頂不錯呢！」

「這幾天來了很多日本船嗎？」月敏問。

「不見得很多，不過，我碰到一個大顧客，他每天都幫我買完整籃的糕粿，和整箱的本地柑，真是羨煞了其他的小販。」莫士麗滔滔不絕的說。

「怎麼？他只向你一人購買嗎？」志光好奇的問。

「是的！別人的再便宜他也不要。」莫士麗有點飄飄然。

「他是什麼人？有多大年紀？」月敏問。

「好像是日本人，但會說馬來話和中國話，年紀相當老了。」

「奇怪！他爲什麼單單對你一人這麼好？」

「是的！我也不明白他爲什麼特別疼我！」

「你要小心，別給他騙回日本去才好！」月敏半開玩笑似的說。

「我才不怕呢！他一點也不像壞人，」莫士麗眨眨眼又說：「哦！對了，他還問我住在那里？爲什麼不唸書？還……還問我爸爸好不好？媽媽好不好？」

「你都告訴了他？」月敏問。

「嗯！他還說要來我們的家呢！」

「幾時？」

「今天！」

「今天？」

「是的！現在我就是來等他，」

「他在那里？」

「在船上，等一下他就會坐舢舨過來了。」

「你媽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不過；他並不是要到我們的家坐坐，而是想看看我們的家在那里而已！」莫士麗



看見有艘小船靠岸，走上十多個乘客來，便拋下志光和月敏說：「我要去做生意了，再見！」

月敏與志光各交換了一個疑惑的眼色，許久，志光才開口道：

「回去吧！陽光很熱了，看你，臉都曬紅了。」

「嗯！」月敏點點頭，她默默地跟着志光沿着海堤走向醫院去。

剛到醫院的時候，雜役便追過來對他們嚷道：

「李醫生，十九號房的病人要你去一趟，他已經找你很多次了。」他接着又對月敏說：「陳

小姐你也有客，蘇茜莉的母親在宿舍的客廳等你，說有要緊的事想跟你談談。」

「哦！知道了！」志光打發雜役走後便回頭對月敏說：「那麼！你先回去吧！」

「好的！」月敏走了兩步又停下來對志光說：「哥哥！你也要早點回來，可別忘了今晚上的歡送會。」

「噢！知道了！」志光目送月敏的背影消失以後才逕自走進醫院。

(十四)

在一間精緻的病房里，莫拉丁斜躺在一張雪白的被褥的單人彈簧床上，他的眼睛依然被白色的紗布緊裹着，但他的舉止却彷彿能夠看見坐在床邊的志光一樣，他親切的朝他說道：

「李醫生！明天你真的要走了嗎？」

「是的！」志光的聲音很低沈：「你也快可以出院了，我們都在爲你的重見光明而感到高興。」

「可是——」莫拉丁遲疑了一下才說：「我却爲重見光明而慚愧而悲哀。」

「你何必這樣自責呢？」

「其實！這一點點的自責算得了什麼？坦白說；我這一生的罪行是誰也不可以給與原諒的，就連我自己也不能原諒我自己。」莫拉丁嘆了一口氣又說：「因為我光着眼睛的時候，却把壞人當作好人去崇拜，等到瞎了眼睛後，才知道好人和壞人的分別，才知好人和壞人的所在，可惜——唉！……別說了，總之，我覺得我應該一出生就是瞎子那該多好。」

「莫拉丁先生，我不希望你過份消極。」志光沈吟着又說：「既然你瞎了眼睛仍可以分別出誰是誰非，誰善誰惡，那麼，等你重見光明以後，不是更可以去分辨更多的事物嗎？」

「話雖是這麼說，可是現在已經太遲了。」莫拉丁搖頭失望地又說：「現實的環境，並不允許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只要你努力去掙取，機會總是有的。」

「掙取也是一場空，……就拿我們之間的關係來說吧！當我發現你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情我的好人時，你却要急急地離開了我！唉！……李醫生！雖然我們相處了一個不算短的時光，可是我所認識你的；只是你的聲音，你的精神，……如今，當我將近可以用眼睛來跟你見面的時候，你却要在我尚未恢復光明的時候就離開了我……唉！李醫生！你叫我怎樣去掙取

這個見你的機會呢？……………李醫生！你叫我怎不感到遺憾與痛心呢？……………」莫拉丁一口氣說了以上的話，他還不斷地在床上左右掙扎着，彷彿他已被人扣上了手拷腳鐐一樣。

坐在床邊的志光，默默地接受了他這一字一淚令人感動的話，這些話頓時變成了一顆顆苦果拋下了志光的心湖，很快的便濺起了陣陣苦澀的漣漪和蕩漾——他的理智和這蕩漾的情感搏鬥了許多時候，才和藹地說：

「莫拉丁先生！你快別這麼難過，其實——我們只是暫時分別而已，並不是永別……………」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又會回到這兒來也說不定，到那時，我們不是又可以見面了嗎？」

「唉！」莫拉丁長長的歎了一口極度消極的氣，然後猛搖着頭說：「太遲了，總之是太遲了，既使你真的再回來龍運，那你也不會見到我了。……………」李醫生！我不是很坦白的對你說過嗎？我現在是爲着一個尚未償還的心願而活下去的，一旦有機會給我償還了這個心願以後，我也就會快快乐樂的離開這個人間了。……………」

「……………」志光默然。

「李醫生！我很慚愧，因爲我對你這個好人的恩惠一點也不能報答。」

「不！你千萬別這麼說；實際上，我只不過是一個極平凡的人罷了，有什麼地方值得你感恩

呢？」志光又由衷的說：「反過來，你一向對我那麼信賴，已經使我感到溫暖和榮幸了，無疑地，你也是一個好人阿！」

「不！不！李醫生！你快別說我是好人，我的心很痛。」莫拉丁不停的揉着胸口。

「對不起！也許是我觸動了你什麼不愉快的心事吧！」

「唉！其實——我的心事有一點是好的呢？有那一點是愉快的呢？唉——李醫生！我以前曾經答應過你；在我出院的時候就向你公開我內心的全部秘密，可是，現在已經不能等到那個時候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現在預先告訴我也是不要緊的，反正明天一早我就要啓程返陸了，相信是不會對你有什麼不利的吧？」

「是的！我也這麼想……昨夜，我就想跟你談談了，可是總找不到機會。」莫拉丁換了個口氣又說：「不過！李醫生！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不知你是否可以答應我呢？」

「什麼要求？你儘管說好了！只要我的能力能夠辦到，是決對沒有問題的，你放心好了。」

「你的熱誠我很感激，……我知道你是不會拒絕的。」莫拉丁想了又想說：「李醫生——我的要求是：這次我所要坦白告訴你的，除了是向你表白我這一生來所種下的罪孽的過程以外，

其中有的却可以說是我的遺囑了，這些遺囑在我死後，我要求你能夠轉告某一些曾經被我所累害過的人，尤其是我的太太和兒女等，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夠使他們知道我這一輩子的罪過，也唯有這樣；才能使他們了解我是帶着滿身痛苦與終身的懺悔而離開他們的，不過：我並不希望得到他們的諒解與憐憫，既使在我做鬼的時候……李醫生！這一點相信你必能給我辦到吧！」

「莫拉丁先生！我會尊重你的意思去做的，不過，我覺得生命是寶貴的，而死並不是解決一切痛苦的最好辦法。」

「……；『生命是寶貴的』，以前，我也是這麼想，現在，我也不反對你這種說法；就因為這樣；我才深深的忘不了幾個在我手下毀滅了的生命，也因為這樣；我才深深的掉進了懺悔與痛苦的深淵。……在極度痛苦中，我覺得；與其帶着永恒的自責活下去，倒不如即刻毀滅自己來得好。……說真的，如果能夠提早將一具蘊藏着無限罪惡的軀體埋在地下，那這個軀體也許還有一點價值，否則，活着反而是罪惡的延長。……」

「莫拉丁先生！你該歇一歇了！」

「不！我還要說下去；因為今生今世，除了你，我再也沒有第二個可以傾訴的人了……李醫生！我恨不得將我的歷史能夠在一分鐘內就說完。」

「那——你就說吧！」

「可是——我一時却不曉得該從何談起？」

「你不是答應過我：要將你眼睛如何會中毒的原因和經過都告訴我嗎？我想——你就從這裡談起吧！」

「哦！是的！不過，要使你澈底的知道前因後果，我覺得應該從頭談起，和有告訴你另一些有關的事情的必要。」

「好吧！我就準備一段較長的時間來聽你這個真實的故事吧！」

(十五)

「首先，我應該告訴你，我是一個有錢人家的獨生子，在我年青的時候，我稱得上天真，活潑，也可以說是好勝，刁蠻……除了很早就失去母愛外，我從來就沒有想過人間還有什麼痛苦。」

「在我二十歲那一年，我不知怎地，竟會單戀上一位同甘榜的少女，然而，不幸的很，這少女已另有了意中人，因此，我第一次嚐到了失戀的苦果。」

「失戀的滋味實在不好受，但我並不完全感到灰心，因為當時我有的是錢，有錢，我自然會

有其他的辦法……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我僥倖的遇到一個專門替人做法事的巫師婆……她給我保證，保證她的『貢頭』一定可以給我在情場上獲得勝利，於是，我一切的一切都信賴了她，由她給我出主意……誰知，不幸的事情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一幕又一幕的上演了。……」

「在她的權威下，我按照她的計劃聘請了兩位流氓去殺死了我的情敵……」

「後來呢？」一直在傾聽着的志光緊張的打岔道。

「後來巫師婆又給我一包靈符，叫我設法給那少女的父親吃，誰知，吃了以後病得更加嚴重

「那少女爲了深信巫師婆的話，爲了要挽救她父親的病……在她父親病危的時候，便答應跟我結婚了……」

「從此你就達到了你的慾望？」志光問。

「許多人都這麼說；可是我失敗了，反而跌進了更痛苦的深淵。……」

「爲什麼？」志光問。

「因爲我得到的只是她的軀殼，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這還不要緊，最令人痛心的是；就是

她預早了幾個月產下了一個不像我的男嬰。……………

「因此你恨她？」志光的聲音有點顫抖。

「不錯！我恨她……………同時，我更恨那個孩子，尤其是當許多人拿他來作取笑我的資料時，我就更把他恨的入骨了，因此，我又做錯了一件事。」

「什麼事？」

「在巫師婆的唆使與安排下，我又聘了個兇手去殺掉了那個小孩。」

「殺了？」

「是的！殺了！不過，在往後的一段日子里，我又懷疑他沒有死，因為有幾件神秘的事情引起了我的懷疑。也因此，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更感到惶然不安。」

「爲什麼？」

「因爲我害怕那小孩子長大了會回來給我報仇，……………可是，現在我一點也不怕了，還恨不得他馬上就回來呢！」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完全清醒了，我的理智，我的良心都一次又一次的告訴我，如果我要澈底洗去

心里的一切罪過，和獲得永恒的解脫，那最好是有機會死在這小孩子的手中……現在，我如果還有這樣的一個機會，那我將是比進天堂還要快樂還要幸福了……我做鬼也沒有什麼牽掛和擔心了。……」

「假定那小孩子現在真的回來了，那你將怎麼辦呢？」志光的情緒像騰沸的熱水。

「我會坦白告訴他關於我一生的罪過，並請求他親手殺死我……」

「如果他原諒了你呢？」

「假如他真的海涵大量而不殺我，那我也會在他的面前自殺給他看，表示我對他的懺悔。……」

「那你自己不也還要殺人嗎？」

「是的！我也要殺人，在我未死之前，我一定要殺一個人。……」

「誰？」

「巫師婆！」

「她還在？」

「在！就爲了她還在，所以我才會再搬回丁加奴來，也爲了她還在，我才會瞎了眼睛，……」

……不過，這回她失敗了，終於給我看見了她的尾巴，豺狼的尾巴！」

「她到底怎樣害你？」

「說來話長……當我回到這兒的第一天，我就到以前的甘榜去找她。」

「是不是甘榜KD？」志光抖着聲音問。

「啊——？你怎麼會知道？」莫拉丁驚訝的幾乎跳起來。

「噢！我只是猜猜而已！」志光對母親玉香與新魯的歷史知道的很少，但當他聽莫拉丁敘述到這兒的時候，却有足夠的條件使他懷疑眼前的莫拉丁，就是自己立志要報仇的大仇人——新魯。於是，他週身的血液奔騰着，他的心靈也猶如火山暴發前的地震一般，他那對將要噴出火花的大眼睛，也即刻變成了兩盞探射燈，半秒也不停息地在莫拉丁的臉上盤旋；這時，他不斷的問自己：「眼前這個曾經是自己所拯救的病人，自己所同情的朋友，同事的父親，要是真的就是自己的仇人的話，那將要如何處理呢？是不是馬上殺了他？抑或是……」志光的思潮給莫拉丁打斷了，他說：

「當我回到甘榜KD的時候，一切都改變了，不過，地勢上我還很熟，所以，很快的，我便抵達了巫師婆的家，我抱着憤怒與興奮交集的心情踏上了她的樓梯，伸手去扣門，不久門開了，

在兩門扉的中間露出了一個和鬼一樣恐怖的头來，但我也一點也不感到害怕……她向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半響才冷削的說：

「『哦——？想不到又是你！』」

「當時，我用力將門完全推開，不請自進，到了屋里我劈頭就說：

「『我問你！』」

「『問我？咯咯咯！還是十年前的老問題吧！』她輕饑的瞟了我一眼。

「『不錯！我要你再說一遍；李生父子有沒有死？李民夫婦和沙米他們又到那里去？』，我

當時捏緊拳頭，越說越大聲，好像是一隻獅子在吼叫一樣。」

「『咯咯咯！你不是問過我好幾百次好幾千次了嗎？』她惡魔般的冷笑了幾聲，才慢條斯理

的又說：『不過，想要澈底知道也不難，有錢自然就會知道。』」

「『錢？難道我以前給你的不是錢嗎？』我心里的火焰已開始燃燒。」

「『咯咯咯！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再說；以前我用貢頭的威力給你戰勝了李生，給你得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太，難道你就忘了嗎？』她邊說邊用最酷毒的眼光刺向我的心坎，我暗暗叫了聲痛，於是，我變成了一隻失去了理智的野獸一樣向她撲過去，並且迅速地從懷里取出了

一把彈簧刀在她眼前幌了幌，隨着我厲聲地的咆哮道：

「少廢話！我要你說！要不然，別怪我刀下無情。」

「她猛向後面踉蹌了幾步，才停下來用魔鬼的眼光瞪住我，隨即用溫和的語氣說：

「嘿嘿！我剛才才是跟你開玩笑的！嘿嘿！你既然想知道他們的下落，那我當然會據實告訴你的，放心吧！嘿嘿！」她走到神台前，順手在神框上拿下各種各樣做法事應用的東西，經過一翻細心的擺佈後，便坐下來唸咒與畫符，不多久，她便拍着桌子嚷道：

「告訴你！李生父子早已死得連骨頭都成灰了，你放心吧！嘿嘿！」

「真的死了？」我心里即刻射進了無數懺悔的利箭。」

「難道我這頂頂有名的巫師婆會算錯不成？嘿………放心吧！」

「那——李民他們呢？」

「巫師婆偷睨了我手中的『首一眼，沈思了半響才鎮定的說：『他們嗎？不難，讓我叫你一個方法，保證你可以親眼看見他們了。』」

「什麼方法？快說！」我急得一秒鐘也不能等。」

「巫師婆在神框上拿下一包由金錫紙包裝着的東西，她打開看看便交給我說：『只要你將這

包靈符灰帶回去，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將它撒在面盒水里，先喝它一口，然後睜開兩隻眼睛，將整個面龐浸到水里去，這樣，你就可以在水里看見他們的一切了。……」我不等她說完便搶了那包東西飛一般的跑回家去。

「好不容易才挨到了深夜，在大家都熟睡了以後，我才偷偷的爬起來，一切按照巫師婆的吩咐去佈置妥當。那時，也許是我命不該絕，也許也由於我心里太過急着要看看那一般失蹤了的朋友，所以，一時竟忘了先喝它一口，便睜着眼睛猛向面盒里撲下去，誰知這一來，我的眼睛便嚴重的中毒了。……到了那時，我才真正從噩夢中驚醒過來，可惜，已經太遲了。」

志光彷彿掉進了光怪陸離的童話中，在短短的幾十分鐘里，他宛如做了好幾十年的惡夢，這夢，起先只是一個可疑的輪廓，但現在却是血淋淋的事實了。

在新魯（即莫拉丁，以下同）敘述的過程中，志光已證明現在的莫拉丁就是以前的新魯了。也就是自己和父母親最大的仇人，於是，一股怒火彌漫着他的腦海，迅速地掩蓋了他原有的同情與理智，使他突然變成了另外一個志光——他舉起了那把平日爲新魯削菓子的小刀，刀尖顫抖的像釣竿尾，一時一吋地，一秒一秒地朝新魯的胸口逼近，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危險關頭，突然有個聲音在他的腦際炸開了——：

「對一個失明了的廢人，對一個不能抵抗的弱者，你用這種趁人之危的偷擊手段，恐怕不是英雄本色吧？」

志光猛的一跳，即刻縮回了手，本能的將刀閃在身後，這時，他心里成了跳舞場，腦際里却依然迴旋着剛才的聲音，當志光再舉起小刀的那一刻，第二個聲音又在空間炸開了：

「你是一個醫生，一個有智識的人，千萬不可爲了一時的意氣用事而毀了你的終身。」這個聲音很熟悉，也很親切。他還來不及回答，第三個聲音又起了：

「……………其實，對一個不是主謀，而且又是因迷信所累の間接兇手，我們應該原諒他的無知，何況他已自責和懺悔了二十多年……………如果你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你一定要原諒他，同情他……………」這個聲音剛遠去，第四個聲音又接近了：

「……………難道你已忘了這些日子來你們之間的情誼嗎？難道你前些日子對他的關懷和同情一點也沒有誠意嗎？難道你對他的懺悔一點也不感動嗎？難道你真的再也喚不回了你的理智和情感了嗎？難道你……………」志光電疾般的丟了刀子，雙手立刻緊抱着自己的頭，他忙在心里回答道：

「我清醒了！我真的清醒了！謝謝你理智，如果你沒有及時趕回來，我將已幹了一樁不堪設

想的錯事了，謝謝你！……………」他還沒有回答完畢，第五個聲音也由遠而近了：

「報仇！殺人！不一定是天下最快樂的事，打開你的宏量吧！去諒解你的仇人，去同情你的仇人，去挽救一個知錯而願痛改前非的罪人吧！屆時，你何嘗不是可以獲得同樣的快樂？而且，這快樂才是崇高的，才是永恒的，才是民族與民族之間互相諒解的橋樑，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互訂和平的先聲……………」

「是的！是的！」志光默應着：「我是一個負有拯救世人的使命的醫生，我絕不能再燃起復仇的火焰，雖然，這火焰在我心中已燃燒了十八年，足足的十八年，但在這十八年後的今天，我一定要用情感與理智所綴成的浪濤，去氾濫我心中那股復仇的火焰，這樣才是我的成功。」志光高興的跳起來對自己高嚷道：

「我已經成功了！我現在不是已經成功了嗎？哈哈！我已經找到了闊別十八年的母親了，我算還不成功嗎？……………」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值得高興？更值得安慰？和更值得滿足呢？哈哈！哦！對了！我應該找媽媽去了！……………」志光彷彿已經聽到了母親的呼喚！於是，他比兔子還快的跳出了新魯的病房。

(十六)

在走廊的轉角處，志光遽然與兩個也是來勢匆匆的行人碰個滿懷，也許是勢力相當的緣故，彼此都向後跟跄了幾步，就在這一觸間，志光方才看清楚來人是月敏與一位身穿白衣卡巴也及粉紅色沙籠的中晚年婦女。他還來不及道歉，月敏已緊張的開口了：

「哥哥！這位就是你的母親，剛才……」月敏尚未說完，玉香已熱淚盈眶的跑前叫了一聲：

「再——生——」

志光用千份之一秒的速度，在腦際裡的螢光幕上尋回了久別十八年的母親的形象，突然，他雙腳不期然的跪了下來，雙手使勁的環抱着他母親，繼而眼淚崩堤似的瀉下：

「媽——媽——我……我……找妳……好苦呀……」

「孩子！……孩子……子……我……不是……在……做夢吧！……」

……「玉香哭得不成聲，淚水也如江河倒瀉。」

他們的眼眶，頓時成了四道崩潰了堤岸的河流，盡情的讓洪水般的眼淚去氾濫着彼此的身心，去洗滌這十八年來的互相思念的痛苦，去彌補這十八年來彼此心靈上的累累傷痕，去……

此情此景，有誰不受感動？有誰的眼淚可以像冬天的凝冰不會融化？沒有，你看站在他們身旁的月敏，和許多聞聲而來的閒人，有那個不陪着淌淚與低泣？——不過，這是快樂的哭，這是舒暢的眼淚。

「孩子！起來！」玉香將伏在懷中的志光拉了起來，捧着他的臉龐又說：「讓媽看看你……」

……再生……我的……孩子……你真的……沒有……給我……失望……

……我！……」

「媽——」志光取出了手帕，替他母親揩去了臉上的淚珠說：「這些年來，你一定苦夠了吧！」

媽——我好想妳呀！……………」

「孩子！……………」這十多二十年來……………」我沒有一天不想起你……………」沒有一晚不夢見你

……………」孩子……………」媽的日子已經苦夠了，今天……………」

「媽——」這十多二十年來，我又何嘗不是日日夜夜在想念着妳？我何嘗……………」

「孩子！媽已經知道了！剛才，月敏已經將你這些年的境遇告訴我了……………」

「哦！對了！媽怎會問起月敏呢？你們並不相識？」

「孩子！事情是這樣的；我常常聽蘇茜莉提起你和月敏，也知道你對新魯特別照顧……………」

有一天，我到醫院找蘇茜莉，無意中給我見到你，當時，我感到你有點面善，尤其是那對眼睛，好像是在那兒見過似的……………」回到家裡，越想越不對徑……………」於是，我借故探新魯的病而再

到醫院幾次，而每一次都找機會見一見你……………」由於時間久了，次數多了，我的信心也足了，

於是……………」在你們臨別的前一天，我抓住了個機會，請月敏到來談談，誰知話匣一開，竟然不

出我所料，事實證明我不是在做白日夢……………」孩子……………」

「媽——你……………」志光再次擁抱着他母親。

就在這時，圍觀的人群稍爲起了一點騷動，志光回頭一看，原來是蘇茜莉扶着新魯擠進人群來了，志光放開母親正想迎過去說些什麼時，但新魯已先開口了：

「李醫生！不！我應該叫你再生才對……再生！現在我已經完全清楚了。」他摸索到志光的面前，用兩隻顫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又說：「我很高興，也很安慰，因爲你真的沒有死！真的回來了！那——我的痛苦已經可以得到解脫了！」

「你……」志光整個人跌入錯愕中。

「再生！我要看看你！在我臨死之前，我一定要看看你……」新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撕去了貼在眼睛上的紗布，志光要去阻止已經來不及了。於是，兩隻血紅而又浮腫的眼睛在衆人的面前亮相了。

新魯將幾道模糊的視線集中在志光的臉上，接着，他伸手去撫摸着志光的頭髮和臉龐說：

「再生！這是我第一次喊你的名字吧！……但也是我最後一次了！再生！來！我要你親手殺死我！」

「你冷靜一點吧！」志光拉下他的手緊握着又說：「我並不會殺你的。」

「不！不！不！你一定要殺我！你一定要殺我！……我太對不起你了！……我應該

死在你的手裡……我要你親手殺死我，我才會獲得真正的解脫的……」新魯激動得近於瘋狂，他索性撕開了上衣，攤開雙手，挺起胸膛對着志光又嚷道：「再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就殺了我吧！……你就殺了我吧！……」

志光正大感頭痛而束手無策的時候，遽然，人群中又衝進了兩個人來；一個是粗壯的青年，一個是年紀輕輕的小妹妹，他們原來就是新魯的大兒子魯森，和小女兒莫士麗，他們和志光相當稔熟，所以一進來便拉着志光、新魯、玉香、月敏和其他的人問長問短。

這時，圍觀的人都像新聞記者般的把他們團團包圍起來，並且也提出了很多的問題，於是，幾位重要主角，不得不很詳細的對眾人表白他們以前的歷史，和現在重逢後的思想等問題。當眾人聽完了他們各人的敘述後，都禁不住地被感動得熱淚奔流，尤其是年紀輕輕的莫士麗，她禁情不自禁的撲進志光的懷裡，她嗚咽着而又親切的叫道：

「哥哥！哥哥！」

「小妹！你別難過！」志光撫摸着她的頭。

「哥哥！」蘇茜莉也過來緊握着志光的手又說：「你不會再恨爸爸了吧？」

「不會的！你放心！我……」志光尚未說完，魯森也逼過來緊握着他的另一隻手哀聲道

「哥哥！我希望你能原諒我爸爸！」

「弟弟！妹妹！你們都放心吧！我絕對不會傷害他的……」志光由衷的說。

「不！不！不——」新魯又瘋狂的吵起來：「我要死——我要你殺死我！……我求求你……一定要親手殺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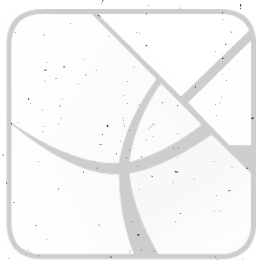
這一晚，院方原定給志光與月敏開的餞別會，現在却自然而然的改為慶祝「骨肉重歡」的慶祝會了。

在會上，玉香很坦白的對眾人敘述她這一生的不幸遭遇，而志光也毫無隱瞞的將這十多年來的仇恨，與回到丁加奴的目的坦白向眾人公開。最後，他還爲了父親李生和救命恩人李民夫婦，與沙米等人的生死不明而感到無限的遺憾與深切的痛心，於是，在這慶祝會上他仍然洒下了不少傷心的眼淚。

會上的氣氛相當緩和；大家都不致將一切的罪過歸咎在新魯一人的身上，雖然，他總不能完全擺脫造成這一段血淚史的罪名，但他的罪狀如與主謀的巫師婆比較，他只不過是一個天真無邪

而被人誣害的羔羊而已。

因此，衆人對巫師婆婆都爲之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但好在是在這慶祝會上，大家的情緒都集中在骨肉重逢的歡樂中，否則，相信這股衆人的怒火，必會馬上釀成一片不可擋拒的浪濤。……



(十七)

在院方同事爲志光母子開慶祝會的時候，新魯包了一艘快艇，趁夜向甘榜K D飛馳而去。

二十分鐘後，新魯上岸了，他竄過椰林，在朦朧的夜色下，一直摸索到巫師婆的家，他跳上石級，看見掩着的門扉還留下一條小縫，縫隙裡透露出微弱的燈光，顯然，巫師婆還沒有睡，於是，新魯輕輕的把門推開，貓兒般的閃了進去。

客廳裡的光綫很幽暗，只是在神台上的油燈亮着，但它的光芒並不能佔據整個空間。

半響，後堂傳來了一陣遲鈍的脚步聲，這聲音很沉重的向客廳移過來，新魯本能的收斂了腳

步，就在這時，有一個週身全黑的人影在新魯的面前出現了，她僵僵着身體在移動着，突然，她看見一雙腳，這一嚇比閃電還快，當她的視線與新魯接觸時，她便週身顫抖的癱軟了下去，隨着便是一連串的驚叫：

「阿呀！鬼呀！救命呀！……有鬼呀！……有……」

「咯咯咯！……」新魯模仿她平日一樣的狂笑了幾聲，突然看見巫師婆在地上一滾一顛的往裡面爬，便即刻像軍官似的下了一道命令：「站住！……咯咯咯！……原來你這頂大名的巫師婆也會怕起鬼來了，咯咯咯！……你不是專門以捉鬼而出名的嗎？……今天！你家裡出現了鬼，怎麼不自己動手捉呀！咯……捉呀！……咯……」

「你……我……求……求……你……」巫師婆果真不敢再往前爬了，她反個身子跪在地上，合着兩隻生硬而又在不停顫抖的手向新魯直拜，口裡喃喃的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哼！你也會求我！你也會有求我的一天？哈……」新魯狂笑過後便又厲聲的吼道：「來！我問你！再生死了沒有？」

「再……生……他……他……」

「快說！」新魯不耐煩的轟了一聲。

「是……………他……………他早……………早……………就……………死了！……………」

巫師婆好不容易才抖出這一句話來。

「哼！死了？我告訴你！他已經回來了！」新魯將長劍在她眼前一幌。

「啊呀——？」巫師婆驚叫了一聲，接着整個人癱軟了，就像一條蟲躺在地上蠕動一樣。

「起來！」新魯上前踢了她一脚，壓喝道。

「是……………是……………」巫師婆掙扎了好一會才爬起來，她的背部剛好憑在神架下面的板

壁上，接着又向新魯求饒道：「你……………真是……………好人！……………新……………魯……………」

先……………生……………你……………一定……………大富……………大貴……………你……………就饒……………」

「了我吧！……………」

「哈哈……哈哈……饒了你吧！……………哈哈……饒了你吧！……………哈哈……」

「……………」新魯狂笑了一陣，他才板起面孔又怒吼道：「你說！再生有沒有死？到底有沒有死？……………」

「你再說一遍！最後一遍！快說！」

「沒……………有……………死！」巫師婆抬頭瞥見新魯那血紅的大眼睛又馬上改口道：「不……………」

不……………他……………他就……………早就……………死了……………」

「死了！哈哈！死了！哈哈！……………」新魯重複地狂笑過後，便馬上板起兇狠的面孔嚷道：「哼！我坦白告訴你！他已經做了大醫生回來啦！……………」
「我再告訴你！今天才是你的死期到了！哈……………」

「噯唷——救？……………」救什麼？巫師婆已喊不出來了，因為新魯已將那把長劍猛向她的胸膛刺進去，接着，他又很快的將劍拔出來，這時，巫師婆的胸口已成了一條紅色的泉水了，而那把長劍也由白色染成了恐怖的紅色，新魯將它放到鼻端嗅一嗅，再用舌尖去舐一舐，突然像瘋狗般的狂吠了起來。

過了不久，又有一個黑影閃進巫師婆的大門，他手中同樣是握着一把長劍，當他蹣手蹣腳走到客廳的中央時，神台上的油燈照亮了他的臉，原來他就是新魯的大兒子魯森，他之所以也漏夜趕來，當然也是爲了要給人類除害。

魯森向整個客廳打量了許久，仍然沒有什麼動靜，於是，他輕輕的移動着脚步，就在他剛要走過神台前的時候，突然給他發現了躺在地下的巫師婆，但匆促間他並不知道已有人行刺在先，

他還以為巫師婆在地上睡着了！於是，他用腳去踢了她一下，正想舉劍刺過去的那一秒鐘，他才猛然發現她已事先被人殺死了，當場，他楞住了，半響才恨恨的對自己說：

「他媽的！還有人比我更早。」說完就朝巫師婆的屍體一脚猛力踢過去，頓時「嘩啦」一聲——由於魯森用力過猛，板壁上受了極大的震動，以致放在牆壁上的「神」與油燈都打翻下來，說時遲，那時快，那具用泥塑成的萬能的「神」，翻了幾個筋斗後，便「碰」的一聲對準巫師婆的頭部打下去，當場，「神」粉碎了，巫師婆的頭殼也出現了新的傷痕，也流出了新的血液。至於那盞長明燈，却因油傾倒了出來而沒有規則的燃燒起來了，起先是燒着了神框前後左右的布帳，漸漸地，火勢便向週圍蔓延了。

魯森呆呆地欣賞了一會，才帶着凱旋的微笑走了。

幾十分鐘後，這幢以巫術見稱的神壇，和這位以巫術聞名遠近的巫師婆都同歸於盡了。

(十八)

又是夜深人靜的晚上。

又有一個幽靈似的黑影，在椰林裡忽顯忽沒的蠕動着，漸漸地，漸漸地，那黑影終於到了新魯的家，他在屋前徘徊了片刻，便像小貓那般靈活的躍上露台，他又爬上露台前的欄杆，然後伸長頸項從窗口上的隙縫窺望進去，可是，由於隙縫太小，一點也看不見什麼，他有點失望的跳下來，然後在屋子的週圍巡視着。

就在這時，另一個黑影出現了，他埋伏在露台的樓梯腳下，當第一個黑影蹣手蹣腳走到露台

時，那第二個黑影便將手中的長劍向他砍過去。——

「噯唷——」先前的黑影慘叫了一聲後，便跌倒在地板上。

「快！快拿燈來！」後者的黑影向屋裡高喊了一聲。

很快的，大門打開了，屋裡湧出了幾個人，帶頭的是蘇茜莉，她手裡捧着一盞煤油燈，它照亮了站着的黑影魯森；也照亮了躺在地板上的黑影——那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華人，他勉強的掙扎起半個身子，兩隻充滿着怒光的眼睛，沒有絲毫的恐懼，他瞪着週圍的人，最後，將視線集中在玉香的臉上。

玉香驚惶地向他注射了片刻，突然失魂的驚叫起來：

「啊呀！你是生哥！」

「啊——？是李生——？」新魯倒退了兩步，幾乎昏了過去。

「不錯！我就是李生！」李生躺在血泊中，勉強的又繼續說道：「玉香！我終於找到了你，你還……還……記得……我……我……」他又將視線移向正在顫抖中的新魯說：「新魯！算你的狗命長，沒有殺死你，反而……」他還想說下去，但已被他們七手八腳的扶了起來，他們也不問他是否同意，便電疾般的將他送進醫院裡去了。

新魯呆呆的站在露台上，目送大家的背影消失後，他才呆然的返回屋裡去。

當醫院裡的醫生和護士們知道了這傷者就是志光的親生父親後，都不禁爲他們這場戲劇化的重逢感到極度的高興與驚異，同時，也更爲他聯合所有的人力去給李生拯救。

李生因流血過多，進院後已將近昏迷了，看樣子非要吊血不可了，醫生們剛表示了這個意見，魯森便第一個拍着胸膛說：「我來！」

經過另一位醫生的檢驗，證明魯森的血型與李生的相同後，魯森便即刻躺到另一張床上去接受輸血的手續了。

當莫士麗趕到宿舍裡去叫醒志光與月敏的時候，已經是黎明時分了。當他們得到這個消息時，真有點懷疑自己是做了一場可笑的夢，但事實究竟是事實，於是，他們又一次的懷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匆匆的趕到醫院去了。

.....

暖和的陽光，射進了李生的病房，照亮了站在床前的玉香，魯森，蘇茜莉，莫士麗，月敏，與其他的醫生護士等，同時，也照亮了躺在床上的李生，和跪下床前的志光。

「爸爸！你真的回來了！爸爸！.....」志光半抱着父親的身體，讓歡樂的熱淚像崩了河

堤的洪水一樣的自由奔瀉。

「孩子！……………」李生側過頭來，他也讓歡樂的淚水盡情馳騁，他的手輕輕的撫摸着志光的頭髮，臉頰。這時，他又將另一隻手伸過去給玉香握着，然後他又激動的說：「玉香！孩子！我不是在做夢吧！」

「生哥！不會的！這是現實，你看；我們不都站在你身邊嗎？生哥……………」玉香破涕爲笑的說。

「爸爸！你已經安全了，你好好的休息吧！」志光身爲醫生，當然明白若讓傷者過份費力講話是不利的，於是，他依依不捨的站起來，很細心的將他父親的被拉好——雖然他心裡恨不得馬上就能夠知道父親這二十多年來的滄桑史。

「不！我沒事了！」李生搖搖頭說：「我要你們將這二十多年來的遭遇告訴我。」

「哦！對了！生哥你是怎樣回來的？這二十多年來，你又是怎樣渡過的呀？你快說來聽聽吧！……………」玉香緊迫着問。

「唉！說起我，真是一言難盡，」李生歎了口氣又說：「好吧！就讓我簡略的告訴你們——二十四年前，我在海上用智謀戰勝了兩個兇手後，便因過度的疲憊而不支的昏倒在漁船裡

。當我醒來的時候，已是置身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上……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艘川行世界各地的日本大商船……我向船長編了一個遇險的故事，並向他表示無意再回到馬來亞……結果，終於獲得船長的同情，允許我在他的船上當一名普通的海員。……

我當時之所以這樣決定，並不是怕了新魯他們，而是我知道該船在環遊世界後便會再經過馬來亞，……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便蔓延到東南亞一帶，太平洋也被封鎖了，……我所服務的商船也被迫停航了，初期，我被困在馬尼拉，馬尼拉的戰爭極慘重，在槍林彈雨中，我幾度差點失去了性命……

好容易才挨到了戰爭和平，……由於我學會了日本話和擁有日本商船工作的證件，所以很容易的被配發回日本本國，……我之所以到日本，主要的目的是打算再投身戰前那艘商船服務，以便有機會再回到馬來亞，可是，戰敗的日本，一切都必須從頭做起，於是一等再等，等了三年，我才有機會乘原船回到了馬來亞。……

當船在吧生港口停泊後，我便請一個星期的假回到甘榜KD，可是？江山依舊，人事已非……

在往後的一段漫長歲月裡，我也曾掙取了好幾個機會回到甘榜 K D，龍運，甚至整個丁加奴及吉蘭丹，……可是！人海茫茫，何處有你們的影子呢？……

在最近，我轉到專程到龍運載鐵苗的日本鐵山船務公司服務，於是，我回到了丁加奴的機會多了。

就在前兩天，我在龍運碼頭上發現了一個大約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她要我帮她買糕餅和水菓，在我們四目相投的時候，我心裡不禁一跳，因為我對她的眼睛非常熟悉，彷彿是在那兒看過，接着，我又發現她胸前載了個八卦牌，上面會刻着「出入平安」四個中國字，當時，我差點驚叫了起來，因為……

於是，我每天跟她買一籃糕餅，和一箱水果，在有了交情後的第三天，她帶我到她家的附近，指給我看她的家是那一間。

當晚，我懷了一把匕首，趁月黑風高的時刻摸索到了她的家，……我要給新魯嘗一嘗匕首的滋味，可是……誰料到我竟給他們先下手為強了……」李生一口氣敘述完了他這二十多年來的遭遇。

「伯伯！……我太對不起你了！我……實在……不知道……是你，……我

……我還以為……是小偷呢！……」魯森對昨夜的魯莽感到無限的愧疚。

「孩子！你快別這麼說，我知道；你殺我是無意的，可是，你輸血給我却是有心的，你——我覺得並不像是一個壞人的兒子，……」李生用慈祥的目光注視着他。

這時，玉香又挨近了李生的床，她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哽咽道：

「生哥！我太對不起你了……你會原諒我嗎？」

「玉香！你千萬別這麼說，你不但沒有什麼對不起我，我反而不知要怎樣來感激你，因為你歷盡了千辛萬苦，克服了無窮的困難，而勇敢的將我們的骨肉留下來，這一切的一切，並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所能做到的。……」

「生哥！你……」玉香激動的低泣了起來。

「玉香！你別再難過了，你看，我們的孩子已經做了醫生回來了，你應該感到高興才是呀！」李生幸福的笑了。

「是的！生哥！我……我應該……高興……嘻嘻——」在笑容的襯托下，玉香

滿腮的淚點也彷彿是價值連城的珠串了。

他們在極度溫暖的氣氛中靜默了好些時候，突然李生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嚷道：

「哦！我差點忘了！」李生掙扎着想挺起身來，但恰巧給玉香按了下去：「我應該去找李民夫婦他們，哦！對了！還有一個沙米。」

「別說傻話了，他們已失蹤了十八年，你要到那裡去找他們呢？」玉香憂鬱的說。

「他們都是好人！唉——」李生歎了口長氣又說：「好人都有一個不平凡的命運。」

「但——好人都有一個好收場。」玉香自慰地說。

「是的！好收場！」李生苦笑了一下又說：「但願他們都有一個好收場……不過，無論如何，我都應該去找他們。」

「可是！人海茫茫，你要到那裡去找呢？」玉香很悲切的問。

「天——涯——海——角——」李生一字一字的吐出來。

「你——」玉香又痛苦的掉下了眼淚。

李生既憂悵又緊決的瞅了她一眼，然後沉吟地說：

「你們不必爲我擔心！總之，我已這樣決定了，只要我還有活着的一天，我便要去找他們一天，只要我還能夠走一步，我便要去找他們一步。」

衆人都爲李生的這一句話而掉進了極淒淪與感動的領域中。

(十九)

玉香，魯森，蘇茜莉，莫士麗等從醫院出來已經是午後時分了，他們個個都抱着極矛盾的心情，誰與誰都不願交談一句話，或是交換一個眼色，彼此只是默默地踏着非常沉重的脚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到了家門，他們先後上了樓梯，然後推門進去，就在這時，大家都同時同秒地驚叫起來，有的甚至差點昏了過去——原來新魯已躺在血泊中，在肚子的中央，插著一把匕首。但看他的面部表情，卻沒有半點掙扎或是痛苦的痕跡，反而像是進入了甜美的夢鄉那麼安詳。

玉香整個人麻木了，這麻木與二十四年前當她下嫁新魯的前夕並沒有什麼分別——她忘了悲，也忘了苦，甚至忘了自己的存在，雖然，她親眼看見新魯的死狀，和看見自己的兒女們都撲到新魯的屍體上慟哭得死去活來。

過了許久，魯森才拔出了刺在他父親身上的那把匕首，他悲切的望著匕首上的鮮血，他的手劇烈的顫抖著，他的眼睛幾乎成了淚河，但，他的心裡却沒有一點恨。可是，他並不知道這把匕首就是十八年前他父親曾經拿它來殺害志光不成的那把，否則，他必會感覺到，他父親今天選擇了這把匕首來毀滅自己的性命，是多麼富有「因果循環」的哲理呀！

同在一個時間裡，他們又在桌子上發現了一封新魯親手留下來的遺書——

「我深深地知道；我是一個不值得同情的傻瓜，也是一個不容原諒的罪人。我的心，我的血，我的肉，甚至是我的每一根汗毛，都早已給「巫術」和「貢頭」灌輸得麻醉了，這麻醉就是罪孽，這罪孽就是剝削了不少人的青春與幸福的兇手。」

今天，我的麻醉已經完全清醒了，我感到無可比喻的快樂和安慰，因為；第一，我已親手殺死了那個一向以「巫術」和「貢頭」為藉口的罪魁的巫師婆了，我可算是為自己報了仇雪了恥，也可說是替人類除了一大害。第二；我已親眼看到了幾位曾經受我所害的人已經骨肉重歡了，這

在我良心上的自責或者會因此而減輕了一點。第三；到了今天，我除了那永遠不能彌補，永遠不能償還的歉意與愧疚之外，我已經可以毫無牽掛的而又安安逸逸的跟你們告別了。

在今天，在這個時候，就在這裡，我已下決心要用我自己的手，剖開我自己的肉，流盡我自己的血，然後，我希望你們將我這具曾經蘊藏過無數罪惡的軀體深深的給埋葬在地下，從此，就永遠永遠的忘了我這一個罪人。

別了！永別了！



新魯 即刻。

(二十一)

第二天，星馬各民族報章，都以頭條新聞刊載了這段血淚史的詳細過程，同時，還刊登了李生與玉香，志光與月敏，新魯與兒女等的相片，和各人的訪問記——其中有家大報的標題曰：

十八年離亂又重逢

血海深仇今已崩

從此華巫大團結，攜手共唱合家歡。

又有一家大報的標題曰：

夫妻破鏡重圓，兒女骨肉重歡

廿餘年族仇家恨已埋葬

罪惡之魔昨日死，諒解友愛今日生。

報紙一經刊出，便轟動了整個丁加奴，甚至整個馬來亞，許多人都爲這一段戲劇性的血淚史而驚歎或歡慶。

吉隆坡的克仁夫婦也看見了這一段大新聞，頓時，他們不知是喜抑或是悲，夫婦兩只好懷着極度矛盾而緊張的情緒，匆匆的搭機趕到丁加奴來。

抵達丁加奴後，他們又匆匆搭的士趕到龍運，在醫院裡找到了志光與月敏，當他們見面的時候，自然又有一番悲喜交集的感慨。

當志光將他們引到一間病房裡去介紹給自己的親生父母認識時，突然雜役進來報告，說外面有一男一女和三四個小孩子要求見李志光醫生。

志光匆匆出來，果真看見一對上了五十多歲年紀的男女，和幾個小孩在詫異的盯着他，志光先是一愣，但就在那一剎那間，他便閃電似的猛向那男的撲了過去，緊緊的抱着他，熱淚如雨下

的大聲嚷道：

「民叔！民叔！……………」

原來他們就是李民夫婦和他們與志光分別後所生的兒女。這時，李民也情不自禁地讓淚水奔瀉了出來，他把志光擁抱得更緊說：

「再生！……………真沒想到我還有機會見到你！我……………」

「哦！民叔！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呢？」志光抬起頭來問。

「我們是看到報章的新聞才知道的。」民嫂淚眼汪汪，但却面露笑容的應道。這時，志光才離開李民的懷抱，轉身去拉着民嫂的手說：

「民嫂！你……………」他太激動了！反而說不出什麼來。

「再生！你長大了！……………你成功了……………我……………太高興了。」民嫂撫摸着他的雙肩，顫抖着聲音說。

站在一旁的李民突然拉了志光一把，緊張的問道：

「哦！再生！你爸爸呢！快帶我去見見他吧！……………我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面了。」

「好的！我們現在就去！」志光率領他們走進李生的病房。

當李生和李民，玉香和民嫂等正在抱頭痛哭的時候，突然雜役又進來報告，說有一個印度人要找李生。志光沒有等雜役說完便又匆匆的出去了，同樣的，是在走廊上見到了一位蒼老但衣服却異常整齊的印度人，當他正在愕然的望着他的時候，突然那印度人向他逼近了幾步很有禮貌的問道：

「請問這兒有一個叫李生的病人嗎？」

「你是誰？找他有什麼事？」志光以疑惑的眼光不停地在他的臉上掃射。

「噢！我是沙米，他是我……」

「啊？你是沙米？……」志光不等他說完，便像剛碰見李民時一樣的撲過去，他緊緊的擁抱着沙米激動的又說：「沙米叔叔！我是再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你……你……就是再生？」沙米稍為推開了志光，將兩道充滿驚奇與喜悅的光芒，透過那玻璃似的淚層，一直落在志光的臉龐上。

同樣的，志光又將他介紹給眾人相識了，在一天之間，昔日一般失蹤了的朋友都像夢一樣的重逢了，他們與他們都各道出了別離後的情況。

原來；李民夫婦在出走後便到了加奴與吉蘭丹州交界處的一位遠親家裡暫住，戰爭和平以後

，他們便遷居到彭亨州首府——關丹。

在戰後的幾年內，李民曾數次到怡保去找尋克仁夫婦，可是，每次他都失望而歸，後來他自已開了一間規模相當大的雜貨店，一直到現在，已經打穩了事業的基礎了。

談到沙米，在他逃走後，便一直流浪到吉蘭丹州境內的一個小甘榜裡去，在那兒，他以他平生所有的儲蓄開了一間飲食店，到現在雖然談不上發達，但也不愁穿不愁吃了，同時，他也娶了太太，和生下了三個兒女，至於他之所以也會不約而同的趕到了加奴來，自然也是從報章上獲悉這個消息的。

在這個寂寞的小山城裡，只是短短的一天時間，便頓然比平時熱鬧的好幾十倍了。雖然剛剛下葬了一個人，但仍然充滿着興奮與輕鬆的氣氛。

.....
這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在新魯的墳前，不知什麼時候已站滿了一群群華巫印的男女老少了，他們獻過了花，祈過禱，然後全體向後轉，面對着微笑的太陽，他們笑了，從心坎裡笑出了聲音.....。

他們手拉手，肩並肩，不分種族，不分你我。.....昔日的仇恨與罪惡，已深深的埋葬在

黃土裡，未來的諒解與團結，正從今日生。……大家澈底消除過去種族的觀念，重建未來團結與博愛的精神。……

在這風和日暖，百花齊放的時刻，他們構成了一行行壯烈的隊伍，邁開大步走向幸福與快樂的明天。



全書完。

埋葬了的罪惡

谷中鳴著

本書

曾榮獲香港長城

電影製片公司

徵求馬化電

影故事，

第一獎

PUBLISHED BY :
SYH HAI TRADING CO.,
523, JINJANG SOUTH, KUALA LUMPUR.

PRINTED BY :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NTERPRISES,
29, JALAN 3,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

M\$4.00